

魯迅譯  
短篇小說集



1187

276057

111

魯迅譯  
短篇小說集



經售處  
遠東書店  
發行

## 序

Agnes Smedley 作的 Chinese Poets of  
Revolution 一文中說——

“在文學的保守主義者新月社及相反的革命旗幟的創造社中間，還有一個，人所共知的，並無組織的團體，他們標舉着個別的思想。最煊赫的代表者便是魯迅——周樹人的筆名——教授。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一個中國短篇小說作家，他可以叫做柴霍甫時代的產物。就他個人論，也是俄國革命的前夕時代小說中的腳色。他曾翻譯了許多俄國的文學鉅著，介紹到中國來，但是他自己的作品，其影響於中國青年之

深，却遠在於他所贊稱的原著之上。

.....

魯迅現在是不執筆了。他揮着他消瘦的手，抵抗了新月派的攻擊，他說對方的領袖是紳士氣的消閑者。來到革命作家的所施的批評，便不是這樣容易的能夠解圍了；這些作家，對於創造社有的是加入的，有的是傾向的，把魯迅罵作是一個隨歷史浮沉的人物，有時便攬入社會革命，有時又竄向反動。他是這樣的善感的，對於朋友或敵人的爭論又這樣的謙虛的和誠懇的，所以現在他的筆反倒冥頑不靈起來了。最近他激忿的呼着：『我們把青年解放了，青年却向着我們攻擊起來！』中國的青年也真覺得他們可以自由地去評論他們他們的釋放者了。但魯迅也向創造社反攻，他說：『你們，自己說是無產階級作者，但是不是；我却承認我是小資產階級。你冒充普羅實在騙人！』創造

社便嘲笑他的話；他們本來便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的；他們也承認，而且，常在他們的作品顯示着，但是縱然他們自己不是革命文學的作家，至少也是普羅文學的先驅者，而且他們對於自己的批評，也是很很嚴格的。他們已經有許多人，衝出了自己的階級基礎，歸入智識的

普羅之中。他們更解答地說這不是個人的偏好及志願的問題，實在是因為他們，也可以說是中國，捨社會革命之路外，實在走不通。因為要革命的有機的部；所以他們按着個人的能力及智識來創作。這便是他們的爭辯，表現着他們的信仰和感情。魯迅却想用三年的功夫來翻譯俄國現代的普羅文學，以維持他個人的立論；他說要擺出來給中國革命文學者看看：什麼是普羅文學！

上文說的很清楚，魯迅先生是自己走着一條路；不

過決是反動的路，雖然他常用『又開罪於革命文學家了。』的口調。他只是不同於他所開罪的革命文學家吧了。他不高聲喊着要作革命文學家，他不承認作革命文學家是這般容易；他曾引用 A. Lunachersky 的話說——

『你們要做革命文學，須先在革命的血管理流兩年，但也有例外，如綏拉比翁的兄弟們就雖流過了，却仍然顯着白癡的微笑。』

在這段話中，我們更可以看出他走的路不但要把俄國現在普羅文學擺出來給中國革命文學家看；同時他要指示出來的是浸在革命的血中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依然顯着白癡的微笑。

總之，魯迅先生是要把現在蘇俄的文壇展開在我們眼前：讓中國革命文學者看看什麼是普羅文學！而且，要大家知道，在革命期間的文學不是那般單調，不是像中國革命文學家所期望的那般單調。

一九三〇年一〇月二八日，三秋紅葉

目 錄

在 沙 漠 上	俄國 萊阿夫●倫支
惡 魔	俄國 瑪克辛●戈理基
一篇很短的傳奇	俄國 迦爾洵
豎 琴	俄國 理定
果 樹 園	俄國 康士坦丁●斐定
貴 家 婦 女	俄國 淑雪兼珂
波 蘭 姑 娘	俄國 淑雪兼珂
農 夫	俄國 A●雅各武萊夫
青 湖 記 遊	俄國 尼古拉●確木努易
捕 獅	法國 查理路易●腓力普
食 人 人 種 的 話	法國 查理路易●腓力普
跋 司 珂 族 的 人 們	西班牙 比阿●巴羅哈



STERS 4



# 在 沙 漠 上

俄國 萊阿夫倫支作



一

夜晚，是在露營的周圍燒起火來，都睡在帳篷裏。  
。一到早晨——飢餓的惡很很的人們，便又步向前  
走去了。人數非常之多。等於曠野之沙的雅各的苗  
裔——無限的以色列的人民，怎麼算得完呢。而且  
各人還帶着自己的家畜，孩子和女人。天熱得可怕。  
。白天比夜間更可怕。言怎講呢，就因為在白天，  
明晃晃地洋溢着金色的滑澤的光，那不斷的光輝，  
似乎反而覺得比夜暗還要暗。  
而且無聊。此外一無可做——就單是走路。



不勝其光燒一般的倦怠和飢餓和空虛的憂愁，吾要尋些事給粗指頭的毛氈的手來做，於是互相偷家具，偷皮革，偷女人，又互將那偷兒殺却。而又從此發生了報復，殺却那曾殺偷兒的人。沒有水，却流了許多血。在所向的遠方，是橫着流乳和蜜的國土。絕無可逃的地方。凡落後的，只好死掉。而以色列人，是向前的爬上去了。後面爬着沙漠的獸，前面爬着時光。

魂靈已經沒有。被太陽曬殺了。凡留下的，只是張着黑傘的強健的身體，吃喝的鬚髯如蠟的臉，單知道走路腳，和殺生，割肉，在牀上擁抱女人的手罷了。在以色列人之上，站着大悲而耐苦，公平而好心的真的神——這是正如以色列族一樣，黑色而多鬚的神，是復讐者，也是殺戮者。在這神和以色列人之間，則夾着蒼藍的，無鬚的，滑澤，然而可怕的太空和為聖靈所憑的摩西——他們的指導者

第六天的傍晚，總要吹起角笛來。於是以色列人便走向集會的幕屋（猶太的神殿）去，羣集於麻織和雞色毛繩織出的，大的天幕的面前。祭壇旁邊，站着黑色多鬚的祭司長亞倫，穿了高貴的披肩——叫着，哭着。在那周圍，是子和孫，黑臉多鬚的親屬利未族，穿了紫和紅的衣——叫着，哭着。穿着山羊皮裘的黑色多鬚的以色列人——餓且怕，但叫着，哭着。

此樣是我判了。高的壇上，走上聖靈所憑的摩西來。和神交談，而不能用以色列話來講的。在高壇上，他的身體團團回旋，從嘴裏是噴出白沫。而和這白沫一起，還發出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聲音。以色列人怕得發抖，哭喊了，於是跪而求救了。有罪者也懺悔，無罪者也懺悔。因為害怕了。已懺悔者，被擊以石。於是又向乳蜜噴流的處所，步步前進了。

角笛聲的時候——

——金銀銅，青紫紅等的毛絨，麻線，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權皮，合歡樹，用於膏油和馥郁的香之類的香料，寶石——

——將這些東西，以色列人攜帶在手裏，跑向吹角的會幕去。於是亞倫，和他的子，孫，和親屬的利未族等，便收去這樣的貢獻。

沒有金，紫的織品，寶石這些的，便帶了盆，盤，碗，灌奠式用的水瓶，最好的香油，最好的葡萄和麵包——加了酵素的麵包和不加的麵包——和塗了香油的餅餌，羊，小牛，小羊這些去。

連香油，葡萄，家畜，器具都沒有的——就應該設殺。

#### 四

已經沒有了走路之力的時候，沙烙腳底而太陽炙着脊梁的時候，不得不吃驢馬的肉而喝驢馬的尿的時候——那時候，以色列人到走摩西那里、哭着威

逼了。

『究竟是誰給我們吃肉，喝水的？我們還記得在埃及吃過的魚。也記得王瓜，甜瓜，葱，薤，大蒜。你與帶我們到那里去呢？流着乳和蜜的國土，究竟在那里呢？說是引導我們的你的神，究竟在那里呢？我們已經不願意害怕這樣的神了。我們要回埃及去了。』

以色列人的指導者，聖靈附體的摩西，在壇上打旋子。從那嘴裏，噴出白沫來，漏了莫名其妙，然而可怕的言語。哥哥亞倫披了紫和紅的衣，站在旁邊，威赫似的大叫。『將吐不平的去殺掉呀！』於是吐不平的，被殺掉了。

然而，假使以色列人還是不平，叫道『竟將我們帶出了埃及的地方還不够，且要在這樣的曠野中央殺掉麼？豈不是沒有帶到流乳和蜜的國土裏麼？豈不是沒有分給葡萄園和田地麼？我們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呢——那時候，亞倫就向自己的親屬

利未族，說，「拔出劍來，通過人民中走罷！」於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劍來，通過人民中，走了。而凡有站在當路的，都被殺掉。以色列人哭喊了。這爲什麼呢，就因爲摩西和神交談，而利未族是有劍的。

從此又離開露營，向着流乳和蜜的地方前進。這樣，年歲正如以色列人，慢慢地爬，以色列人正如年歲，慢慢地爬去了。

## 五

途中倘或遇見別的種族和人民，便殺了那種族和人民。完全是野獸似的，貪婪地撕碎了。撕碎了又前進。從後面爬來着沙漠的獸，恰如以色列人一樣，貪婪地撕吃了被殺的人民的殘餘。

以東族，摩押族，巴珊族，亞摩利族等，都被蹂躪於沙磧裏了。寶桌被毀，祭壇被拆，聖木被砍倒。更沒有一個生存的人。財寶，家畜，女人，都被掠奪去了。女人夜裏被玩弄，一到早晨，就被殺掉。



。有孕的是剖開肚子，拉出胎兒來。女人留到早晨，一到早晨，就被殺掉了。無論是家財，是家畜，是女人，凡是好的，都歸利未族。

## 六

年歲正如以色列人，慢慢地爬。飢餓和枯渴和恐怖和憤怒正如年歲和以色列人，慢慢地爬去了。角笛雖響，已沒有送往會幕的東西。以色列人殺了自己的家畜，送到亞倫和他的親戚利未族那里去。空手而來的呢——被殺掉了。以色列人漸漸常往摩西的處所，叫喊，鳴不平。但利未族的人們更是常常拔了劍，在人民之間通過了。這樣子，而孩子們，年歲，恐怖，飢餓，都生長起來了。

## 七

曾經有了這樣的事。以色列人遇着米甸人，起了大激戰。亞倫子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帶着以色列軍隊前去了。聖器和鐘鼓在他的手裏。以色列軍終於戰勝了。勝而隨意狂暴了。到後來，是分取家畜

和女人。最好的畜羣和最美的女人，歸於祭司長之孫非尼哈。

然而第二天早上的事了。非尼哈任意玩弄了女人，於是要殺掉她，捏了劍。但女人赤條條的蕩着。非尼哈到底不能殺掉她。他走出帳篷，叫了奴隸，遞給劍去，這樣說，『進帳篷去，殺掉那女人！』奴隸說着『唯唯，我去殺掉女人罷。』走進帳篷去了。過了好一會。非尼哈又向別一奴隸說。『進帳篷去，殺了那女人和同女人睡着的奴才來。』還將一樣的話，說給了第三，第四，第五的奴隸。他們都說着『唯唯』，走進帳篷裏去了。過了好一會，走出帳篷來的却是一個也沒有。非尼哈走進帳篷去一看，奴隸們是殺掉了倒在地面上，最後進去的和女人在睡覺。非尼哈取了劍，殺掉奴隸，也要殺掉那女人。然而女人是赤條條的躺着。非尼哈不能殺，走出外面了。而且躺在會幕的門口了。

於是以色列人中，開始了可怕的帶瘋的發作和淫蕩。這非也，女人一躺在牀上，以色列的兒郎們便在帳篷的門口交戰，勝者就和她去睡覺的。而這人一出帳篷外，便又被別個殺死了。

日子這樣過去了。日之後又來了暗，暗之後又來了日，日之後又來了暗。麵包沒有了，然而誰也沒有鳴不平；水沒有了，然而誰也不叫喝。

第六天的傍晚，角笛沒有吹起來。以色列人不到會幕那面去，却聚在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的帳篷旁邊了。然而非尼哈，是躺在帳篷的門口。

第七天的安息日又過去了。但以色列人既不向神殿去，也不送貢品來。利未族的人們前來殺女人，但他也互相殺起來，勝者和女人一同睡覺了。

聖靈所憑的摩西，在壇上旋旋子，噴白沫，吐咒罵了，然而誰也不聽這。

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是躺在帳篷門口，然而誰也不看他。

以色列的一行，已經不想進向流乳和蜜的國土去，在一處牢牢停下了。從他們後面爬起來沙漠的獸也站住了。時光也停住了。

## 九

這是第十天。女人終於出了帳篷，就赤條條地在營寨之間走起來。以色列人跟着在沙上爬來爬去，接吻她的足迹。於是女人說了。『你們毀掉那樣的勢掉。給非基辣的主造起祭壇來罷。因為這是真的神呀。』以色列人便毀了自己的神的贊桌，給非基辣的主，造起祭壇來。女人走向會幕那面去了，但幕屋的門口，是躺着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女人也不能決意走進帳篷去，但是這樣地說『大家都來打這漢子呀。』於是兩緬族的首領撒路之子心利，前來以脚踢非尼哈。女人走進帳篷去了。撒路之子心利也跟進去了。

是這晚上的事。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站了起來，走向自己的帳篷，要和女人去睡覺。以色列人看見

非尼哈到來，都在前面讓開了路。非尼哈走進帳篷去了——在手裏有一桿槍。一看，女人是赤條條地躺牀上，上面是撒路之子心利，也是赤條條。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就在那屁股的上邊，用槍下去了。槍從那肚子刺透女人的肚子，立在牀上。那時候，非尼哈將帳篷拆開。一看見女人和撒路之子心利赤條條地刺透在牀上，以色列人便大聲哭叫起來。祭司長亞倫之子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便離開這裡，馳在會幕的門口了。

十

是第二天早晨的事。已經沒有肉，沒有麵包，也沒有水了。而飢餓和恐怖和憤怒，是蘇醒了。以色列人走到聖靈所憑的摩西那里，這樣說。

「究竟是誰給我們吃肉，喝水的？我們還記得在埃及吃過的魚。也記得王瓜，甜瓜，葱，薤，大蒜。爲什麼你要帶我們到這樣的曠野裏，殺掉我們和牲畜的呢？豈不是沒有帶到流乳和蜜的國土裏麼？

我們不去了。不了，不去了。」

於是和神交談的摩西，在壇上打旋子，作為回答。從那嘴裏，噴出白沫來，發了莫名其妙的咒罵的話。祭司長亞倫就站起，對利未族的人們這樣說，「拔出劍來，通過了營寨走罷。」於是利未族的人們拔出劍來，通過了營寨走去了。而站在前路的，是統被砍死了。

是這晚上的事。以色列人終於離開營寨盤，向着流乳和蜜的國土，爬上去了。在前面，慢慢爬着時光，從後面，慢慢地爬着沙漠的獸和黑暗。

以利亞撒之子非尼哈是在最後面。而且一面走，一面屢屢的回頭。在後面，是女人和西緬族的首領撒路之子心利，赤條條地被刺通在牀上。

以色列人和時光和流乳蜜的國土上面，是站着一恰如以色列族一樣，色黑而多鬚的神，是復讎者，也是殺戮者，大悲而耐苦，公平而好心的，真的神。

## 譯者附記

這一篇是從日本米川正夫輯譯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裏重譯出來的；原本的卷末附有解說，現在也摘譯在下面：『在青年的，綏拉比翁兄弟們』之中，最年少的可愛的作家萊阿夫倫支，爲病魔所苦者將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終於在漢堡的醫院裏長逝了。享年僅二十二；當剛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創作方面也將自此從事於真切的工作之際，雖有豐饒的天稟，竟不遑很得秋實而去世，在俄國文學，是可以說，殊非微細的損失的。倫支是充滿着光明和歡喜和活潑的力的少年，常常驅除朋友的沈滯和憂鬱和疲勞，當絕望的瞬息中，灌進力量 and 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氣來的『槓杆』。別的『綏拉比翁兄弟們』一接他的訃報，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爲無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學上，也力斥那舊時代俄

國文學特色的沉重的憂鬱的靜底的傾向，而於適合現代生活基調的動底的突進底態度，加以張揚。因此他埋頭於研究仲馬和司緝芬生，竭力要領悟那傳奇底冒險底的作風的真髓，而發見和新的時代精神的合致點。此外，則西班牙的騎士故事，法蘭西的樂劇（Melodrama），也是他她熱心研究的對象。『動』的主張者倫支，較之小說，倒在戲劇方覺得更所加意。因為小說的本來的性質就屬於『靜』，而戲劇是和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倫支的十九歲時之作，是從『舊約』的『出埃及記』中提出和初革命後的俄國相共通的意義來，將聖書中的話和現代的話，巧施調和，用了有彈力的暗示底的文體，加以表現的，凡這些處所，我相信，都足以窺見他的不平常的才氣。

我再贅幾句話。這篇的取才，上半雖在『出埃



及記』，但後來所用的是『民數記』，見第二十五章，殺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領的女兒哥斯比。至於將聖經中語和現代語調和之處，則因幾經移譯，當然是不出來的了。篇末所寫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見的俄國初革命後的精神，但我們也不要忘却這觀察者是『綏拉比翁的弟兄們』——一個於十月革命並不密切的文學者團體——中的少年，時候是革命後不多久。現今的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只一意讚美工作，屬望將來，和那色黑而多鬚的真的神不相類的也已不少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



# 惡 魔

俄國 瑪克辛 戈理基作



當凋零和死滅的悲哀時節的秋季，人們辛辛苦苦地苟延着他的生存！

灰色的晝，嗚咽的沒有太陽的天，闇黑的夜，咆哮的風，【秋】的陰影——非常之濃的黑的陰影！——這些一切，將人們包進了沈鬱的思想的雲霧。在類人的靈魂裏，惹起對於人生的隱秘的憂悶來，在這人生上，絕無什麼常住不變的東西，只有生成和死滅，以及對於目的的永遠的追求的不絕的交替罷了。

當暮秋時，人們往往不感到向着拘禁靈魂的那

沈思的黑暗，加以抗爭的力……所以凡是能够迅速地征服那思想的辛辣的人們，是都應該和牠抵抗下去的。惟這沈思，乃是將人們從憧憬和懷疑的混沌中，帶到自覺的確固的地盤上去的惟一的道路。

然而那是艱難的道路……那道路，是要走過諸君的熱烈的心臟，刺得鮮血淋漓的荆棘的。而且在這道路上，惡魔常在等候你們。他正是偉人瞿提(Goethe)所通知我們的，和我們最爲親近的惡魔……

我來談一談這惡魔罷——

惡魔覺得倦怠了。

惡魔是聰明的，所以並不總只是嘲笑。

他知道着連惡魔也不能嗤笑的事象，在世上發生。例如，他是決不用他鋒利的嘲笑的刀子，去碰一碰他的存在這儼然的事實的。仔細地查考起來。就知道這樣受寵的惡魔，與其說是聰明，其實厚是厚臉，留心一看，他也虛度了最盛的年華，正如我們一樣。但我們是未必去責備的——我們雖然決不是孩

子了，然而也不願意折掉我們的很美的玩具，來看一看藏在那裏面的東西。

當昏暗的秋夜，惡魔在有墳的寺院界內彷徨。他覺得倦怠，低聲吹着口笛，並且願盼周圍，看能尋到什麼散悶的東西不能。他唱起吾父所愛誦的幾慣的歌來了——

素秋一來到，  
木葉亦辭枝，  
火速而喜歡，  
如當風動時。

風蕭蕭地刮着，在墳地上，在黑的十字架之間咆哮。空中漸漸綑上了沈重的陰雲，用冷露來潤溼死人的狹隘的住宅。界內的可憐的羣樹呻吟着，將精光的枝柯伸向沈默的雲中。枝柯摩撫着十字架。于是在全界內，都聽到了隱忍的悲泣，和接住似的呻吟——聽到了陰慘的沈悶的交響樂。

惡魔吹着口笛，這樣地想了——

『倘知道這樣天氣的日子，死人覺得怎樣，倒也是有趣的。死人總浸透着濕氣……即使死于痛風之後，得了魔力……一定總是不舒服的罷……叫起一個死人來，和他談談天，不知道怎樣？一定可以散悶罷……恐怕他也高興罷……總之，叫他起來罷！唔，記得我有一個認識的文學家，埋在不知那里的地裏……活的時候，是常常去訪問他的……使一個認識的人活過來，算什麼壞事呢。這種職業的人們，要求大概是非常之多的。我們真想看一看墳地可能很給他們滿足。但是，他在那里呢？』

連以無所不知出名的惡魔，到尋出文學家的墳爲止，也來來往往：徘徊了好些時……。

『喂，先生！』他喊着，敲了他認識的人睡在那下面的沈重的石頭。『先生，起來罷！』

『爲什麼呢？』從地裡發出了被按住着似的聲音

『有事呵。……』

『我不起來……』



『爲什麼不起來的？』

『你究竟是誰呀？』

『你知道我的……』

『檢查官麼？』

『哈哈哈哈哈！不是的！』

『一定……是警官罷？』

『不是不是！』

『也不是批評家罷？』

『我——是惡魔呵……』

『哦！就來……』

石頭從墳裡面推起，大地一開口，骸骨便上來了，完全是平常的骸骨。和學生解剖骨骼時的骸骨，看去幾乎是一樣的。不過這有些骯髒，關節上沒有鐵絲的結串。眼窩裡是閃爍着青色的燐光。骸骨從地裡爬了上來，拂掉了黏在骨上的泥土。於是使骨骼格格地響着，仰起頭骨，用了青的冷的臉色，凝眺着遮着灰色雲的天空。

『日安！你好呵！』惡魔說。

『不見得好呀，』著作家簡單地回答了。他用低聲說話。響得好像兩塊骨頭，互相摩擦，微微有些聲音一般……。

『請寬恕我的客套罷。』惡魔親密地說。

『一點不要緊的……但是你爲什麼叫我起來的呢？』

『我想來邀邀你，一同散步去。就爲了這一點，』

『阿，阿！很願意……。雖然天氣壞得很……』

『我以爲你是毫不怕冷的了。』惡魔說。

『那里，我在還是活着的時候，是很腦着重傷風的。』

『不錯。我記起來了，你死了的時候，是完全冰冷的。』

『冷，是當然的！……我一生中，就總是很受

着冷遇……』

他們並排走着墳和十字架之間的狹路。從著作家的眼裏，有兩道青光落在地上，給惡魔照出道路來……細雨濡濕着他們，風自由地通過了著作家的露出的肋骨，吹進那早已沒有心臟的胸中。

『到街上去麼？』他向惡魔問。

『街上有什麼趣味呢？』

『是人生呵。閣下。』着作家鎮靜著說。

『哼！對於你，人生還是有着價值麼？』

『爲什麼會未必有呢？』

『什麼緣故？』

『怎樣地來說明纔好呢？人們，是總依照了勞力的多少，來估計東西的。……假如人們從亞拉洛忒山的頂上，拿了一片石子，那麼，這石片之于人們，大約便成爲貴重品了……』

『實在是可的憐東西呵！』惡魔笑了。

『然而，也是……幸福者呀！』着作家冷然地

答道。

惡魔默默地聳一聳肩。

他們已經走出界內，到得兩邊排着房屋，其間有深的暗黑的一條路上了。微弱的街燈，分明地在作地上缺少光明的證據。

『喂，先生！』暫時之後，惡魔開始說。『你在墳裏，是在做什麼的？』

『住慣了墳的現在，倒也很耐得下去了……但在最初，却真是討厭得毛骨悚然呵。將棺蓋釘起來的粗人們，竟將釘打進了我的頭骨裏去。自然，那不過是小事……然而總是不舒服的。仗了我的頭的力量，雖然，常常在人們之間流了些毒害，但對於要加害于我的腦髓的欲望，我却只看作懷挾惡意的象徵主義罷了。後來，是蟲豸們光降了。畜生！蟲豸們就慢慢地吃起我來。』

『那是毫不足怪的！』惡魔說。『那不能當作惡意——因為在濕地裏浸過的身子，決不是可口的

東西呵……』

『我究竟有多少肉呵！那是不足道的！』著作家說。

『總之，非吃完這些不可，與其說滿足，倒是不舒服的運命哩……老話裏就有，說是爛東西會招惹蠅呀。』

『她們明明吃得很可口的……』

『在秋天，墳地裏可潮溼麼？』惡魔問。

『是的。頗潮溼……但這也慣了……比起這來，倒是對於走過界內，還來注目于我的墳墓的各色各樣的粗人們，却令人氣憤。土裏面，躺着的不知有多少……我自己……我的周圍的一切東西，是都不動彈的——我毫沒有時間的觀念……』

『你在泥土裏，躺了四年了。不，不久，就要五年了哩。』惡魔說。

『是麼？那麼……這之間，有三個人跑到我的墳前來過了……是使我煩亂的訪問。該死的東西！』

他們裏面的一個，竟簡單地否定了我的存在。他跑了來，讀過墓碑銘，便斷然的說道，「這人死掉了……這人的東西，我什麼也沒有看過……但是誰都知道的名字呵——我的年青時候，有一個同姓的人，在我的街上玩着犯禁的賭博的。」就是你，也不見得高興罷。我是十六年間，接連地印在銷路很旺的雜誌上，而且活着的時候，就發表了三種著作的。」

『你死後，還出了第三版了哩。』惡魔說。

『請你聽罷！……其次，是來了兩個人，一個說，「唉唉！這就是那人麼？」別一個便回答道，「是那人呀。」「那人活着的時候，實在也是很時行的——他們都時行的……」『不錯，我記起來了。』……「躺在這土地裏的，真不知有多少人呵……俄羅斯的大地，實在是富於才幹呀……」這樣地胡說着，蠢才們就走了……溫言不能增加壤地的熱度，我是知道的。也並不願意聽溫言……無論那——

種，都令人難受。多麼想罵一通小子們呵！』

『想是痛罵一場了罷。』惡魔笑了。

『不，那不行……二十世紀一開頭，便連死人們也非忽然喜歡論爭不可……那是不成樣子的。就是對於唯物論者，也太厲害呀。』

惡魔又覺得無聊，想了——

『這著作家，當活着的時候，總是高高興興，去參與新郎的婚禮和死人的葬禮的罷。在一切全都死掉了的現在，他的名譽心却還活在他裏面。在人生，人類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只有他的精神，是有意義的。而且惟有這意義，值得賞讚和服從……唉，人類，是多麼無聊呵！』……

惡魔正要勸著作家回到他的墳墓去的時候，他的頭裏又閃出一種意見了。他們走到四面圍着長列的屋宇的開朗的廣場。天空低低地靠在廣場上。看去好像天就休息在屋脊上一樣，而且用了陰沈的眼，俯視着污濁的地面似的。

『喂，先生，』惡魔開口了。並且高興似的將身子彎到著作家那邊去。『你不想會一會你的夫人；看她什麼情形麼？』

『能會不能，自己是決不定的。』著作家緩緩地回答道。

『唉唉，你是從頭到底死掉了呀！』惡魔要使他激昂起來，大聲說。

『唔，爲什麼呢？』著作家一面說，一面誇耀似的使他的骨骼格格地作聲。『並不是我不願意……是說，恐怕我的女人，不來會我了罷……即使會見我——也未必認識哩！』

『那是一定的！』惡魔斷定說。

『因爲我離家很久的時候，我的女人就不愛我了，所以這麼說的。』著作家說明道。

屋宇的圍牆忽然消失了。或者倒是屋宇的圍牆成了透明，好像玻璃了。著作家能夠看見了體面的房子的內部——房子裏面，非常明亮，優雅宜人……



○……

『多麼出色的屋子呵！倘使我這樣地住起來，恐怕至今還不會死掉……』

『我也中意了。』惡魔笑着說。『這屋子，並不化掉許多錢——大約三千……』

『呵……那還不貴麼？……我記起來了。我的龐大的著作，弄到了八百十五盧布……而這是幾乎做了一整年……但住在這裏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就是你的太太。』惡魔回答說。

『多麼……呵……多麼體面……說是她的東西……而且這位太太……那就是我的女人麼？』

『是的呵……你瞧，她的丈夫也在着哩。』

『她漂亮了……呵呵，穿的是多麼出色的衣服。是她的丈夫麼？是很庸碌的醜相的小胖子，但看來倒彷彿是一個好好先生……實在好像是什麼也不懂的漢子似的！況且平平常常……然而那樣的臉，

是爲女人們所心愛的哪……』

『倘若你願意，爲你浩歎一聲罷！』惡魔說。並且惡意地看着著作家那邊。但著作家却神往於這情景了。

『他們多麼暢快，多麼活潑！他們倆彼此玩樂着生活……她愛那男人不愛呢，你大約知道的罷？』

『唔唔，很……』

『那個男人是做什麼的？』

『時行雜誌的販賣人……』

『時行雜誌的販賣人……』著作家慢騰騰地複述了一回。於是暫時之間，不說一句話。惡魔看着他，滿足地笑起來了。

『喂，這些事，可中你的意呢？』他問。

『我有孩子……他們……是活着的。我知道。我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那時候，我想過了的——男孩子長大起來，是會成一個切實的人的罷……』

『切實的人，世上多得很……世上所想望的，是完全的人。』惡魔冷冷地說。於是唱起勇壯的進行曲來了。

『我想——商人這東西，一定是看透了一切的教育家。而我的兒子……』

著作家的空虛的頭骨，悲哀地搖了一搖。

『看一看那男人緊抱着她的樣子罷！他們正顯着稱心滿意之處哩。』惡魔大聲說。

『實在……他……那商人，是有錢的麼？』

『比我還窮。但那女人，是有錢的……』

『我的女人麼？她怎麼賺了錢的？』

『賣了你的著作呵。』

『阿呵，』著作家說。于是用了他露出的空虛的頭骨，慢慢地點了幾點。

『阿呵，原來！可見我大半也還在給一個什麼商人作工哩。』

『的確，那是真的。』惡魔滿足的加添說。

著作家望着地土，對惡魔道——

『領我回到墳裏去罷。』

周圍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沈重的雲。著作家格格地搖着骨節，開快步跑向他的墳地裏去了。惡魔跟在後面，吹着嘹亮的好調子……。

❧      ❧      ❧      ❧

自然，讀者大概是不會滿足的。讀者已經壓足于文學。連單為滿足讀者而寫的人們，也很難合讀者的趣味了。在此刻，因為我毫沒有講到關於地獄的事，讀者也許要覺得不滿。讀者真相信死後要赴地獄，所以要在生前聽一聽那裏的詳情。但可惜我關於地獄，却一點有趣的事也不能說。為什麼呢，就因為地獄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人們所容易地想起，描寫的火燄地獄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但倘是充滿着恐怖的別樣的事情，我却能夠講……。

醫生對諸君一說『他死了』，便立刻地……諸君跨進了無限的晃耀的領域。這就是諸君的錯誤的。

意識的領域。

諸君躺在墳裏，狹小的棺裏。可憐的人生，就如車輪的旋轉一般，在諸君的面前展開去。從意識到的第一步，到諸君的人生的最後的瞬間，人生動得太慢，於是人們絕望了。諸君將知道在生前暗暗地掛在自己之前的一切，便是諸君生前的虛僞和迷謬的罷。對於一切思想，諸君將另行詳審，注目於各各錯誤的步武的罷——諸君的全生活，將在一個個體裏從新復活的罷！諸君一知道諸君所曾經走過的路上，別人也在行走，焦躁地相擠，相欺，則諸君的苦惱，也還要加添的罷。而且諸君還將懂得，明見，即使做了這些一切事，結局也不過和時光一同，經驗到度了這樣空虛的沒有靈魂的生活，是怎樣地有害的罷。

即使諸君看見了別人的疾趨於他們的衰滅，諸君也不能訓戒他們——諸君自己不能開一句口，也不能有什麼法——援救他們的願望，將在諸君的精

神裏，毫無結果而消掉的……。

諸君的生活，這樣地經過於諸君之前。而人生一到終局之際，那經過便又從新開始。諸君將常常看見……諸君的認識的勞作，將沒有窮期……決沒有窮期……。而諸君的可怕的苦惱，是萬萬沒有終局的。

#### 譯者附記

這一篇，是從日本譯『戈理基全集』第七本裏川本正良的譯文重譯的。比起常見的譯文來，筆致較爲生硬；重譯之際，又因爲時間慙促和不愛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記得 Reclam's Universal Bibliothek 的同作者短篇集裏，也有這一篇。和『應之歌』（有韋素園君譯文，在『黃花集』中，）『堯』同包括於一個總題之下，可見是寓言一流。但這小本子，現在不見了，他日尋到，當再加修改，以補草率從事之過。

創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國有一篇戈理基的

『創作年表』，上面大約也未必有罷。但從本文推想起來，當在二十世紀初頭，自然是社會主義信着了，而尼采色彩還很濃厚的時候。至於寓意之所在，則首尾兩段上，作者自己就說得很明白的。

這回是枝葉之談了——譯完這篇，覺得俄國人真無怪被人比之爲『熊』，連著作家死了也還是笨鬼。倘如我們這裏的有些著作家那樣，自開書店，自印著作，自辦流行雜誌，自做流行雜誌販賣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資本家抱着『革命文學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學家』抱着資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圍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沈重的雲』罷，戈理基的『惡魔』也無從玩這把戲，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罷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





# 一篇很短的傳奇

俄國 迦爾洵作



霜，冷……正月近來了，而且使各個窘迫的人，——門丁，警察——約而言之，凡是不能將他們的鼻子放在一個溫暖地位裡保得平安的人們，全都覺着了。而對我也吹來了他的冰冷的噓氣。我原也有着我那舒服而且暖和的小房子的。然而幻想挑唆我，趕我出去……

其實，我爲什麼要在這荒涼的埠頭上徘徊呢？四脚的街燈照耀得很光明，雖裡寒風擠進燈中，將火燄逼得只跳舞。這明晃晃的搖動的光亮，使壯麗的宮殿暗塊，尤其是那窗戶，都沈沒在更深的陰鬱

的中間。大鏡面上反射着雪花和黑暗。風馳過了涅  
跋 (Neva) 河的冰凍的荒野，怒吼而且呻吟。

丁——當！丁——當！這在旋風中發響了，是  
堡壘教堂的鐘聲，而我的木脚，也應了這嚴肅的鐘  
的每一擊，在一面冰凍的白石步道上打敲，還有我的  
病的心，也合了拍，用了激昂的調子，叩着他狹  
小的住家的牆壁。

我應該將自己介紹給讀者了。我是一個裝着一  
隻木脚的年青人。你們大約要說，我是模仿迭更司  
(Dickens) 仿那錫拉思威格 (Silas Wegg, 小說“Our  
mutual friend”中的一個人物)，那裝着木脚的  
著作家的罷？不然，我並不模仿他；我委實是一個  
少年的殘兵。不多久之前，我纔成了這樣的……

丁——當！丁——當！

丁——當！丁——當！鐘是先玩了他那嚴肅悲  
哀的『主呵。你慈悲！』於是打一下……纔一點鐘  
！到天明還須七點鐘！這烏黑的夜滿着溼漉漉的雪

，這纔消失了去，讓出灰色的白晝的地位來。我還是回家去罷？我不知道：其實在我是全不在意的。我不能睡一刻覺。

在春天，我也一樣的愛在這埠頭上整夜來往的逍遙。唉唉，那是怎樣的夜呵！有什麼比得他們呢！這全不是用了他那異樣的，昏暗的天空和大顆的星，將眼光到處跟着我們的，南國的芬芳的夜。這里是一切都光明，都清爽，斑斕的天是寒冷而且美觀。那麼本上載着的『徹夜的夜紅』將東北兩面染成金紅；空氣又新鮮，又尖利；湍激的水搖動着，激岸而有光，並且將他的微波軟軟的拍着埠頭的岸石。而且在這河岸上站着我……而且在我的臂膊上支着一個姑娘……而且這姑娘……

阿阿，和善的讀者！爲什麼我來開了首，對你們訴說起我的傷痛來呢？但這樣的是可憐的默氣的人心。倘若這受了傷，便對着凡有什麼遇到的都跳動，想尋到一點慰安，然而尋不到。這卻是完全容

易瞭然的。誰還要一隻舊的沒有修補的襪子呢？各人都願意竭力地拋開——愈遠就愈好。

當我在這年的春天，和瑪沙（Masha），確是世間所有一切瑪沙們中最好的一個的她相識的時候，我的心還用不着來修補。我和她相識便在這埠頭，只是那時卻沒有現在這般寒冷。我那時並非一隻木腳，卻是真的，長得好好的腳，正如現在還生在左側的一般。我全體很像樣，自然並不是現在似的什麼一隻蹃腳。這是一句粗蠢話，但現在教我怎麼說呢……並且我這樣的和她相識了。這事出現得很簡單：我在那裡走，她也正在那裡走。（我現在並非一個洛泰理阿，或者還不如說先前並不是，因為我現在有一段木腳了。）我不知道，有什麼激刺了我，我便說起話來。最先自然是說這些，說我並不屬於不要臉的一流之類；尤其是說這些，說我有着純潔的志向之類之類。我的良善的臉相（現在是一條很深的皺紋橫互了鼻梁了，一條陰鬱的皺），使

這姑娘安了心。我伴瑪沙到區船街，一直到她的家裡。她是從她的老祖母那裡回來的，那老人住在夏公園，她天天去訪問，讀小說給老人聽，這可憐的老祖母是瞎的。

現在這老祖母是故去了。這年裡很死了許多人，並非單是老祖母們。我也幾乎死，我老實說。但我捱住了。一個人能擔多少苦惱呢？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了不得！瑪沙命令我做英雄，而因此我應該進軍隊去……

十字軍時代已經過去：騎士是消滅了。但假如親愛的女人對你說。『這裡的這指環——便是我！』便將這擲在大猛火的煙燄裡，即使這在大火海，我們看來，宛如法庚(Feigin)的水車的火災一般，你不也想鑽進去，去取出這東西來麼？

『呵呀，這是怎樣一個古怪的人呵，』我聽到你們回答說，『我一定不去取這指環。決計不。人可

以認賠，給她買一個十倍價錢的指環』。她於是說，這並不是那原來的，卻是極值錢的指環麼？我永不會相信呢。唉，不然，我卻並不同你們的高見。你們所愛的女人，這麼辦，也許可以的。你們一定是幾百張股票的股東，而且，恐怕是，也還是拚開大商號的東家，所以能夠滿足那不論怎樣的慾望。你們或者還預定了一種外國雜誌，在那里供自己的娛樂罷。

想來，你們該經驗過你們孩子時代的事情的罷，一個飛蛾怎樣的撲進火裡去？那時這很使你們喜歡，當飛蛾發着抖，仰臥的拍着燒焦的翅子的時候。你們以為這很有趣；然而你們終於將這飛蛾弄碎了。這可憐的東西便得了救。——唉，唉，懇切的讀者呵，倘你們也能够這樣的消滅我，我的苦惱也就得了收場了。

瑪沙是一個不尋常的姑娘。人宣告了戰爭的時候，她恍惚了好幾日，而且少開口；我沒有方法使



她快活起來。

『你聽哪，』有一天她說，『你是一個貴重名譽的人罷？』

『我可以承認，』我回答說。

『貴重名譽的人們是言行一致的，你是贊成戰爭的：現在你應該打仗去了。』

她鎖了雙眉，並且用她的小手使勁的握了我的手。

我只是看定了瑪沙，說道，『是的。』

『倘你回來，我做你的妻，』這是她在車站上告別的話。『你回來呵！』

我含淚了，幾乎要失聲。然而我竭力熬住，並且尋到了回答瑪沙的力量：『你記着，瑪沙，貴重名譽的人們是……』

『言行一致的。』她結束了這句話。

我末次將她抱在胸前，於是跳進列車裏面了。

我雖然體了瑪沙的意志去戰爭，但對於祖國也

體面的盡了我的義務。我勇敢的經過了羅馬尼亞，在塵埃和暴雨裏，酷熱和寒冷裏。我折節的嚼那『口糧』的餅乾。和土耳其人第一次接觸的時候，我並沒有怕；我得了十字勳章而且陞到少尉。第二回交鋒有一點什麼炸開了；我跌倒了。呻吟……煙霧……白單衫和血污的手的醫生……看護婦……從膝髁下切下來的我的有着青斑的腳……這一切我都似乎過在夜夢裏。一列掛着舒適的吊牀的傷兵車，在優雅的大道姑的看護之下，將我運到聖彼得堡去了。

假如人以兩隻腳離開這都市，而以一隻腳和一段木樑回來，這可是很不尋常了，我想。

人送我進病院去。這是七月間。我託人，向住址官去查瑪利亞，伊凡諾夫那(Marya Ivanovna)G的住址，那好心的看護手，是一個兵，將這通知我了。她還是住在那地方呢，在蘆船街！

我寫一封信，第二封，第三封——沒有回信。

我的和善的讀者呵，我將這些都告訴你們了，自然，你們不相信我。這是怎麼的不像真實的故事呵！你們說，一個武士和一個狡猾的負心人——這古老的，古老的故事。我的聰明的讀者呵，相信我，我之外，有着許多這樣的武士哩。

人終於給我裝好了木造的腳，我現在可以自己  
去探訪什麼是我的瑪沙的沈默的原因了。我坐車直  
到區船街，於是我躡上那走不完的階級去。八個月  
之前我怎樣的飛上這裏的呵！——竟也到了門口了。  
我帶了風暴似的心跳而且幾乎失了意識的去叩門  
……門後面聽到脚步響；那老使女亞宇陀卻 (Avd  
otja) 給我開了門，我沒有聽到她的歡喜的叫喊，却  
一徑跑（假如人用了種類不同的腳也能跑）進客廳  
裏。

「瑪沙！」

她不單是一個人：靠她坐着很遠的親戚，是一個極漂亮的年青的男人，和我同時畢了大學的業，

而且等候着很好的差使的。他們兩個很懇切的招待我（大半因為我的木腳罷），然而兩個都很吃驚，並且慌張得可怕。十五分鐘之後我全明白了。

我不願妨害他們的幸福——你們一定不信我，會說，這一切不過是純粹的小說罷了。那麼，誰肯將他那所愛的姑娘，這麼便宜的付給什麼一個粗魯人，一個精窮的少年呢，你們明察……

第一，他不是一個粗魯，精窮的少年；第二，——那麼，我告訴你們；只有這第二條是你們不會懂的，因為你不信現在這道德和正義的存在。你將以為與其一人的不幸，倒不如三人的不幸。聰明的讀者，你們不相信我罷？那是不相信的！

前天是結婚日；我是相禮的。我在婚儀時，威嚴的做完了我的職務，其時正是那我在世上最寶貴的事物飛到別一個的心中，瑪沙時常惴惴的看我。她的男人對我也極不安的注意的招呼。婚儀也愉快的完成了。大家都喝香賓酒。她的德國親戚們大叫

『Hoch! (好冠冕)』而且稱我爲『Der Russische Held (俄羅斯的英雄)』。』瑪沙和她的男人是路德派。

『哈，』聰明的讀者說，『英雄先生，你看你怎樣的將自己告發了？你何以定要用路德教呢？只因爲十二月中沒有正教的結婚罷了！這是全個的理由和說明，全篇的故事是純粹的造作。』

請你隨意想，親愛的讀者呵，這在我是全不在意的。然而倘使你們和我在這樣十二月的夜裏沿着宮城的埠頭走，倘使你們聽到風暴和鐘聲，我的木脚的敲撞，我的病的心的大聲的鼓動——那你們就會相信我罷……

丁——當！丁——當！鐘樂打了四點鐘。這是回到家裏，自己倒在孤單冰冷牀上去睡覺的時候了

Au revoir (再會，)讀者！

## 譯者附記

迦爾洵 (Vsevolod Michalovitch Carshin) 生於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亞歷山大三世政府的壓迫之下，首先絕叫，以一身來擔人間苦的小說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從軍俄土戰爭時的印象為基礎的四日，後來連接發表了屠頭，邂逅，藝術家，兵士伊凡諾夫回憶錄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藝術底天稟愈發達，也愈入於病態了，憫人厭世，終於發狂，遂入癲狂院；但心理底發作尙不止，竟由四重樓上躍下，遂其自殺，時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傑作紅花，敘一半狂人物，以紅花為世界上一切惡的象徵，在醫院中拚命擷取而死，論者或以為便在描寫陷於發狂狀態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紅花，中國都有譯本了。一篇很短的傳奇雖然並無顯名，但頗可見作者的

博愛和人道彩底色，和南歐的但農契呵（D. Annunsio）所作死之勝利，以殺死可疑的愛人爲永久的佔有，思想是截然兩路的。





豎琴  
理定



快些，歌人呀，快些，這裏有黃金的豎琴

——萊爾孟多夫——

早上，水首占領了市鎮，運來機關鎗，掘好壕塹，躺了等着一天，又一天，藥劑師加萊茲基先生和梭羅木諾微支——麵粉廠主——是市的委員，於是到支隊長的水首蒲什該那裏去，蒲什該約定了個人，住宅，信仰，私產，酒會的不侵。市裏放心了在教會裏，主唱是眼向着天空唱歌，梭羅木諾微支爲水首們送了五袋餅乾去。水首們是在壕塹裏吸香煙。和市人也熟識起來了，到第三天，壕塹裏也住

厭了。沒有敵人。傍晚時候水首們便到市的公園裏去散步。在小路上，和姑娘們大家開玩笑，第四天早晨還在大家睡着的時候連哨兵也睡着的時候——駛到了五輛摩托車，從裏面的掩蓋下跳出了戴着兜帽的兵士，放步哨，在郵政局旁大約射擊了三十分鐘，於是並不去追擊那用船逃往對岸的水首們，而占領了市鎮，整兩天之間，搜住戶，罰行人，將在銀行裏辦事，毫無錯處的理孚庚鎗斃了，其次，是將不知姓名的人三個，比後是五個夜裏在哨位上，砍了兩個德國人，一到早上少佐向市裏出了徵發令居民那裏就又派了代表來加萊茲基先生和梭羅木諾徵支，少佐動着紅鬍子，實行徵發了，但到第二天，不知從那裏又到了戰線隊砍了德國人，殺了紅鬍子少佐——將市鎮占領了，從次以後，樣樣的事情就開頭了。

戰線隊也約定了個人和信仰的不侵，古的猶太的神明，又聽到了主唱的響亮的浩歌，唱，——但是

在早上竟有三個壞人，將舊的羅得希理持的雜貨店搗毀了，日中開手搶汽水製造廠，居民的代表又去辦交涉，軍隊又約了不侵，——然而到晚上又有三個店舖和梭羅木諾微支自己的事務所，遭劫暴動是九點鐘開頭的，——到十一點，酒倉就遭劫——於是繼續了兩晝夜，在第三天，亞德曼隊到了，徹夜的開鎗，——到早上，趕走了，戰線隊，亞德曼隊，就接着暴動，後來，綠軍將亞德曼隊趕走了，於是來了藍軍——喬邦隊，最後是瑪沙珊普羅瓦坐着鐵甲摩托車來到戴皮帽着皮襖，穿長靴，還帶手鎗，親手鎗斃了七個人，用鞭子抽了亞德曼，黑眼珠如油黏的捲髮在發閃……自從瑪沙，珊普羅瓦來到以後，暴動還繼續了三晝夜——總計七晝夜，這七天裏是在街上來來往往打破玻璃，將猶太人拖來拖去，拉長帽子，偷換長靴……！猶太人是躲在樓頂房，或地下室裏教會呢跪了，教七呢做勤行教區人民呢！劃了十字夜裏在市邊放火了，沒有一個去

救火的。

十七個猶太人在樓頂房裏坐着，用柴塞住門口在黑暗中，誰也不像還在活着，只有長吁和啜泣和對於亞陀那的呼籲——你偉大者呀，不要使你古舊之民滅亡罷，——而嬰兒是哭起來了，——哇呀，哇呀……——生下來才有七個月的嬰兒——聽我們罷，聽罷……你們竟要使我們滅亡麼？……給他喝奶罷——我這裡沒有什麼奶呀……——誰有奶呢，喂，誰這裏有奶呢，給孩子喝一點罷，他要送我們的命了……——靜——靜罷，好孩子……阿阿，西瑪伊司羅講黎，靜着你是好孩子呀……——聽見的罷，在走呢，下面在走呢，走過去了……——如果沒有奶我可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按住那孩子的嘴罷，接着那孩子的嘴罷，不給人們聽到那麼地——走過去了走了許多時敲了門亂踢了柴走過去了。

穿着棉衣服鏡下面有着圓眼睛的青年男人，夜裏在講給芳妮阿里普列息德聽，——懂了麼女人將

孩子緊緊的按在胸脯上，緊按着一直走過去了之後的——待到走過之後記得走來，孩子是早已死掉了……我就是用這眼睛在樓頂房裏看見的，後來便逃來了——我一定到莫斯科去，去尋正義去，正義在什麼地方呢？人們都說着正義是在莫斯科的。

芳妮和他同坐在挂牀下的地板上，她也在回憶莫斯科撤下三個月的漂流和基雅夫以及阿登塞的生活——芳妮是正在歸向陀爾各夫斯基街的留巴伯爵那裏去……貨車——脹滿了的，車頂上和破的食堂車裏到處綁繫着人們和箱子和袋子的貨車——慢慢地爬出去了。已經交冬，從枝林漂出冷氣河裏都結了冰，火車格格地響了，顛簸了人掉下去了挂牀格格地響了——替在挂牀上的短髮姑娘拉過外套去，那是一位好姑娘，忽然火車在野地裏停止了，停到有幾點鐘停到有一晝夜旅客挑了鋸子和斧頭在手裏到近地的樹林裏去砍柴到早上燒起鍋爐來。柴木滴着枝液壓了火，很不容易燒。火車前去了，一夜也跑

了，雪的白天也跑了，一到夜裏站站總是鑽進貨車的黑暗中來是支隊上來了，用腳撥着搜尋，亂踢口袋一陣在叫作「下拉士剛那耶」這快活的小站裏，將凍死人搬落車頂來，外套好像疥癬女人似的沒有鬚子的臉鼻孔裏結着霜，再過一站——水手來圍住了，車也停止了，說是沒有趕走綠軍之間，不給開過去，綠軍從林子裏出來，占領了土崗，在土崗上恰如克陀梭夫模樣——砲兵軍曹凱，又將手放在障熱版上眺望了周圍火車停在燒掉了的車站上，旅客在貨車裏跳舞，水手拿着手榴彈在車旁邊徘徊，夜裏有襲擊機關鎗響，手榴彈炸了，——是襲擊了土崗到早上將綠軍趕走了，火車等着了車頭哼起來了前進了，於是又短徑了，黑的村落燒掉了的車站峽間的靈，深淵等——俄羅斯走過去了。

這麼樣子坐在挂牀下面去路，回到陀爾各夫斯基街去的芳妮和藥劑師亞伯拉罕勃蘭的兒子因尋正義而出門的雅各勃蘭在他們的挂牀底下，有着支隊



沒有搜出的麵包片吃麵包掠頭髮，雅各勃蘭說——多麼糟呀……連短外套都要燒掉的罷。

莫斯科的芳妮那里，還有伯父有伯母有日的擺着眠牀的小屋子有書，……芳妮聽講義後來來了一個男人是叫作亞歷山大希略也夫的，刮了鬍子，有着黑的發火似的眼和發沙的有威嚴的聲音的男人起初是隨便戴皮帽豁開着外套的前胸的，——但後來向誰拋了一個炸彈以後——三天沒有露面這回是成了文官模樣跑來了——爲了煽動又爲了造反，動身向南方去了，——那黑的發火似的眼深射了芳妮的心拋了講義拋了伯母拋了自的小屋子——跟着他走了，放浪了，住在有溜出的屋子裏夜裏也曾在問道上發抖——從誰「的手裏」逃脫了，住在基雅夫住在阿免塞——後來又向誰拋了炸彈夜裏前來捉去了賽希加早晨芳妮去尋覓了也排了號數做禱告，——尋覓了五天第六天報紙上登出來了爲了暴動鎗斃了二十四個人亞歷山大希略也夫即賽希加也被鎗斃了

雅各勃蘭說——大家都來打猶太人似乎除打猶太人以外就沒有事情作——入夜月亮出來了，在雪

的土岡上的空中輝煌，第二天早晨市鎮聳立在藤花色的霧氣中是莫斯科聳立着了，火車像野豬一般蹣跚着遍身瘡痕的蹣跚着走近去，從車頂上爬下來在通路上搜檢口袋打開餅乾泥濘的地板上外套，成捆的臍着街市是白的，人們拉着橇，女人爭先後在廣場裏，市場濕得黑黝黝雅各勃羅拖着芳厥的皮色和自己的空的一個一路走出去眼睛在眼鏡後面歪斜了髒的汗流在臉上了運貨摩托車轟軋着，十字廣場上半破的石膏像屹立着，學生們在第二段上慌張一手拿書籍一手拿着燒火的柴換先後次序排好了許多工夫經過了長的街道許多人們在走張了嘴在拉拖休息孩子們拿着捲烟在角落裏叫喊店舖的粉碎了的玻璃上發了一聲烈響，鐵掉下來了，騎馬的人忽而從橫街出現了拿着鎗飄着紅旗馬噴着鼻子——頭簸着跑過

去了，居民慌忙走過去不多久露在散步路上的普式庚「像」的肩上烏雅站着了芳妮是聽過羅馬史的講義的，有着羅馬人的側臉的請願講師在拉那裝着袋子的小橋從袋子裏露着粉他的側臉也軟了看去早不像羅馬人了，大張着嘴——他站住了，脫一脫帽衝上熱氣來雅各勃蘭到底將芳妮的皮包運到昇降口了，措着前額約了再會握手而去了，向雪中向霧中提着自己的空空的皮包尋求着正義雅各勃蘭做了詩他終於決計做成一本書在墨斯科出版——雅各勃蘭已經和血和苦惱和暴動告別——他開始新的生活了，

芳妮將皮包拖上了五層樓樓階上挂着冰筋房門格格地響從梯盤上的破窗門裡吹進風來留巴伯父萊阿夫留復徹支萊阿夫先前是住在三層樓上的，後來一切都改變了先前是主人的住房的三層樓上——現在是住着免穆思先生，運貨摩托車發着大聲從郊外的關門的多年的窠裏將他擱下來了，——渥夫羅斯

先生是三天爲限趕上了上面的四層樓——這就是被趕到和神相近和水卻遠狹窄的地方去了，但是剛剛覺得住慣就被逐出了，五層樓的二十四號區裏和留巴伯父一起是住着下面那樣的人們——眼下有着三角的前將軍札盧竭多先生（七號室）軍事專門家琦林以及有着腿色的扇子和寫着「歌女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的傳單和教作喀力克的藍眼睛的近視私生子穿着破後跟靴子的小公爵望得來羅易的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十三號室）然而無論是渥孚羅司先生兌瘧恩先生戲子渥開摩夫先生有着灰色眼珠白天是提着跳舞用的皮包跑來跑去的梭耶烏斯班斯卡耶小姐——都一樣的顯着渴睡的臉在好像正在戰鬥的鐵甲艦一般昌烟的烟通的口從拉窗讀了出來的房屋的大房裏站着——拿了茶器和水桶在從龍須流出的細流敲着罇器的底之間站着，

留巴伯父辦公去了不在家伯母呼呼地長呼了芳妮哭了，用了晚餐芳妮敘述了一通軍事專門家在間

壁劈柴對於芳妮給了一塊地方在鋼琴後面支起牀來她隔了一個月這才躺在乾淨的被臥裏了牀沒有顫動在半夜裏因為太靜她醒了想了——小站暗雨黃色的電燈滿是灰沙的濕濕的貨車——小站風的秋天的夜半的俄羅斯黑的村電柱潮濕的呻吟着暗野泥濘。

芳妮到早晨爲了新的生活醒來了，留巴伯父決計在自己這裏使用她——打打字機傍晚芳妮被衆屋委員會叫去了在那地方被吩咐到勞動調查所去其間沒有工作的時候就去掃街道早晨七點鐘經過了灰色的街被帶去了走了跨過積雪了終於在停車場看見飄着紅旗了許多工夫沿着道路走碰着風捲雪埋了在那裏等候拿鏟來等了一點鐘鏟沒有來又被帶着從別的道路走叫他卸柴薪，……到傍晚芳妮回家了伯母給做了炸蘿蔔給喝茶芳妮溫暖了冰着的窗玻璃外下着小雪她想着新生活——剛纔開始的勞動的生活過去——是戀愛和顛狂和苦惱過了一天她已經在留巴伯父在辦公的公署裏打着打字機了有身穿皮外套的

女職員十二號室前的廊下是「人們」排着班私室裏在皮的套手椅子上是坐着刮光鬍子大鼻子的軍事委員用紅墨水在文件上簽名訪問者揩着前額欣欣然出去了，過了一天戚戚然回來了他拿來的文件上是汗漫着證明呀簽名呀拒絕呀的血在地下室的倉庫裏傍晚是開始了分配各羊肉二磅蜂蜜一磅便宜烟草一袋公署是活潑的活動了，造豫算付糧食寫報告——管理居民間的烟草的分配從七點到七點排在班裏站着一個可憐的相的老頭子等出山了得了一個月的自己的份兒滿足着出去了爲了將世界變煙鑽在窠裏打鼾咳嗽。

一到夜戲子渥開摩夫便在院子裏劈柴前面是房子的倒敗的殘餘和懸空的梯子月和廢墟鳥雅和豎琴——全然是蘇格蘭式的題目獨立的房屋已被拆去打碎了，月亮照着瞎眼的窗渥開摩夫在劈柴，唱歌——你的纖指，發香如白檀兮……搬柴上樓燒火爐在火邊伸開兩腿悠然而坐有如華飾爐邊的王侯只要焦

灰尙存就好靠家屋委員會的幹旋從國庫的市區經濟的部分給與了八分之一——帶小橋去拉來了——但還有一點不好就是從此次從兩腳發抖不能其為律動運動了是瓦爾康斯基派的律動運動呀渥開摩夫在出臺的劇場是律動底的——渥開摩夫雖在三點鐘頃前去的素菜食堂裏——他也始終還是律動底的無論是對着那裝着蘿蔔饅的捲肉的板的態度對着賬桌的態度對着小桌子的態度於是錫的小匙在手中發亮雜件羨上——熱氣成爲輕雲升騰起來

留巴伯夫看着渥開摩夫的巧妙地劈柴瓦爾康斯基的事情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但是有一晚渥開摩夫全都說給他聽了就是關於舞臺上的人們呀以及人生之最爲重要者是Rhythm「律動」呀這些事留巴伯父第二天和軍事委員談了天同志渥開摩夫便被招請到那倘使沒有這個則一切老頭子和烟草黨也許早經倒斃了的公署裏去指導演劇研究……渥開摩夫第一次前往示了怎樣謂之身段的時候——向渥開摩夫雖然

是高個子青回頰眼珠灰色的男人——即刻集了十八位男人和八位女人來做協力者於是在第二天又是十八位和八位研究時間一完都不回去，聚在大廳裏在大廳裏有鏡子和棕櫚和傳單和金色的椅子渥開摩夫首先說明的是一切中都有協諧和於是提議做起動作來看罷，伸開右腳的小腿伸長脖子的肌肉將身體從強直弄到自由——教大家團團地走——大家團團的走了，使肌肉自由又將肌肉緊張了，是輕快的自由的專一的渥開摩夫是每星期三回練習於是到第三回完大家就已經成為律動的了在電話口唱歌似的叫「喂喂」了會計員的什瓦多夫基刮了鬚子綁走裏腿來了先前是村女一般穿着毛皮靴子走的交換手們這回是帶了套靴來穿上濃濃的擦粉使頭髮捲起來了——在大廳上是拿着花圈古風的打招呼了每星期三四七點鐘來接渥開摩夫不是肉類搬運車就是運車摩托車上面，戴着包頭布硬紙匣打皺的帽子和刮過鬚而又長了起來的頰渥開摩夫不是在車底上搖着就是抓住



別人的肩張了兩腿站着運貨摩托車叫着軋着走向暗中向受持區域去在憂憂發響的車站上早又有人等着了還是黑一條白一條的打扮於是一面穿衣一面走來——車子是這樣地將他們往前送爲了發沙聲擦白粉教初學兩幕間之暇搬出茶來也有加了酸酸的果醬的麵包片戲子們吃東西喝茶……車夫忽然說車有了障礙了從勃拉希到哈木扶捏基戲子們自己走抱着破紙紙匣沿着牆壁走那保孚羅跋穆爾特庚阿彌薩耳什夫斯卡耶的一班……

渥開摩夫得了傳票叫他帶着被臥鍋子盤子去是教他一星期之間去砍柴他前去說明白廊下混雜着許多人渥開摩夫說自己是藝術家是美術家是在辦教育一個鐘頭之後從厭倦而悄然的人們旁邊走出去了是受了命令此後也還是辦教育札盧錫多也得了一樣的傳票眼下有着暗淡的將軍式三角的他便許多工夫發沙聲給看帶着鎗傷的腳藍色的他是滿足着回來了他孤獨地住着時時從小窗裏伸出斑白的頭去叫住薩羅

人頭戴無邊帽子的韃靼人進來了顯着信心甚深的臉相來看男人用的褲子摸着向明照着搖頭而打舌了將軍發了沙聲偷眼去瞥了暗嚙唾沫了韃靼人恭恭敬敬地行過禮拿了袋子出去了將軍將錢藏在地板下穿上破破爛爛的紅裏子的外套只有靴子是有銅跟的將軍——走出門外去了人們在旁邊走過在行列裏冷得發抖羣集接連着走女人們拿着箱子紮着衣裙的男人們接連着走——用了大家合拍的步法走過去而忽然——音樂從後面是吹奏管樂隊的進行——在上面合拍地搖着通紅的棺衣在紅棺中——是有節的的白的鼻黑的眉既歸平靜看見一切而知道一切者漂在最後的波上軍隊走過了白的臉漂去了搖擺了樂隊停奏了奏了莊嚴的永遠的光榮了死人在缺缺刻刻的壁下永遠朽爛爲了在十一月的昏黃中聽取花的磁器底的音響而被留遺了。……………

札盧錫多當傍晚時分在沒有火氣的屋子裏用突成筋節的帶青的手寫了——「重要者是在力免於餓

死也有減少運動之必要須買魚油否則將缺少脂肪矣似將軀舊軍官於一處而即在其處了之然有可信之風聞謂雖集合於展覽聖者遺骸之保健局展覽會而在忙於觀察之諸人面前有文服飾之教士等大作法事云？然則可謂小死相恫嚇也假使連絡線而不伸長也則一月之中墨斯科可以佔領一隊外國兵之可以侵入乃最確實之事也今日已換赤旗之位置——乃偉大之成功亦空前之略取也然而重要者乃得免於餓死也不當再買白糖白糖者——奢侈品也是當慣於無甜味而飲茶之時矣……」將軍發出沙聲來，吐了長吁聲的那面慈潑來微友慈潑來夫斯卡耶筒了外套躺着這時候藍眼睛的喀力克小望德萊羅易公爵雖然爲老嫗們所驅逐卻還覺來覺去拾集木片從廢屋的廢料裏拉出板片來將板壁片紙片路上檢來的小枝等裝在袋裏拿回來了——大爐燒起來了小公爵蹲着烘手紅的火照着藍的眼母親一樣的紫花的丁色的眼——是一個半平穩的聰明的知道了人生的碧眼小老翁

紐莎——製造束腰帶的住在慈潑來微友慈潑來夫斯卡耶先前住過的二樓上結了婚得到四十亞爾辛（俄尺名）的布匹現在很想早點生孩子再得到布匹和孩子的名片丈夫在外面運粉籌錢紐莎毫不難為情的走過將這裏九年之間在家中馴熟的那大名寫在紅紙片上的有名的慈潑來微友慈潑來夫斯卡耶的先前的住改的門用英國式的鑰匙開開了紐莎突然在樓上的有花圈而無火氣的屋子裏出現僅照罩頭中站在門口平靜的說因為願意用麥粉作謝禮請教你他唱歌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在她面前張了腿站定想噴罵她然而閃了嘴好像吃了一驚似的什麼也沒有回答紐莎嘲笑跑掉了白天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筒在外套裏躺着夜裏是望得來羅易公爵咬牙齒幾乎要從兩腳的椅子上抬起疲乏的頭來他而且還作了認真的少年老成的夢第二天早上她顯着浮腫的臉起來了，吩咐他去叫紐莎來，紐莎說是身體不舒服請他自行光臨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將麥粉裝進袋中

### 掛在釘上免得招鼠子

雅各勃蘭是帶着旅行皮包遊歷公署了上了五層樓等候輪到號數鑽打通了的牆壁從這大廳走到那大廳探問了又平穩又固執又和氣——蓋他此時終於已在一切同等誰也不打誰，不欣誰的地方——廉價辦公。以勞動獲得麵包的地方了女職員們是吵鬧聾肩從這屋追到那屋——他呢嘮叨地熱心地又跑來非到最後有誰覺得麻煩竟一不小心給用妙筆寫了——付給可也——之後；是不干休的，到底付給雅各勃蘭就是付給了生活的權利，得有在那下面做事，寫字，思索的屋頂的權利了，是停車場旁的第三十四號共同住宿所先前的「來惠黎」的連帶家具的屋子十七號，雅各勃蘭欣欣然走過薩木迪基街薩陀斐耶街，搬了皮包，傍晚他坐在沒有火氣的屋子裏了，壁紙後面有什麼東西悉悉索索地作響，滾下去了，在枕頭邊慢慢地爬了一轉白天裏在花紙上見過的——拿着大廉刀的死，出來了，給爬在文件上點了火蒂

蹣的叫，焦黃，裂碎了……

雅各勃蘭決了心要堅執地來生活穩固，爲自己的事，走遍了全市鎮無論誰有工作，都有，求生的意思，雅各勃蘭在街上往來，停在街角思索，人們幾乎和他相撞跳開走了他「故鄉」的市鎮裏，是什麼人也不忙，什麼地方也不忙的關在家裏——暴動之際是躲起來了，雖有做詩的本子訴苦的胸囊但還是勇敢而不失常望的他，是走而又走了，在空地磚頭鐵埋凍結而沒有人氣的店舖和人列的旁邊……在灰色的獨立屋裏是昇騰着苦的煙坐着打打字機穿外套的女職員雅種勃蘭走向靠邊的女人那里去請教她倘若受作爲著作家的扶持，應該怎麼辦纔好，扶持，在他是萬不可缺了還說否則他是不來請託的女職員也想了一想，但將他弄到別的辦事桌去了，從此又被弄上樓去了——於是他走上樓去了被招待了，翻本子了，結果是約定了商量着看罷，問一問罷想一想罷說是月曜日再來罷，到月曜日他去了，再拿

出詩來看是坐着無產者出身的詩人們的屋子於是他說自己也是無產者出身，自己的祖先是管水磨的，——詩被接受約定了看一看再說罷，到水耀日將對於他的扶持拒絕了，但在這時他已經找到了別的高位的公署他好像辦公一般每天跑到那邊去等在客廳裏寫了請求書要求給他作為無產詩人的扶助和扶持和稿費到金耀日，一向都被拒絕了，就是對於扶持對於稿費對於扶助，然而給了一件公文，送到別位的公署去那地方是從階上滿出在路上在廊下都排着長蛇之陣了，雅名勃蘭便跟在尾巴上日暮了陣散了，第二天早晨他一早，就到，進去是第一名許多工夫讀公文翻轉來看，側了頭終於給了一道命令書憑看黃色的命令書雅名勃蘭在閉鎖了的第四付給局裏領到了頭飾和天鵝絨的帽子在自己的房裏他戴着這帽子走窗進口去屋頂是白白的黃昏是濃起來了烏鴉將胸脯之下埋在雪裏沈淪市鎮和自己全不相干這裏也和別處一樣並無正義存在雅名勃蘭覺得精力的耗盡

了，他躺在牀上悟到了已沒有更大的力量在半夜裏走上一隻又大又黑可惡的雞到他這里來發出嘎聲。他來驅逐這東西但雞斜了眼睛瞪視着張了嘴不肯走將近天明因為和雞的戰鬥他之極了，指頭冷了，頭落在枕上拾不起來了，大的白的虱子到他這裏來了，雅名勃蘭是生起發疹傷寒來了過了兩天被搬走了，傍晚他的牀上是從維迪普斯克到來的兩個軍事專門家像紙牌的「夾克」一般躺着了，

芳是辦公從公署搬運羊肉，蜂蜜和便宜煙草公署是活動付給連絡線伸長了，地圖上的小旗像素子似的颯啞了托廬錫多靜對地圖發出沙聲記錄了，

「二星期之後前衛殆將接近防營夾委市街於噉噬則不可，應中斷鐵路——而亦惟有此耳昨在郊外又雖在中央亦有奇技者出現若輩有宛如磁器之眼衣殮衣以亞美利加式之彈鑽躍於地上着高至二亞爾幸且大呼曰——吾乃不被葬送者也——云此即陳兆耳，吾感之矣吾感之矣。」



留巴伯母對於芳妮將離家的事希略也夫的事都寬恕了傍晚留巴伯父讀了新命令留巴伯母長太息了，芳妮坐在鋼琴後面的自己的地方窗戶外邊是十一月在堪威雪片紛飛了埋掉了過去戀愛情熱留巴伯父這里常有豎起衣領戴着羊皮帽的人前來在毫無大氣的廊下走來走去在那地方切切商量留巴伯母說——那個煙草商人又來了，——有一天的夜裏是芳妮已經睡在鋼琴後面伯父和伯母都已睡下了，黑的屋子全然睡着了的深夜裏，有人咚咚的叩門，留巴伯父聽了起來，聲音在門外說——請開門呀。——留巴伯父手發抖了，有痣的善良的下巴凜凜的跳了，旋了鎖阻擋不住了進來了一下子一湧而進皮帽子和水手的飄帶轟駭陸離——將屋子翻了身，在伯母的貯藏品也也下手了，將麥粉撒散了敲着烟筒聽站在椅子去——將文件插着小旗的杜盧錫多，留巴伯父對面的房裏的擱開摩夫全都扣留帶去了小望得來羅葛公爵躲在衣櫥裏，因為害怕死屍似的坐着天亮之前

將全部都帶去了在雪和風雪和風寒。

芳妮一早就跑到軍事委員那裏去，軍事委員冷淡的聳聳肩膀，並不想幫忙，芳妮絕望，跑出來了想探得一點緣由但什麼也捉摸不到，他什麼地方也沒有去是灰色的一天之後，來的又是一樣的在色的一天，接連了莫名其妙的一星期留巴伯母攜着芳妮各處跑着，筋疲力盡了，又各處跑着第三星期札盧錫多被開釋了，因為是酒胡塗老頭子沒有害處的教他將退職軍官的簡章燒掉札盧錫多從牢監經過街道單穿着一隻銅跟的靴子走回來了。還有一隻是捉去的時候在路上失掉了的。在路角站住淋了冷水似的上氣不接下氣了，在牆上釘着告捷的濕濕的報紙，在廣場上有着可怕的全體銅鐵的着子圍繞着紅的小旗子，正在爬來爬去，將羣衆趕散了是穿木靴套外套短身材的且波夫，薩瑪拉威多地方的人們，日軍的鄉下佬，鄉下佬們跳躍，拍肚子吹拳頭滿足而去了到露營地去勞動去。——最緊要着——是當機關

鎗沈悶地發響時不要一同來襲擊。……

追趕了敵人敵人逃走了札廬錫多站在路角上讀了濕濕的報章有和音樂一同走過的人們，騎馬持矛教令沒有插鐘札廬錫多總算覺到家了上了五層樓歇在窗臺下，……走進房裏躺下了，望得來羅曷公爵爲他燒了兩天的火爐給不至於凍壞。

留巴伯父是一連八天坐在街沿碎得好像投球戲住的屋子裏，也有被捧進來的，也有被帶出去的，從窗戶吹進風來一天晚爬下黑黑的昆蟲是在頂篷上等候「人們」睡覺的，這就爬下來了。第十三天和別人一起也教留巴伯父準備，坐在運貨摩托車上帶去了是黑暗的夜拿鎗的兵士站在兩旁在牢監裏留巴伯父和率動家而先前的軍官的渥開摩夫遇見了握手擁抱並排住起來在忘却的模模胡胡的兩天之後竟給與了三個煎菜和兩個煮透的雞蛋。——留巴伯父忘了先後兩眼亂映，失聲哭起來了，將一個煎菜和雞蛋給了給了渥開摩夫一起坐着吃加了許多鹽爲回憶

而悽慘渥開摩夫是因爲隱匿軍官名義和幫助陰謀而獲罪的前一條是不錯的——渥開摩夫自招但於第二條却不承認說音樂會裏自然是到過一回的但那款子是用來彌補生活費了——案件拖延了留巴伯父的罪名是霸占——留巴伯父滿臉通紅伸開臂膊然而牢監裏面也有烟草商人的就是豎起衣領時：來訪的那些人。……

開審之際訊問渥開摩夫——職業呢——戲子——這以前呢——是學生——沒有作過軍官嗎——也作過軍官——反革命家麼？——是革命家在盡力於革命的藝術的——判事厭倦地說了——知道的呀，在糾紅軍的兵卒嗅麻藥的呵朗吟麼——不是演劇這一面——水曜日的七點半渥開摩夫被提要移送到縣裏去了渥開摩夫收拾了手頭的東西告過別說是到縣裏一開釋就要首先來訪的……帶過廊下，許多工夫從通路帶出去了，吹進風來很寒冷在窗外有着暗淡的空庭有着十一月，

關於渥開摩夫第二天貼在牆上的濕濕的報紙上載着這樣的記事——前軍官，反革命家積極的幫助者演戲劇戲子——這一天太陽浮出來了天空是藍的從前線上運到戰利品廣場上呢早有三輛車，又是高高的將紅的棺木運走了死屍的鼻孔裏塞着棉絮札盧錫多在這一天是這樣的寫了，「聯絡線伸長矣後方被截斷矣一切歸於滅亡矣，本營之遠隔，足以致命乃明瞭之事也一切將亡一切將亡魚油業經售罄無處可購風聞凡營軍官雖有年金者亦入第四類而算入後方勤務軍即使掃除兵舍廁所及其他之意也……不給麵包已五日矣不受辱而地圖被收者幸也……」——晚間望得萊羅易公爵到他那里燒火爐去了札盧錫多正在窗邊站在椅上要向架上取東西望德萊羅易公爵向他說話了，他聽不見他碰一碰他的腿不料腳寬鬆了空攏了踏不到椅子了望德萊羅易公爵發一聲尖叫抱頭震出了，過了兩天威嚴的，年青相的有着竹節鼻和百合色指甲的札盧錫多是在教堂裏由命冷書讀

在官辦的棺中了，助祭念念有詞教士燒了香，香煙鼻鼻的熏在薰香上沒有派軍隊來這也是由命令書而沒有派的派定四號屋的用人拉小橇於是就擱在紫橇上拉去了很容易拉過道路是滑滑地結着冰拉得乏了便坐在棺上吸烟草札盧錫多聽着橇條的軋轆聲年青相了在板蓋下返老還童了，

有魅力的藍妥珠的梭耶烏斯班斯卡耶提着皮包跑到自己的跳舞學校的她——從貼在牆上的報紙上看見了渥開摩夫的名——於是忽然打寒噤咬嘴唇雖然像分不過是汲水的時候，並排了一回和他一面劈柴聽過一回他唱道「您的纖指發香如白檀兮……」但在梭耶烏斯班斯卡耶那里，是有着溫柔的小鳥似的易於神往的心的即使在一切混亂和臭氣之中也竭力在尋求着爲自己的小港，渥開摩夫之名已經就是悲劇底的，被高揚了的滅亡——梭耶便將他設想爲久經期待而永久墜離的人了，……梭耶已經用趾尖穩穩地走路一面趕快走一面用指頭，接着嘴唇

而且決心要向一個人去講述一切的真實其人爲誰乃是住在官辦的旅館裏坐着摩托車出入然而彷彿地位一樣低微似的等候她一真送到家裏的其人也傍晚接耶到旅館去了討了通行券將證明書放在肩頭走上紅階梯敲了磨白玻璃的門戶她不能不將心裏想着的事，通盤說出來——鋒利地直截地滔滔地——縱使因此負了怎樣的罪，也不要緊然而房裏坐着兩個人桌子上還有茶那人似乎吃驚了但也就臉上發亮獻上茶來說請喝茶呀梭耶不喝並且說這來是有一點事情的那人說請喝茶呀，坐中拘謹了客人沈默了梭耶從茶杯喝茶了那人用了善良的蘊蓄愛情的眼看她了梭耶問了些不相干的事喝了茶製回去了她自己悲傷到要小淚她爲了茶和質問。憎惡自己了然而他卻送她一直到廊下從手套的洞裏在她那暖熱的小小的手掌上接吻梭耶跨下一段階沿忽然說了——我並不是爲了這樣的事來的……什麼都討厭了，這樣地生活能不能的我已經不願意看見你我是來說這些的爲

什麼渥開摩夫遭了鎗斃的呢？——覺得他和自己都  
可憐眼淚流到面龐來了——那個渥開摩夫呀——那人  
驚着問——渥開摩夫呀做戲子的……——渥開摩  
夫是什麼人呢不知道呀——那人說——在過渡期是  
要又又的……革命是是粗暴的呀——梭耶很想說  
怎樣都好革命倘在過渡期這樣也好但我不願意再  
見你也不要你再跟來跟去了，然而她什麼也沒有說  
跑下去了，第二天的傍晚他到學裏來接她，她不開  
口和他出來了，很想再說一回不再和他到什麼地方  
去，——然而車夫已經開了門來不及說了，她坐上  
車，溫暖了，黑的軟軟的風在三月裏散覆星星的銀  
色的微已經浮了上來摩托車開走了，街市盡頭在雪  
和空曠中吐氣梭耶想這是完了弄到那麼樣還是不成  
她想沒有報答可愛的溫柔的最為敏感的那人的最後  
的臨終的微笑，

芳妮那裏忽然來了一個惠坦明勃魯尼是賽希加  
節亞力山大希路也夫的明戴着皮帽子留着黑的短鬚



鬚頰上有一直條的傷痕，芳妮領到鋼琴後面的自己的處所勃魯尼說他們的中央委員會要給死掉的伙伴報讞，亞歷山天希略也夫的名登了英魂錄再也不會消滅的罷，關於報讞的事則對芳妮說不久就知道於是義務已盡去了芳妮許多工夫注視着貼在證明書上的被人亂弄了的照相，賽希加的面龐上寫着號鬚藍的，芳妮哭了——其時勃魯尼也在奔波傷痕發紫了勃魯尼上了九經冷透的屋的六層樓敲了門而在外面傾聽門開了來醫生的應接室裏坐着墨文格里戈爾克波式開徵支舉事大約期在明天的十二點，一切都計畫好準備好了，爲了給希略也夫報讞爲了恐怖手段爲了製藥室爲了委員會的財政充足——都必須有錢武力搶劫的事早經考究了調查好周密地計畫好了二個鐘頭之後勃魯尼出去了又是執拗地傷疤發着紫在市街上走第二天的兩點半七個人坐着摩托車到了橫街的公署前兩個把門兩個到法庭三個上樓上算盤畢畢剝剝地在響出納課員貼在金櫃旁女職員在喝湯格

里戈爾克是上前用鎗對着叫擊起手來勃魯尼和波士開微支打了出納課員的頭他跌倒了動手將成束的鈔票拋進口袋去出納課員忽然跳起抱着頭爬一般電光形地「走着」要逃跑格里戈爾克對脊梁開一鎗出納課員撲地倒下了交換手們發了尖利的叫喊有誰跑向邊們了一下子攻來了，——格里戈爾克解開帶子跳出了去一切都跳了被撒散了灰塵玻璃——他們跳下了階沿從下面擲下法瑪和算盤來——摩托車已經動彈了他們趕到抓住跳上了——摩托車將他們載去了突然從門裏面跳出人來曲下一膝便擲——格里戈爾克坐着一回頭銅元打中了他的面龐流出血來了，追的緊跟着馬夫打馬勃魯尼伸着臂膊不斷的開鎗——彎進了雪的橫街裏——摩托車滑了坐輪蹣跚了被煙包住了馬匹追到欄裏面外套「的人們殺到了勃魯尼跳了下來提着口袋跑闖過門跳過短牆後面跑着波式開微支不料坐下了躺到了——又是爆發掉下——叱咤玻璃……勃魯尼逃出了回過頭去着波式開微支想跟

着他攀上牆——不意橫着掉不短牆去倒在雪裏了魯尼仍然鐵門關着他們進門想推門牠然而門是從裏面支住的走不過他還在中庭跑了一轉躡在灑水罐的僻處了——天空很青沈悶是釀雪天物魯尼還等候了一些時從一角裏聽到蹄聲了他將鎗口含在嘴裏扳了發火機。

街上是孩子們奔跑窺探載在大籠上——七個穿短外套的羅馬諾去皇帝黨員被運走了大家疊起來穿着兵卒拿着鎗口向下的鎗跟着走馬匹步調整整地進行物魯尼躺着臉伏在別人的肩上。

一切煙草商人都有家族的煙草商人是明於法律的人們而且沒有破綻的——留巴伯父卻相反亂七八糟第一回審問的時候早就胡塗了一切的於他不利彼被趕出去審問了九回九回的陳述都不一樣到第二個月因為要判決浮腫的鬚髯蓬鬆的衰弱了的他便經過街市帶出去了留巴伯父被夾在兩個兵卒間坐在白的大廳的椅子上對面是軍事委員擺着架子毫不知道他似的坐着旁聽人裏面也有已經釋放了了的煙草商人白

目的寡言的芳妮和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小姐坐在一起不多久搖鈴了挾皮包的檢事立刻叫留巴伯父稱為寄食者讀過他混亂的所有的陳述又示了煙草商人的陳述——市民萊阿夫留復微支萊阿夫者是盜賊寄食者——檢事對於他要求處以極刑這之後律師開口了什麼都不否認單單請求寬大指出他的職務還說到悔悟的老年裁判官去了商議了芳妮用了烏黑的盲不見的眼睛看着前面留巴伯父浮睡着——鐵青動也不動的坐着好像早已死了似的煙草商人在廊下吸煙草裁判長回來了又搖鈴大家又都歸座肅靜了在窗門外有汽油腳踏車停下了裁判長宣告了贊成檢事的提議判決了極刑。

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將芳妮載在街頭馬車上帶了回來芳妮走上五樓見了伯母哭得倒在椅子上上——一到夜就躺在鋼琴後面的自己的地方了月亮的角在窗的那邊晃耀響琴吟哦了，聖德萊羅易公爵在兩人旁中夜挂下了穿着補釘襪子的細細的脚在倚

子打瞌睡了夜已深深且盡了豎琴昏暗月亮下去了快活的年青相的留巴伯父走近枕邊來微笑着用冰冷的手指撫摩了芳尼的面龐，

慈潑來微支慈潑來夫斯卡耶還在教紐莎學本領紐莎拿着捲起來的樂譜站在鋼琴旁鋼琴上面挂着對於鋼琴呀，房子呀，物件呀的保管證，這是家宅搜查的結果，因為是女流聲樂家，許可了這些的東西，近來，紐莎上音樂會，即舞臺去了，已經登記了，有着保持皮衣呀，金網鑽——聽衆的贈品的權利，紐莎的丈夫和保健部員一同搬了麥粉來，麥粉呢，在市場上、被爭先恐後的買去了，於是紐莎便買了海獺的外套，買了掛在客廳裏的A伊瓦梭夫斯基所畫的細浪和掛帆的船，她到『星』去出演了，和最好優伶並駕，得了成功，在夜裏，他們一同在運貨摩托車裏搖擺了一通，不自由，寒冷而且狹窄，但是幸福的，爲了藝術，將做戲子的苦痛熬過去了，在降誕節這一天，有夜會，和出場者一同，優伶

們也被招請，肚餓的優伶們便高高興興，凍紅着鼻子跑來了，在食桌上，有鵝，酒，臟腑做筋的饅頭之類，優伶們快樂到忘形，時時鬨起來，很騷擾，紐莎唱了，慈潑萊微支慈潑萊夫斯卡耶伴奏，散會的時候，紐莎在大門口，將兩片鵝肉用紙包着塞給慈潑萊微支慈潑萊夫斯卡耶，當作演奏的謝禮，她生了氣很想推回去，但將鵝肉收下了，夜間，小望德萊羅易公爵大嚼鵝肉，幸福的笑了起來，因為吃飽，塞住了呼吸咳嗽了，

· 雅各勃蘭那里，後來黑鷄也還進來了八回，在每晚上，現在，他已經認識這鷄，也知道到來的時刻了，可惡鷄噴，飛的走來，啄他，——他總想將這鷄殺死，滿身流汗，但因為心臟跳得太劇烈，沒有辦妥，便失神了，在周圍呻吟，讒謗，徘徊——被捉住，又回了原樣，第九天的夜裏，鷄不來了，他這纔睡得很熟，心臟安靜，不跳了，到早晨，在太陽，白的窗，又黃又髒的公物的被單下，他看

見了骨出峻嶒的自己的枯瘦的膝髁，他是衰弱焦黃，鬚子長長了，覺得肚子餓，白的額子遠退了，雅各勃蘭留住了性命，又想愛。工作，生活起來，過了兩星期，焦黃的他，纔始帶了丁字杖，走出門外去，是溫和的天，灰色的雪成着在麻臉，在石路上，烏鴉以三月的叫喊下啼雅各勃蘭帶了丁字杖行走，他的心臟是衰弱，向衆人開放着的，然而一切人們，都急急忙忙地走過去了，第三十四號共同住所呢，一星期之後，便交還了他的旅行皮包，屋子的期限滿了的，那地方是軍事專門家之後，早經住進了一位穿了男人用的長統靴子，跑來跑去的姑娘，雅各勃蘭弄得連在那下面做事，寫字，思索的屋頂也沒有了，他雖然覺得喘不過氣來，但還鑿到曾說給他印詩的公署去，公署裏面依然是烟塵陡亂，女職員們大家在談天，——做書記的無產詩人，却是新的，是黑黑的，亂頭髮的男人，亂翻紙匣，詢問姓名，拉開抽屜，究竟尋到了，詩是定為發還的

，雅各勃蘭領了詩，戴上天鵝絨帽子，他沒有地方可以過夜，到傍晚，他接在免費食堂的長蛇的尾巴上，喝了浮着菜葉小片的熱湯，夜裏尋住宿，街是暗的，在三月的暗中，風吹着商店和咖啡店的玻璃在作響，雅各勃蘭站在一所大房子的昏暗的昇降口，向階下的先前是門房的角落裏，鑽了進去，尋得一點乾草——背靠着牆酣睡了。

到天明，他很受了凍。兩腳不能伸直了，於是拄了丁字杖，蹣跚着走。潮濕的，三月的，勞動的日子開頭了——雅各勃蘭瞥到了芳妮的處所。芳妮穿了黑的喪服在大門口迎接他，但一時竟記不起他來。暫時之後，便拍手，引他到自己的角落裡，訴說悲哀。……雅各勃蘭在火爐邊暖和了。看看在小小的拉窗外面鼻着的烟。並且說——這裏也並無在義。在這里，也依然只有餓死，是做得到的。況且沒有一個認識的人，誰也不加憐憫，對於我，並無扶持，倒是給了一頂無邊帽。我是直到現在，一向



沒有戴過什麼無邊帽子的。要怎麼活法才好呢？——芳妮給他在廊下的箱子上鋪了一個牀，到復元爲止。雅各勃蘭便躺在箱子上勉力復元，吟詠。他的臉發亮，眼鏡後面有大眼睛了。他決了心，要回到故鄉的市鎮去。在那里，雖然並無正義，却也沒有餓殍。一星期之後，一無所有地，只提了一個空空的旅行皮包，他告了別，動身了。芳妮給他煎柴的小片和麵包，在路上可以充飢。傍晚，和羣集一同，在叫喚，吶喊，射擊之中，他從車站攻向通路來，在路上失了丁字字。黑的火車頂上，已經躺着許多人。梯子上也挂着。攻向破掉的車窗去。雅各勃蘭挨了一推。他要跌倒了。抓住了誰的肩。打他的手了，然而死抓着——踏了誰的肩，爬進車子裏面了。車裏面是漆黑。他抓住在一個包裹上。——跌倒了——地板上躺着人們。在什麼地方的椅子底下的角落裏，佔了一個位置。將小行李枕在頭下，便癱掉了。不多久，火車頭哼起來，客車相觸，

作響——列車走動了。腳從梯子上伸出着。車頂上面，是在作過夜的準備。死掉的都市，留在後面了。前面呢，——道路，曠野，雪。在火車站上，在半夜裏的客務進客車來。從上面打他們。後面有聲音。開起鎗來了。雅各勃蘭閉了眼睛，躺着。正在回家，回故鄉。

雅各勃蘭的故鄉的市鎮上，首先駐在的是白軍。後來，綠軍到了。此後是瑪盧沙喬邦隊，戰線隊，亞德曼隊，最後將一切驅逐，粉碎，而紅軍開來了。非常委員會到來了。非常委員會即刻着手於掃蕩。鎗斃了水兵和戰線隊的餘黨，鎗斃了瑪盧沙，鎗斃了公證人亞塔里柯普羅。暴動停止了。嚇怕了的猶太人爬了出來，聚在角落裏商量，搖手。落葬了。算賬了。非常委員會佔領了廣場的汽水製造廠的房屋，在昇降口和犬門口，站起哨兵來。騎馬兵在街上往來，查證票，押送被捕者。日本人，耶沙，坐在鋪皮的櫃上，戴着皮的無邊帽，手鎗袋插在

帶子上，來來往往，不多久，猶太人便又消聲匿迹了。商店依然是破玻璃。日曬日的早晨，羣集將市場圍繞了。大家接連地購買了。鄉下人不再將麥粉和奶油和雞蛋運到市上來。狡猾起來，就在村子裏交易了。捉去了只一條褲，而穿着舊的溜冰鞋的人五個——審問之後，送到投機防止局去了。日曬日之夜，市鎮裏有家宅搜查。搜查銀錢，農產物，逃亡者。銀錢只發見了一點兒，但農產物很不少。逃亡者的一羣，被捉去了。天一亮，親近的人們就在門前成了長蛇陣。

市鎮上突有檄文出現。誰散的呢，無從知道伙那上面是寫着這樣意思的事的。——諸君的一伙，在等候諸君。新政府保有麪包和法律和正義，保護農民，保護地主，和暴動戰鬪，和猶太底壓制戰鬪——總而言之，是說，保護大家的權利的。非常委員會便頒發戒嚴令，放哨兵，夜裏是派巡察。在雅各勃蘭回到故鄉的市鎮的前天，陰謀敗露，幫助者

被捕，市鎮是弄得天翻地覆了。

這之間，載着雅各勃蘭的火車也在爬，停，等待鐵路的修好，於是仍復向前爬。車頭損壞了，在曠野裏等候送了新的來。夜裏，出軌了——是有誰抽掉了枕木——又修理，走動了。——在客車裏，是臃縮，說昏話，快要死了。到車站上，是搬出去，放在堆貨的月臺上了。到底，在早晨，火車竟到了故鄉的市鎮，雅各勃蘭爬出來了。踉蹌着，忙亂了。飽吸了空氣。破了玻璃的車站；架在澄清的小川上的木橋；兩株蓬鬆的白楊；和處處挂着死了似的招牌的，開始融化的，靜的，濕的市街相通的道路，他都認識的。糧食店前，早晨一早就排着人列了。被挨擠，在寒顫。在廣場上，是整列着不眠的，穿着衣角濕透的外套的兵卒。從監獄裏，在帶出拿着籠子的犯人來。家家的鐵門都關着。綠色的，紅色的，灰黑色的房子——木造——還在睡覺。商店街上，挂着紅色的招牌——第一號倉庫，第七號

倉庫，第十二號倉庫——全是官有。街角上站着一個戴闊邊帽，有白鬚髮的猶太人。就是站着，惘惘地看望。他的嘴唇在發抖，喃喃地自語。

雅各勃蘭走到了熟識的，藍色的，窗窗有花的老家，扣了許多工夫門，門終於由一個戴耳環的兵卒來開了。問什麼事。雅各勃蘭想走進家裏去。然而兵卒大聲說，這房子已經充了公，事務所是十點鐘開始辦事。雅各勃蘭看看門。於是看見了白的招牌，是——本部事務所。——一個鐘頭之後，他從拉薩黎大街的親戚那裏，知道了父親是還在喬邦隊駐紮此地的時候，退往基雅夫，從此看不見人，也沒有信；他的房子充了公，物品也全都充公了。雅各勃蘭便暫且住在廚房裏。第二天，陰謀的清算人跑到時，他就被捕，交給了非常委員會。雅各勃蘭坐在汽水製造廠的先前的傭人房裏了。又從這裏拉出去了。替換是另外揀進一個新的來。早上，他被帶到裁判官那裏去了。裁判官動着耳朵，嗅空氣，

用一隻眼睛看，他問，你不是和喬邦隊一同逃走了的勃蘭的兒子麼？爲什麼跑來了，而且現在？爲什麼不來登記的？在你皮包裏的公家的帽子，是從那裡得來的？雅各勃蘭回答了，裁判官細着眼嘲笑，拿鉛筆來玩了。雅各勃蘭說完的時候，他在一角上小小地寫下了。雅各勃蘭被帶走了。他沒有入睡，過了一夜。消雪的水滴，橐橐地在滴下來。是春天到了。三月的月亮在輝煌。他張了眼睛，躺着，風無所不吹拂。雅各勃蘭想了。悲傷了。却鎮靜。做了詩。豎琴在風中吟哦。吹響了絃索，雅各勃蘭用手支頤，想了一會，於是用了咬碎的鉛筆片，寫在壁上——

靜的風，溶的雪，

有一個人來我前

唱了歌兒了……

譯者附記

作者符拉迪彌理定 (Uladimir Lidin) 是一八

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莫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歲，七歲入拉塞列夫斯基東方語學院；十四歲喪父，就營獨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畢業，夏秋兩季，在森林中過活了幾年，歐洲大戰時，由墨斯科大學畢業，赴西部戰線；十月革命時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亞和墨斯科；後來常常旅行外國，不久也許會像P. pilyniak一樣，到東方來。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約共有十二種，因為是大學畢的，所以是智識階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較為出色的作者，這篇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從日本村田春澁的譯本重譯的。時候『十月革命後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個猶太人因為不堪在故鄉的迫害和虐殺，到墨斯科去尋正義，然而止有飢餓，待回來時，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這人為中心，用簡潔的蘊藉的文章，畫出着革命俄國的俄國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裏，有幾個脫印的字，現在看上下文義補上了，自己不知道有無錯誤，另有兩個區，却原來如此，大約是『示威』，『殺戮』這些字樣罷，沒有補，又因為希圖易懂，另外加添了幾個字，爲原譯本所無，則併重譯者的注解都用方括弧作記。至于黑鷄來啄等等，乃是生了傷寒，發熱時所見的幻象，不是『智識階級』作家，作品裏大概不至于有這樣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傳中說，他年青時，曾很受契訶夫的影響。

還要說幾句不大中聽的話——這篇裏的描寫混亂，黑暗，可謂頗透了，雖然扮飾了許多談話。但刻劃分明，恐怕誰從我們中國的『普羅塔列亞特 管理替開爾』看來，也要斥爲『反革命』，——自然，也許因爲是俄國作家，總還是值得『紀念』，和阿爾志絨綏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國，爲什麼并不『沒落』呢？我想，這是因爲雖然有血，有污



穢，而也有革命；因為有革命，所以對於描出血和污穢——無論已經過去或未經過去——的作品，也就沒有畏憚了，這便是所謂『新的產生』。

→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魯迅附記(留) <



# 果 樹 園

俄國 康士坦丁·斐定作



融雪的漲水，總是和果樹園的繁花時候一起的。

果樹園從岡上開端，緩緩地斜下去，一直到河岸。那地方用柵欄圍起來，整齊地種着剪得圓圓的楊柳。從那枝條的縷縷裏，看見朗然如火的方格的水田；稍頭呢，橫着一條長帶。這也許是河，也許是天，也許不過是空氣——總之就是一種透明的，耀眼的東西。

河上已經是別的果樹園，更其前，是接連的第

## 三，第四個

相反的一面，展開着爲不很深的谷所截斷的草  
黑。雨打的谷的崖邊，纏絡着鬼楓的欣欣然的砍而  
復生的萌蘗。

這一點，便是這小小的世界的全部，後面接着  
荒野，點綴着苦蕒和烏羽草的團簇，枯了似的不死  
草的草叢和野菊，中庭的短牆和樹籬上，是纏着旋  
花。

白白的灰土的花紗，罩着這荒野的全體，留着  
深的輪迹的路，胡亂地蜿蜒着，分岔開去，有二三  
條。

今年是河水直到柵欄邊，楊柳艷艷地閃着膏油  
般的新綠，因爲水分太多了，站着顯出彫萎的情形  
。籬上處處開着花；剝了樹皮，赤裸裸的樹樁上，  
小枝條生得蓬蓬勃勃。黃色的水波，發着恰如貓打  
呼盧一般的聲音，倚徙在土岡的斜面上。

土岡又全體包在用白花和紅花織成的花樣的輕

繡裏。好像遮住那樹籬的櫻林的太陽一般，那明晃晃的綠，恰如厚實的纓絡，圍繞着果樹園。

淡紅色的花房，緊帖在大大小小的枝條上，用了等直是蒼毛似的溫柔的擁抱，包了一切的林莽。這樣，宛如萬物都寂然輟響，委身於春的神秘似的。

園裏是滿開着花朵……

先前呢，每到這時候，照例是從市鎮裏搬來一位老太太，住在別墅裏。寬廣的露台，帶子一般環繞起來的別墅，是幾乎站在岡頂的，從聳立在屋頂上的木造的望樓，可以一覽河流，園後的荒野，和郊外的教堂的十字架。

那老太太是早就兩腳，便了，坐在有輪的安樂椅子上，叫人推着走。她每早晨出到露台上，用了鎮定的觀察似的眼色，歷覽周圍，送她的一日。

園主人的她的兒子，是一位少說話的安靜的男人。不過間或來看他的母親。但一到，却一定帶着花樹匠的希蘭契。倘到庭園去散步，那花樹匠總講

給他聽些富於感興的傳說，在不知有什麼故事的蘋果樹旁呀，在水仙和薔薇造成的溫牀旁邊呀，在莓田旁邊呀，是常常立住的。

主人和花樹匠的親密，是早就下着深根的。當主人動手來開拓這果樹園的時候，便僱進了又強壯，又能做，而且不知道什麼叫做疲乏的農夫希蘭契，給他在離開別墅稍遠之處，造了一所堅固寬廣的小屋——還是那時以來的事了。

他們互相敬重。這是因為兩個都不愛多話，並且有着不能將事物中塗更改的性情。一說出口，兩個都是不做便不舒服的。而且兩個的做法，又都是確實，徹底，有頭緒。

年青的園剛像一個樣子的時候，主僕都不說空話，只從這樹跑到那樹，注視着疏落落開在細瘦的枝條上的雪一般的白花，互相橫過眼光去看一看。

“一定會長起來的罷。”主人試探地問。

“那有不長起來的道理呢。”僕人小心地回答。



那時，兩個都年青而且強健。並且都將精神注在這園裏了。

園步步成長起來，每一交春，那強有力的肩膀就日見其增廣，和嘩地長發開去了。蘋果，梨，櫻桃的根，密密地交織得一無空隙。而且用了活的觸手，將花樹匠的生命也拉到牠們那邊去，和牠們一同在泥土裏生根了。

他完全過着熊一般的生活。到冬季，就繼續着長久的冬眠。樹籬旁邊，風吹雪積得如山，已沒有人和獸和雪風暴的危險。希蘭契的妻從早到晚燒着炕爐。他本人就坐着，或是躺在炕爐上，以待春天的來到。

他靜靜地，沈重地，從炕爐移到食棹去。恰如無言的，冷冷的，受動底的，初鑿下來的花剛石一般。

芬芳的春天一到，花剛石也不知不覺地在自己的內部感到溫暖了。暖氣一充滿，那和秋天的光線

一同離開了他的一定的樣子，便又逐漸恢復轉來，  
熊和園一同醒來了……

這一春，希蘭契的心爲不安所籠罩。去年秋天，主人吩咐將別墅都釘起來，賣掉了剛從樹上摘下來的大蘋果，也不說那裏去。也不說什麼時候回，飄然走掉了。

花樹匠也從他的妻和近地人那裏，知道了地主和商人都已逃走，市裏村裏，都起了一揆的事，但他不喜歡講這些，並且叮囑自己的妻，教她也莫說。

融雪的路乾燥了的時候，不知從那裏來的人們，來到果樹園，除去了寫着主人的名字的門牌，叫希蘭契上市鎮去。

“我早就這樣想了呀——這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呢——不是門牌掛着老爺的，庭園却是蘇維埃的麼？”一面在除門牌，一面在鬍子裏面獨自苦笑着，希蘭契這樣說。

“所以我們要改寫的呵。”從市上來的一個男人說。

“如果不做新的，這樣的東西，有甚用處呀。爛木頭罷了，不是板呀……”

希蘭契並不上市鎮去。以為總會結束的罷，也就沒有事了的罷。然而並不沒有事。

花朵剛謝，子房便飾滿了蓬蓬鬆鬆的黑的羽毛一般的東西，而且彷彿是要收回先前失去的東西似的。新葉咽着從前養了那粉紅面幕一般的花的汁水，日見其生長。早該掘鬆泥土了，然而沒有人。以前一到這時節，是從鄰近的村莊裏，去拉一大班婦人和姑娘來。只要彎腰一看，就從蘋果樹的行列之間，可以望見白潤的女工的腿，在弄鬆短幹周圍的土壤；鐵鍬閃閃地在一上一下；用別針連住了的紅裙角，合拍地在動彈的。爲了頻頻掘下去的鐵鍬，大地也發出地響，女人們的聲音呢，簡直好像許多鐘聲，從這枝繞到那枝，鑽進櫻林的茂密裏去。

“喂，瑪修忒加！到這裏來，剝去麻屑罷！”

但現在是靜悄悄了。

太陽逐日高高地進向空中，希蘭契的小屋的門口左近，地面生了折裂了。每晚，連接着無風的悶熱的夜，果樹園是等着灌溉。

這件事，決不是一個人所能辦妥的。從市鎮上，又沒有人來。於是希蘭契只好從早到夜，垂着兩手，顯着難惹的惡意的臉相，踱來踱去。對於自己的妻，也加以從未有過的不乾淨的惡罵，待到決計上市去的時候，是幾乎動手要打了。

他決心順路去問問教父。那是一直先前，做過造磚廠看守者的活潑而狡滑且又能幹的鄉下人。

對着因為刷子和腐刀而成了白色的菩提樹桌子坐着——希蘭契的教父，是用了畫花的杯子，在喝蘋果茶。當那擦拭不大乾淨的茶炊的龍頭，沙沙地將熱水吐在大肚子的茶杯中時，他用了圓滑的敷衍似的口氣說——

( 真好的主兒們呵。生身母親的俄羅斯的土，一定在給啼哭罷！因為簡直是不懂事的呀……你呢，還是到他們的什麼蘇維埃去看一看好——因為你自己也明白的…… )

開着的闊大的門，從窗間可以望見。那對面是既不像工廠，也不是倉庫的建築物，見得黑黝黝。是同造磚廠一樣，細長的討厭的建築。

“我們在辦的事情之類”看守者用了大有道理似的口氣說。“並不是什麼難事情——單是磚頭呀！但是，便是這個，他們一辦，就一件也弄不好。日裏夜裏，都要被偷，並沒有偷兒從外面來，到底工廠裏磚頭連一塊也不剩了。想用狗罷，可是連這也全不濟事！……”

希蘭契從市上回來，已經是傍晚，周圍罩着黃昏了。默默地吃了晚餐，便躺在屋中央——他是喜歡睡在夏天的地板上的，因為有濃重的樹脂味，而且從板縫裏，會吹進溼溼的涼氣來。

當東方將白未白之間——便叫起自己的女人，跑到死庫裏去取鐵鋤，還從大腹膨亨的袋子裏拉出一塊麻屑來，豫備做新刷子，將柏油滿滿的倒在罐子裏，揶着兩袖，對女人說——

“日出要好好的作禮上帝是大慈大悲的，也許會有收場呀。”

奮然大大地畫了十字，將指頭略觸地面，便一把抱起鐵鋤和麻屑來，一面吩咐女人送柏油罐子去，於是鄉下樣子地，跨開那彎着膝踝的脚，向着河那邊，走下坂路去了。在河岸上，不等樣的大大的抽水器具，伸開着手脚。許多木棒和木胚，支着默氣的機器，屹立着，像是好人模樣。齒輪和汽筒雖然很有些妖氣，但也許是因為長久的冬眠之後罷，惘惘然像要磕睡，在盛裝的柳樹的平和相的碧綠裏，顯着不可解的丰姿。

希蘭契檢查了從載在油水機頂上的桶子裏，向八方歧出的水雷的接筈處之後，便去窺一窺井。於

是掃了喉嚨，坐在地上，脫去長靴，將裹腿解去，隨即站了起來，解開窄袴的扣子。宛然是伏爾迦河搬運夫所穿那樣的擁腫的窄袴——便皺成手風琴似的皺積，溜了下去，寫着出色的S字，躺在脚的周圍了。

女人默默定了睛，看希蘭契的滿是茸毛和關節的腳，分開了蒙茸交織的黑蕩的茂密，踏着未曾割去的油油的草，在地面上起落。

很寂靜。從河對面，徐徐爬上紅色的曙光來。不動的光滑的水面：也反射着和這一樣的顏色。柳枝下垂如疲乏的手，小鳥從那繁茂中醒來時，打着害怕似的寒噤。

希蘭契很留神地下井去了。其中滿填着漲水時候漂來的木片，枝條，以及別的樣樣色色的塵芥，他一腳踏定井桁，一腳踏定梯子，開手將塵芥拋出井外面。

以後，是仰起頭來，簡短地用了響亮的聲音叫

城了——

“抽水呀！”

女人便將全身壓在唧筒的柄上。以前是用馬的。於是田園寬廣的河面，太空，漸都充滿了高朗的軋轆和呻吟。杓子互相繞絡着，發出嗒嗒的聲音，輪齒格格的響，不等樣的懶懶的汽筒，激怒的轉動起來。那平和的機械，便彷彿因為拉出了無爲之境，很是不平似的；用了無所謂的聲調，絮絮叨叨發話了。

藏在叢莽中的小鳥的世界，恰如就在等候這號令。像回答抽水機的呻吟一般，驚心動魄的叫聲，立刻跑遍了田園全部，撞着叢莽的繁密，便即迸碎，一任着大歡喜，飛上天空去，又如從正出現於天涯的神奇的赤輪，受了靈感一般，就在那裏縮住了。

希蘭契濕體淋漓地從井裏爬了出來，小衫濕濕的粘着身體，因疲勞而彎了腰，但他還是又元氣，



又滿足的。

“總算還好，吊桶是在的……”

這回是爬到抽水機的上邊去，在水桶上塗了柏油，騎在打橫的汽筒上，檢查過齒輪。這纔穿上衣服，教女人回家，自己又用樹脂塗桶子，開手打掃草茅蓬蓬的水路了。

他的心裏，突然覺醒了一點希望，以為做一點工，照應照應，後來總該是不至於壞的。於是他就彷彿要將在煩惱無為的幾星期之中，曾經失掉了的東西，一下就拿牠回來一樣，拚命地挖，掘，用小斧頭橐橐地削，用麻屑來塞好水壩了。

饒舌的諾什河，停在花樹匠頭上的枝條上，似乎在焦思，要說什麼可怕的重大的事件。希蘭契用桶子揩着油汗的頭頸，用了老實的口氣，低聲地這樣說——

“唧唧唧說着什麼呢？你真是多麼忙碌的鳥兒呵！好，說罷，說罷……”

要開始來灌溉，總得弄到一匹馬的。抽水機依然如故，水路這一面，也已經和妻兩個拔過草了，只是掘鬆土壤的，却沒有一個人。其實呢，如果會送馬匹來，那一定也會送工人來的，但是……

斑鳩的羣，黑雲似的飛來，向蘋果樹上，好像到處添了眼神一般，停下了。並且嘰嘰咕咕說着，在枝柯的茂密裏，囂鬧起來。希蘭契高聲地嗒的吹了一聲口笛，追在一時飛起的鳥後面。而且叫着，罵着，一直到最後的一匹，過了籬笆，飛到鄰接的果園裏。

用膳的時候，對他的妻這樣說——

“還得照應一下的。倘要結結實實做事，這樣的事，總得熬一熬……況且，老實說，老爺在着的時候，真費了不少的力呀。不過那時呢，什麼都順手，可是現在是這樣的時勢呀……，

第二天，從鎮上去了。鎮上答應他送馬匹和工人來。

然而過了幾天，太陽猛得如火，綠的乾下去，變成黑的了。

却不見有一個人來，好像完全忘却了滿園的果樹園，正在等待灌溉。

希蘭契心慌了。跑到造磚廠去，又跑到住在鄰村的熟識的花樹匠那裏去——但什麼地方都沒有馬，也沒有人肯來做工。

有一回，花樹匠從市鎮一回來，便走到河這面去了。看看沈默着的抽水機，沿岸走了一轉，從乾燥的樹上，摘了一個又小又青的蘋果，拿回到他的妻這裏來。

“你瞧，這簡直是野蘋果了。這是從亞尼斯（蘋果的種名）的樹上摘來的呵……”

一面將乾癟的硬的蘋果放在桌子上，一面補足說——

“而且那樹，簡直成了野樹了……”

於是坐在長椅上，毫不動彈地看着窗門，乾然

坐到傍晚。在窗門外，是看見全體浴着日照，屹然不動的園。

莽蒼蒼地太陽一落山，他吁一口氣，獨自說：

“哼，要是不行，不行也好罷。橫豎便是管得好好的，也誰都沒有好處呵……”

鳥的歌囀和園的蕭騷中，又新添上孩子的響亮的聲音了。向着先前的老太太住過的別墅，學校的孩子們從鎮上跑來了——顯着優美的眼色的，頑皮似的大約一打的孩子，前頭站着一個僅剩皮骨的年青的凄慘的女教員。

喧嚷的闖入者的一羣，便在先會閑靜的露台上，作樣樣的遊戲；撒豆似的散在岡子上；在上樹，溫室的窗後，別墅的地板下，屋頂房裏，板房角裏，乾掉了的木莓的田地裏，躲了起來。無論從怎樣的隱僻處，怎樣的叢樹的茂密裏，都發出青春的叫喊。簡直並不是一打或者多得有限，而是有着幾百

幾千人……

不多久孩子們的一隊，在希蘭契的住房前面出現了。女教員用了職務底的口調，說出這樣的話來——

“借給我們兩畦的地面罷。”

“那是要種什麼的罷。”花樹匠問。

“巴舍利，紅蘿蔔……還有，要滿種各樣的蔬菜的。”

“那麼，現在正是種的時候了！”

在大門上，一塊小小的布，通在桿子上，上面寫着裝飾很多的花字——

“少年園”。

鎮上和郊外，從眺遠的望樓上，掛下通紅的大幅的布來。而且無日無夜，那尖角翻着風，煩厭地拍拍地作響。

每天一向晚，便從露台上發出粗澀的斷續的歌聲，沿着樹梢流去。在這裏面，感到了和這園全無

關係的，大膽不敵的，然而含着不祥的一種什麼東西了，希蘭契便兩手抱頭，恰如嫌惡鐘聲的狗一樣，左右搖着身體。

他的妻耐不住孤獨的苦惱了，拉住少年園的廚娘，講着先前的大王蘋果的收穫，竟要塞破了板房的事，藉此出些胸中悶氣的時候，只是皺着眉頭，默默無話的希蘭契開口了——

“瞧瞧，現在怎樣呢。”

有些悄然模樣，他的妻接着說——

“因為還沒有結成果子，就都給蟲吃完了呀！”

“現在是！，用了不滿的口氣，希蘭契簡截地說。  
“現在是，好像糟去了似的，什麼也沒有了……”

“老爺不在以後，簡直好像什麼也都帶走了……”

“況且又闖進那些討厭的頑皮小子來呀”廚娘贊和說，他們三個人就這樣地直到就寢時刻，在歎息，非難，惋惜三者交融爲一之中，吐着自己們的憤懣……

穿着各處撕破的褲子的頑皮小孩三個，爬到伸得很長的老蘋果樹的枝子上，又從那裏倒掛下來，好像江湖賣解的騎在撞木上一般，搖搖地蕩着；於是又騎上去，爬到枝子梢頭去了。枝子反攢着不慣的重荷，一上一下地在搖，其間發出窸窣的聲音，以爲就要斷掉的時候，枝梢便慢慢地拖向地面去了。

小小的技工們發一聲勇敢的叫喊，得勝似的哄笑起來。那哄笑，起了快活的反響，流遍了全庭園。而不料叫聲突然中止，紛紛鑽着樹縫，逃向別墅那邊去了。

希蘭契跑在後面追。不使樹幹碰在頭上，屈身跳過溝；跑着兩手 搥蘋果樹，鑽過身體去，他完全像是追捕餌食的壯獸一般，避開了阻礙，巧妙地疾走。他一面忍住呼吸，想即使有一點響動，敵手也不至於知道距離已經逼近；一面覺得每一跳，憤怒是火一般燒將起來，然而雖於極微的動作，也一

一加以仔細的留意。

恐怖趕走了孩子們。危險的來，十倍於他們的動作的敏捷。互相交換着警戒似的叫喊，不管是蕪麻的密處，是刺莓的畦中，沒頭沒腦的跳進去，一路折斷着搖路的枝條，頭也不回地奔去了。絆倒，便立刻跳起來，蕪地向前走。

追在他們後面，希蘭契跳進別墅的露台去的時候，頑皮孩子們都逃進房子裏面了。於是，在流汗而喘氣的花樹匠之前，出現了不勝其憤慨似的，瘦壞了的女教員的容範

她揚着沒有毛的眉頭，驚得似的說——

“阿呀，這樣地嚇着孩子，怎麼行呢？你莫非發了瘋！”

在希蘭契，覺得這話實在過於獸氣，而且乾癟的年青的女教員，也好像是凄慘的古怪的東西，於是他的憤怒，便成爲粉碎了一般的低低的威嚇嚇，流了出來——



“我要將你們逐出這屋子去，像耗子似的……”

這一天，少年園的全體，因為有了什麼事，都到市鎮上去了，別墅便又如往日那樣仍復平和而蕭闕。

日中時候，希蘭契跑在門外。

先前呢，當這時節，是載着早熟的蘋果的車，山積着莓子的籃的車，一輛一輛的接着出去的。現在是路上的輪迹裏，滿生着野草，耳熟的貨車的軋轆的聲響也不能聽到了。

“簡直好像是老爺自己全都帶走了。”希蘭契想。於是倦怠地去凝望從那磚製小屋那面，遠遠地走過來的兩個鄉下人。

鄉下人走到近旁，便問這是誰家的果樹園，

“你們是來幹什麼的呢？”

“因為說是叫我們掘鬆泥土去……”

“這來得多麼早呀！”希蘭契一笑。“因為現在都是蘇維埃的人們了呵……”

於是一樣一樣，詳細地探問之後，知道那兩人是到自己這裏來的時候，他就這樣說——

“那是，走錯了罷，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果園呀……”

“那麼，到那裏去纔是呢？”

“連自己該去的地方都不知道……但是，我這裏，是什麼都妥當了。第二回的澆灌，也在三天以前做過了……怎麼能等到現在呢。”

從回去的鄉下人們背後，投以短短的暗笑之後，回到小屋裏。於是想出家裏的拖延不下的事情，將女人差到市鎮去。

鳥啼已靜，黃昏的寂靜下臨地面的時候，希蘭契走到乾草房，在角上取出一大抱草。將這拿到別墅那面去了。

正在露台下鋪引火，忽然腳絆着主人的門牌。是今春從門上除下藏在乾草房裏的。他暫時拿在手裏，反覆轉了一通，便深深地塞在草中，又去取乾

草了。

回到別墅來時，一路拾些零掉的枯枝，放在屋子的對面，這回是擦火柴了。乾的麥杆熊熊發火，枯枝高興地畢剝起來。

在別墅裏點上火，希蘭契便靜靜地退向旁邊，坐在地面上。於是一心來看那明亮的烟，旋成圓圈，在支着遮陽和露台的木圓柱周圍環繞。簡直是黑色花紗一般，裝飾的縷花，翩翩飄動，從無數的空隙裏，鑽出淡紅的火來。

煤一樣的濃煙，畫着螺旋，彷彿要冲天直上了，但忽而好像聚集了所有的力量似的，通紅的猛烈的大火，脫棄了烟的掩蔽。

房子像蠟燭一般燒起來了。

希蘭契用遍是筋節的勞動者那樣的手，抱着膝，眼光只注火燄，毫不動彈地坐着。

“希盧錫加！你，怎的！這是怎麼一回事？老爺回來看見了，你怎麼說呢？！”

這時候，他從火燄拉開眼光來，用了嚴肅的眼色，凝視了女人之後，發出倒是近於自言自語的調子，這樣說——

“你是蠢貨呀！你還以為老爺總要回來的麼？

.....”

於是她也即刻安靜了。並且也如她的男人一樣，用了似乎一無所見的眼色，凝視着火。

在兩個老年似的臉上，那漸熄的火的薔薇色影，閃閃地顫動着在游移。

#### 譯者附記

這一篇，是一九一九至二〇年之間所作的，現在從日本米川正夫輯譯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譯出。原本卷尾，還附有解說，今仍譯載於後——

斐定 (Constantin Fedin) 也是綏拉比翁的弟兄們，中之一人，是自從將短篇寄給一九二二年所舉行的“文學者的家”的懸賞競技，獲得首選的榮冠以來，俄爾出名的體面作者。他的經歷，也和斐

乎一切的勞動作家一樣，是頗富於變化的。故鄉和雅各武萊夫（Alexander Yakovlev）同是薩拉妥夫（Saratov）的伏爾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長於古老的果園，漁夫的小屋，繙夫的歌曲那樣的詩底環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藝術底傾向，但那傾向，是先出現於音樂方面的。他善奏壞亞林，巧於歌唱，常常出演於各處的音樂會。他既有這樣的藝術的天稟，則不適應商家的空氣，正是當然的事。十四歲時（1104年），曾經典質了愛用的樂器，離了家，往彼得堡去，後來得到父親的許可，可以上京苦學了。世界大戰前，為研究語學起見，便往德國，幸有天生的音樂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會的壞亞林彈奏人之類，繼續着他的修學。

“世界大戰起，斐定也受了偵探的嫌疑。被禁足了。當這時候，為消遣無聊計，便學學畫，或則到村市的劇場去，作為歌劇的合唱隊的一員。他的

生活，雖然物質底地窮蹙，但大體是藏在藝術，這象牙之塔裏，守禦着實際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後，回到俄國，却不能立刻來受火和血的洗禮了。他便成爲共產黨員，從事於煽動的演說，或做日報的編輯，或做執委的秘書，或自率赤軍，往來於硝烟裏。這對於他之爲人的完成，自然有着偉大的貢獻，連他自己，也稱這時期爲生涯中的Pathos（感奮）的。

“斐定是有着纖細優美的作風的作者，在勞農俄國的作者們裏，是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但在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義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爲有名的“果樹園”，也可以一眼便看見這特色。這篇是在‘文學者的家’的懸賞時，列爲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寫那古老的美的傳統漸就滅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這一種人生永遠的悲劇的，題目雖然是絕望底，而充滿着像看水彩畫一般的美麗明朗的色彩和繚約的抒情味（Lyricism）。加以並不令人感到矛

盾缺陷，却釀出特種的調和，有力量將讀者拉進那世界裏面去，只這一點，就證明着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還有中篇“Anna Timoïna, ”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譯完。





# 貴家婦女

俄國 淑雪兼珂作

魯迅譯



格里戈黎，伊凡諾微支接連打了兩個噴嚏，用袖子拭了面頰之後，就說。

——我呀，兄弟，戴帽子的女人，是不喜歡的。如果貴家婦女戴着帽子，穿着細絲襪，手下抱着叭兒狗，鑲着金牙齒的時候，那麼，從我看來，那裏是什麼貴家婦女呢，就是像一個討厭的怪物。

但在先前，自然，我也迷過貴家婦女的。和她散步，上戲園。後來就在那戲園裏，一切都拉倒了。是她在戲園裏，從頭到底，打開了她自己的觀念。

形態的呀。

——你從那裏來的——我說——女市民？第幾

——號呢？

——我——她說——是從第七號來的。

——哦哦，日安——我說。

於是忽然迷了她。我常常到她那裏去。到第七號。裝着官吏似的臉。府上怎麼樣，女市民，自來水和廁所裏，沒有障礙麼？走得好好的麼？就是這等事。

——唔唔——她回答說——都好好的。

她包着粗羽紗的衣服，別的什麼也不說。只是眯眯眼。還有，是金牙在嘴裏發着光。我去了一個月光景——她也慣了。回話比先前多一點。自來水是走得好好的，多謝多謝，格里戈黎，伊凡諾微支先生，就是那些話。

再——走下去，我竟和她漸在街上散步了。兩個人一上街，她叫我扶她的臂膊。一拿了她的臂膊

，不知怎地，就好像覺得被拉着了似的。但是，也談起來——不知道怎麼好。在人面前，有些擔心。

于是乎呀，有一回，她對我這樣說。

——「慫哪——」她說——「格里戈黎，伊凡諾微支，你這樣拉着我各處跑，我頭暈起來了呀。你是帶動者，是官，何妨陪我上上戲園，或那裏去呢。」

——「好——」我說。

第二天，恰好從共產分所送了歌劇的票子來了。一張，是送給我自己的，還有一張，是鐵匠華西卡讓給我的。

票子我沒有細看，然而兩張都不同。我的是下面的坐位，華西卡的呢——是最上層的便宜座兒。

總之，我們倆出去了。走進戲園去。她坐在我的票位上，我坐在華西卡的票位上。因為是便宜座兒呀，什麼也看不見。但是，彎起腰來，却能從入口望見她。可也不容易。

我有些倦了，走下去散散悶。不久——一幕完

了。她也趁這閉幕時候，在散步。

「晚安。」我說。

「晚安。」

「你的府上——我說——自來水出得還好麼？」

「——不知道呀——」她說。

她却跨進食堂去了。我跟着她。她在食堂裏走來走去，瞧着食物攤。那地方有碟子。碟子裏面，裝着肉饅頭。

我簡直是鵝一般，還沒有倒楣的資本家一般，跟在她後面提議。

「——倘若——我說——你要吃肉饅頭，那麼，請不要客氣罷。因為我會來付錢的。」

「——多謝——」她用法國話說。

於是慌忙用了下等的走相，走近碟子那邊，便取那澆着乳酪的，一口一個。

但是，說到我的零錢——可是不成話。至多，

也不過三個肉饅頭。她是在用點心，而我却因為不放心，所以一隻手探進衣袋裏去在數錢，看看有多少。錢呢，實在是只有一點點。

她將那澆着乳酪的東西吃完一個之後，又吃第二個。我咳了一聲。于是不響。這樣的資本家式的羞恥，捉住了我了。情郎，和錢無緣呀。

雄雞似的，我在她周圍走，她就呵呵地笑着，來應酬我開口了。

——不是已經到了回座的時候了麼？也許搖了鈴哩。然而她却這麼說。

——還沒有呀。

于是拿起第三個肉饅頭。

我說。

——空肚子上，不太多麼？如果吐起來。

但她却道，

——不要緊。因為我們是慣了的。

于是拿起第四個。

這時候，我的血，突然直奔頭上了。

——放下！——我說。

她吃了一驚。嘴張開了。那嘴裏，金牙發着光。

我好像將繩子落在馬尾巴下似的心情。無論怎樣都好，未必再和她散步了，我想。

——教放下呢——我說——要小心呀！

她將肉饅頭放在前面了。我便問食堂的主人公。

——吃了三個肉饅頭，多少錢呀？

然而主人公是悠悠然——玩着不倒翁。

——因為——他說——客人是用了四個——。

——那裏——我說——四個？第四個在碟子上。

——不——他回答說——即使碟子上還有一個，也咬過了的，又給指頭捏軟了。

——什麼——我說——說是咬過了，唔？這是什麼話。



然而主人公却冷冷然——而在眼前旋着肉饅頭。

那不消說，人們聚集起來了。他們是鑑定人。有的說是已經咬過了，有的却說是——沒有咬。

我翻轉衣袋來——于是所有的錢，都滾落在地板上大家都笑了。我却不發笑。付錢。

對於四個肉饅頭，恰恰——够付出。真是爭了一些無聊的事情。

我付過錢，便向那貴家的女人。

——吃掉牠罷——我說——因為是已經付了錢的。

但貴女一動也不動。她于吃掉的事，在客氣了。

于是有一個老頭子來搗亂。

——給我罷——他說——我來吃掉牠。

于是吃掉了，那個壞種。我付的錢。

我們回了座，看歌劇——直到完。此後是向自己的家裏。

到了家的近旁，她對我說。

——你是多麼粗疏呵。沒有錢的人——不是陪着貴婦人出來玩的呀。

我說。

——幸福是不在錢裏的。這麼說雖然有點失禮。

這樣，我就和她告別了。

在我，是不歡喜貴家女人的。

譯者附記

這一篇，是從日本尾瀨敬止編譯的“藝術戰線”譯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國V.理丁編的“文學的俄羅斯”，內載現代小說家的自傳，著作目錄，代表的短篇小說等。這篇的作者，並不算著名的大家，經歷也很簡單。現在就將他的自傳，譯載于後——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爾秦瓦。我的父親——是美術家，出身貴族。一九一

三年畢業古典中學，入彼得堡大學的法科。並未畢業。一九一五年，作為義勇兵向戰線去了。受了傷，還被毒瓦斯所害。心有點異樣。做了參謀大尉。一九一八年，作為義勇兵，加入赤軍。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的成績回籍。一九二一年，從事文學了。我的處女作，是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報上。”



# 波蘭姑娘

俄國 淑雲兼珂作



美洲那邊，咱們也還沒有去走過。所以那邊的事，老實說，是什麼也不知道。然而外國之中，如果是波蘭呢，可是知道着。豈但知道，便是剝掉那國度的假面，也做得到的。

德國戰爭（世界大戰——譯者）的時候，咱們在波蘭地方就滯跑了三整年……不行！咱們是最討厭波蘭的小子們的。

一說到他們的性質，咱們統統明白，是充滿着一切譎詐奸計的。

還是先前的事，女人呀。

那邊的女人，是在手上接吻的。

一進他們的家去，

「Niet nema, Pan。」（什麼也沒有，老爺——的意思。）

便說些這樣的事，自己想手上接吻，濫貨！

在俄國人，這樣的事是到底受不住的。

一說到那邊的鄉下人，可真是老牌的滑頭哩。整年穿乾乾淨淨，鬚子刮得精光，積上一點錢。小子們的根性，現在就被曝露着呀。雖然還是先前的事，就是那上部希萊甲的問題呀……。

究竟爲什麼波蘭人一定要上部希萊甲的呢，爲什麼要愚弄德國的國民的呢？我要講教。

成爲獨立國了，要決定本國的單位貨幣了，那自然也很好，但還要有那麼不通氣的要求，又是怎樣的呀？

哼，咱們不喜歡波蘭的小子們……。

但是，怎麼樣？豈不是遇見一個波蘭姑娘之後



變成了波蘭的死黨，以為沒有人們能比這國度裏的人們再好了麼？

然而這是一個大錯。

索性說完罷，是咱們的身上現了非常的神變：可怕的煙霧罩滿了頭了——只要是那個漂亮的美人說所說的事，什麼都奉行了。

還是先前的事，殺人，咱們是不贊成的——手發發抖，可是那時是殺了人了。自然並沒有親自去動手，可是死在自己的奸計裏的。

現在一想起也就不適意，咱們竟輕率到以新郎爲居，在那波蘭姑娘的身邊轉來轉去。還要將鬚子剪短，在那賤手上接吻哩……。

那是一個波蘭的小村落，叫作克萊半。

一邊的盡頭，有一點小小的土岡——德國兵在邊洞，這一面的盡頭也有一個土岡——我們在掘壕。這波蘭的小村落，就成了在兩壕之間的谷裏了。

波蘭的居民，自然決計告辭。只有身爲家長，

捨不得家財的先生們還留着。

說到他們的生活——想的也就古怪了。鎗彈是特別嗚嗚，嗚嗚地在叫，但他們却毫不爲奇，還是在過活。

我們是常到他們的家裏去玩的。

無論去放哨也好，或是暗暗地偷跑也好，路上一定要順便靠一靠波蘭人的家。於是漸漸常到一家磨坊去了。

有一個，可是年紀很大的磨夫。

據那老婆的話，這人是有錢——並且是不在少數的錢的，但決不肯說這在什麼處所。雖然約定在臨死之前說出來，現在却怕着什麼罷，還是隱瞞着。

可是，磨夫先生——是真藏着自已的錢的。

話得投機的時候，他都告訴咱們了。

據那說明，是要在去世之前，嘗一嘗家庭生活的滿足。

「唔，這麼辦，他們纔也還將我放在眼裏呵。倘一說錢的所在，便會像菩提樹似的連皮都剝掉，早已摔出了。我是內親外眷，一個也沒有的呀。」就是這麼說。

這磨夫的話，咱們很懂得，倒要同情起來。不過完全的家庭生活的滿足，是什麼也沒有的。他生着咽喉炎，從咱們看來，連指甲都發了白，唔，總之，同情了。

實際家的人們，都在將老頭子放在眼裏。

老頭子是含糊敷衍，家裏的人們始終窺伺着他的眼色，希望也許忽然說出錢的所在來，真是戰戰兢兢的樣子。

叫作這磨坊的家族的，是很上了年紀的老婆婆，和一個領來的女兒名叫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的波蘭美人。

咱們前回講過了關於上了年紀的公爵大人的，上流社會的事件——如果赤腳的強剝衣服是確確實

擊的事實，那麼，我們的遭了木匠傢伙的打，也就是真的。但那時，好看的波蘭姑娘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那還沒有在……也不會在的。因為這姑娘的故事，是在另一時候，和另一事件相關……。

那是，咱們，那個，對不起，撒了一點謊了。

那個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是很上了年紀的磨夫的女兒。

總之，就是到這姑娘那里，咱們去玩的是。

但是，究竟怎麼會成了這樣的事的呢？

首先的幾天之中，兩人之間的關係，就已經出色起來了。

大家坐着笑着的時候，在一座之中，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不是特別看上了咱們，挨着咱們麼？有時候——好麼——是用肩，有時候，是用腳呀。

『唔，來了。』咱們大大地驚喜。『好，得了——實在是好機會嘍。』

但咱們還是暫且小心，離開她身邊，一聲也不響。

過了些時之後，不是那姑娘總算拉了咱們的手，看中咱們了麼。

『我呀。』就這麼來了。『希涅布柳霍夫先生，就是愛你，也做得到的（真是這樣說了的呵）。心裏還在想着好事情呢。即使你不是美少年，也一點不礙事的。

『不過，有一件事要託你。請你幫幫我罷。我想離開這家，到明斯克，否則，就是什麼別的波蘭的市鎮去。我在這裏，你瞧，弄得一生毫無根柢，只好給雞兒們見笑。家裏的父親——那很老的磨夫，是有着一宗大款子的。藏在那里呢，總得尋出來纔好。我沒有錢，就無法可想。於父親沒有好處的事，我原也不想做的，只是一想到會不會一兩天死在咽喉炎上，終於不說出錢的所在來的呢，便愁起來了。』

一聽這，咱們也有些發怔。然而那姑娘豈不是並非玩笑，嗚嗚到哭出來了麼？而且還窺探着咱們的眼睛，在心蕩神怡的。

『唉唉，那札爾，伊立支，喂，希涅布柳霍夫先生，你是在這里的最明白道理的人，還是你給想一個方法罷。』

咱們於是想出了一條出色的妙計。爲什麼呢，因爲眼見得這姑娘的花容月貌要歸於烏有了。

向那老頭子——我這樣想——那很老的磨夫去說，有了命令，叫克萊孚村的人們都搬走罷。那麼，他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財產來的……那時候，就大家硬給他都分掉。

第二天，到老頭子那里去。咱們是剪短了鬍子，好麼，換上了乾淨的衣服，這纔簡直好像是漂亮的女婿的樣子，走進去了。

『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現在立刻照你託我那樣的來做。』

裝着嚴重的臉相，走近磨夫的旁邊去，

『爲了如此如彼的緣故，』咱們說。『你們得走了。因爲明天作戰上的方便，出了命令，叫克萊孚的居民全體搬開。』

唉唉，那時候，我的磨夫的發抖，在牀上直跳起來的模樣呵。

於是就只穿着短褲——飄然走出門去了。對誰都不說一句話。

老頭子走到院子裏了，咱們也悄悄地在後面。

那是夜裏的事。月亮。一株一株的草也看得見。老頭子的走路模樣，看得很分明。渾身雪白，簡直骸骨一般。咱們伏在倉屋的陰影裏。

德國兵的小子們，至今也還記得，在開鎗呀。但是，好的，老頭子在走。

然而，豈不是走不幾步，就忽然叫了一聲啊唷麼。

一叫啊唷，便將手拿到胸前去了。

一看，血在順着白的衣服滴滴地淌下來。

阿，出了亂子了——是鎗彈呀，咱們想。

看着看着，老頭子突然轉了方向，垂着兩隻手，向屋子這面走來了。

但是，看起來，那走法總有些怕人。腿是直直的，全身完全是不動的姿勢，那步調不是很艱難麼？

咱們跑過去，自己也慄慄地，一下子緊緊捏住他的手，手是冷下去了；一看，已經沒有氣兒——是死屍了。

被看不見的力量所拉扯，老頭子進了房。眼睛還是合着的。可是一踏着地板，地板便瑟瑟索索響起來——這就是，大地在叫死人往他那里去。

於是家裏的人發一聲喊，在死人前面讓開路。老頭子就用死人的走法，蹣跚到牀前，這就終於完畢了。

就這樣，磨夫是託了咱們的福，死掉了。那一



宗大欸，也爛完了——唉唉，歸於永久，歪門。

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就完全萎靡不振了。

哭呀哭呀，哭了整整一禮拜，眼淚也沒有乾的工夫。

咱們走近去，便立刻趕開。連見面都討厭。

不忘記的，恰恰過了一禮拜去看看，眼淚是已經沒有了。她還跑到咱們的旁邊來，並且彷彿很親熱似地說。

『你做了什麼事了呀，那札爾。伊立支？什麼事都是你不好，所以這回倘不補報一點，是不行的。便是到海底裏去也好，給我辦點錢來罷。要不然，在我，你便是第一名的壞人，我要跑掉了。那里去呢，那是明明白白的，輻重隊呵。拉布式庚少尉說過要給我做情人，連金手鏢都答應了我了。』

咱們完全悲觀了，左右搖頭。像咱們似的人，怎能弄到整注的錢呢。於是那姑娘將編織的圍巾披在肩上，對咱們低低地彎了腰。

『去哩。』她這樣說。『拉布式庚少尉在等我哩。再見罷，那札爾•伊立支•再見罷，希涅布柳霍夫先生。』

『且住，且住，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請你等一下。因為這是，不好好地想一想，是不行的。』

『有什麼要想的？到什麼地方去，便是海底裏也好，去偷了來。無論如何，如果我的請託辦不到。』

那時候，咱們的頭裏忽然浮出妙計來。

『打仗時候，是做什麼都不要緊的。大概德國小子就要攻來了罷——如果得着機會，只要摸一摸口袋就可以了。』

不多久，接連打仗的機會就到了。

咱們的壕塹裏有一尊大礮……唔唔，叫什麼呀——哦，名叫訶契吉斯的。

海軍礮訶契吉斯。

小小的礮口，說到礮彈，是看看也就可笑，無聊的礮彈。但是，放起來，這東西却萬萬笑不得。

鑿地開出去，雖是頗大的東西，也不難毀壞的。那礮，有指揮官——是海軍少尉文查。少尉呢，是毫不麻煩的，頗好的少尉。對於兵丁，也並不打，不過是教抗鎗站着之類。

咱們都很愛這小小的礮，總是架在自己的壕塹裏的。

譬如這裡是有機關鎗的罷，那麼，這一面就有密種着小松樹一般的東西——還有這礮。

德國人也很吃了這東西的苦。也打過一回波蘭的天主教堂的圓屋頂。那是因為德國的觀測兵跑在那上面了。

也打過機關鎗隊。

所以這礮，在德國兵，是很沒辦法的。

但是出了這樣的事。

德國的小子們在夜裏跑進來，偷了這墩的最要緊的東西——礮門去，還將幾架機關槍拿走了。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的呢，想起來也古怪得很。

那是很寂靜的時刻。咱們是在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那里。哨兵在礮旁邊打瞌睡，換班的小子（這沒法想的畜生）是到值班的小隊裡去了。在那里，正是打紙牌的緊要關頭。

於是，好罷，就去了。

只因為打牌的開頭是贏的，這畜生，就連回去看一看動靜的想頭也沒有。

可是這之際，就成了德國兵的小子們偷去礮門那樣的事了。

將近天亮，換班的到大礮這里來一看，哨兵是不消說，死屍一般躺着，豈不是什麼都給偷去了麼？

唉，那時的騷擾，真不得了呵！

海軍少尉的文查是虎似的撲向我們，教值班的

小隊全都抗了槍站着，個個嘴裏都咬一張紙牌。換班的小子們是咬三張，像一把扇。

傍晚時候，將軍騎着馬來到了——大人是很興奮着。

不，那里，很好的將軍。

將軍向小隊一瞥，即刻平了氣了。不是三十個人，都幾乎一樣地各各咬着一張紙牌麼？

將軍笑了一笑，

『去走一趟罷。老鷹似的勇士諸君，飛向德國的小子們去，給敵人看看顏色。』

至今沒有忘記，那時五個人走上來了，咱們也就在裏面。

將軍大人還有高見，

『今夜就去飛一遭，老鷹君。割斷德國的鐵絲網；就是一架也好，還帶點德國的機關槍來罷。如果順手，就也將那礮門呀。』

是，遵命。

咱們就乘夜出發。

咱們半玩樂地進行。

因為第一，是想起了一件事，況且自己的性命之類，咱們是全不當作什麼的。

咱們是，先生，抽着了好運了的。

不會忘記的十六年（一九一六年——譯者）這一年，皮色黑黑的，據人說，是羅馬尼亞的農夫，巡遊着來到了。那農夫是帶着一匹鳥兒走路的呀。胸前掛着籠子，裏面裝着也不是鸚哥（鸚哥是綠的），不知道什麼，總之是熱帶的鳥兒。那鳥兒，畜生，真是聰明的物事，不是用嘴抽出運道來麼？——各人不同。

咱們是得了忘不掉的巨蟹星，還有豫言，說要一直活到九十歲。

也還有各樣的豫言，但是已經都忘掉了。總之，沒有不準，是的確的。

那時候，也就想到了那豫言，咱們便全像散步

一般的心情前進。

於是到了德國的鐵絲網的旁邊。

昏暗。月亮還沒有出。

沈靜地割開路，跑下德國的壕裏去。大約走了五十步，就有機關槍——多謝。

咱們將德國的哨兵打倒在地上，就在那里緊緊地網起來……。

這實在是難受，可怕。因為恰像是半夜的惡夢般的事件呵。

唔，這也就算了罷。

將機關槍從架上取下，大家分開來拿。有拿架子的，也有拿彈匣的。咱們呢，至今還記得，倒運，輪到了其中的最重的東西——是機關鎗的鎗身。

那東西，真是，重得要教我想：唉，不要了罷！別的小子們身子輕，步步向前走，終於望不見了影子。可是咱們呢，肩着鎗身，哼哼呀地在叫。真要命。

咱們想走到上面去，一看——是交通路呀——於是，就往那邊去了。

忽然，角落裏跳出一個德國兵來。嚇，那是高大得很，肩膀上還肩着鎗哩。

咱們將機關鎗拋在脚下，也拿起鎗來。

但是德國兵覺到了要開鎗——將頭靠着鎗腿在瞄準。

要是別人，一定吃驚了罷，那是，真不知道要吃驚到怎樣的。但咱們却毫不爲意地站着。一點也不吃驚。

倘若咱們給看了後影，或是響一聲機頭，那是咱們一定就在那里結果了的。

咱們倆就緊緊地相對了站着。那中間，相差大約至多是五步。

大家都凝視着，是在等候誰先逃。

忽然，德國兵的小子發起抖來，向後去看了。

那時候，咱們就鏗的給了一下。



於是立刻記起那條計策來了。

慢慢地爬近去，在口袋裏摸了一遍——實在是不愉快的事。那里，這有什麼要緊呢，自己寬着自己的心，掏出野豬皮的皮夾和帶套的鏢（德國人是誰都愛將鏢裝在套子裏的）來，就將鎗身抗在肩頭，即刻往上走。

走到鐵絲網邊來一看，並不是前回的舊路。

在昏暗裏，會被看見之類的事，是想也不想到的。

於是咱們就從鐵絲之間爬出去——呵呀，實在費力。

大概是爬了一點鐘，或者還要久罷。脊梁上全被擦壞了，手之類是簡直一塌胡塗。

但是，雖然如此，總算鑽出了。

咱們這纔吐了一口放心的氣。並且鑽進草裏，動手給自己的手縛綁帶——血在汨汨地流呀。

這樣子，咱們竟忘却了自己是在德軍那面了一

——這多麼倒運——可是天却漸漸地亮了起來。

即使逃罷，那時德國兵們却正在騷擾起來。大約是看見自己營裏的不像樣了，對着俄軍開砲。自然，那時候，如果爬出去，是一定立刻見咱們，殺掉了的。

看起來，這裏簡直是空地，前面一點，連草也幾乎沒有的，到村，是大約有三百步。

唔，沒有法子，那札爾•伊立支，希涅布柳霍夫先生，還是靜靜地躺着罷，有草在給遮掩、還要算是運氣的呀——就這樣想。

好。靜靜地躺着。

德國的小子們大概是生氣了，在報讎罷——無緣無故亂放。

快到中午，鎗是停止了、但看起來，只要有誰在俄國那邊露一點影子，就又即刻對準那里開鎗。

那麼，小子們是警戒着的，所以便非靜靜地趨到晚上不可。

就是罷。

一點鐘……兩點鐘，靜靜地躺着。對於皮夾起了一點好奇心，來一看——錢是很不少，然而都是外國的東西……咱們看中了那隻錢。

可是太陽竟毫不客氣地從頭上儘曬，呼吸漸漸地艱難，微弱了。加以口渴，那時候，咱們記起了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但是、忽然之間，看見一匹烏鴉要飛到咱們的頭上來。

咱們用了小聲音，噓噓的趕。

「噓，噓，噓。那邊去，這畜生。」

這樣說着還揮了手，但烏鴉大概是並不當真罷，忽然停在咱們的頭上了。

鳥兒之類，真是無法可想的畜生——忽然停在前胸了。但是即使想捉，也不能捉。手是弄得一塌胡塗，簡直彎不轉。而烏鴉畜生不是還用了小小的利害的嘴在啄呀，用翼子在拍呀麼？

咱們一趕，牠就一飛，不過就又並非停下，幹

是飛到咱們的身上來。而且還飛得呼呼作響。畜生，是嗅到咱們手上的血的了。

不，已經不行了——心裏想。唔，那札爾，伊立支，喂，希涅布柳霍夫先生，至今倒還沒有吃鎗子，現在是這樣的下賤的什麼鳥畜生（雖然是說出這樣的話來，也許要受神的責罰的，（即不當正經，要糟掉一口火兒。

德國兵現在一定要覺到在鐵絲網對面所發生的事件的。

發生了什麼事件呢——是烏鴉畜生想活活地吃人。

就是這樣，咱們倆戰鬥了很久。咱們始終準備着要打牠，不過在德國兵面前動手，是應該小心的，咱們真要哭出來了。豈不是手是弄得一塌胡塗；還流着血，並且烏鴉畜生還要來啄麼？

於是生了說不出的氣，烏鴉剛要飛到咱們這裏來的時候，驀地跳了起來，

『呸。』這樣說了。『極惡的畜生。』

這樣吶喊了，德國兵自然也一定聽到了的。

一看，德國兵們是長蛇似的在向鐵絲網爬過來。

咱們一下子站起，拔步便跑。步鎗敲着腿，機關鎗重得要掉下來。

那時德國兵們就發一聲喊，開鎗來打咱們了——但咱們却連躺也不躺下——跑走了。

怎麼跑到了面前的農家呢，老實說罷，是一點也不知道。

只是跑到了一看——血從肩膀上在流下來——是負了傷了。

於是順着屋子的隱蔽處，一步一步蹣跚到自家的陣裏，忽然死了似的倒下了。

到現在也還記得的，醒過來時，是在聯隊地域中的輜重隊裡。

只是，急忙將手伸進口袋裏去一摸，錢是確乎

在着的，然而那野豬皮夾呢，却無踪無影。

咱們忘記在那里了麼，烏鴉累得我沒有藏好麼  
“還是衛生隊的小子掏去了呢？”

咱們雖然很流了些悲痛之淚，但一切都只好拉  
倒，其間身子也漸漸好起來了。

不過由人們的閑話，知道了在這輛重隊的拉布  
式庚少尉那里，住着一個標致的波蘭姑娘維多利亞

●迦葉彌羅夫那。

好罷。

大概是過了一星期之後罷。咱們得到了若耳治  
勳章。便掛上這物事，跑到拉布式庚少尉的宿舍去  
了。

一進屋子裏

「您好呀，少尉大人。您好呀，漂亮的波蘭姑  
娘維多利亞小姐。」

一看，兩個人都慌張了。

少尉站了起來，庇護着那姑娘，

『你，』他說。『你早先就在我的眼前轉來轉去，在窗下盪來盪去的罷。滾出去，這混帳東西，真是……』

咱們挺出胸脯子，傲然地這樣對付他。

『你雖然是軍官，但因為這不過是民事上的事，所以我也和別人一樣，有開口的權利的。還是請那個標致的波蘭姑娘，在兩人裏挑選一個罷。』

於是少尉突然喝罵咱們了。

『哼，這泰謨波夫的鄉下佬！說什麼廢話。咄，拿掉你這若耳治罷。我可要打了。』

『不，少尉大人，你的手雖然短，我却是曾在戰場上像烈火一般，流過血來的人呀。』

這麼說着，咱們就一直走到門邊，等候那女人——標致的波蘭姑娘說什麼話。

然而她却什麼也不說，躲到拉布式庚的背後去了。

咱們很發了悲痛的歎息，還的在地板上吐了一

口唾沫，就這樣地走出了。

剛出門，不是就聽到誰的脚步聲麼？

一看，是維多利亞，迦葉彌羅夫那在走來。編織的圍巾從肩頭滑下着。

那姑娘跑到咱們的旁邊，便使尖尖的指甲咬進手裏去，但自己却一句話也不能說。

似乎好容易過了一秒鐘的時候，忽然用標致的嘴唇在咱們的手上接吻，一面就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那札爾，伊立支，希皇布柳霍夫先生，我真要誠心認錯……請你原諒原諒罷，因為我就是這樣的女人呀。可是，運道是大家不一樣的。』

咱們倒在那裏，想說些話了……然而，那時候，突然記起了烏鴉在咱們上面飛翔的事……心裏想，嚇，媽的，便將自己的心按住了。

『不，標致的波蘭姑娘，你，無論如何，是無法原諒的。』



# 農 夫

俄國 A. 雅各武萊夫作



辛苦的行軍生活開頭了。在早晨，是什麼地方用早膳，什麼地方過夜，一點也不知道的。市街，人民，虛空，聯隊，中隊，叢莽，大小行李，橋梁，塵埃，寺院，射擊，大礮（依兵卒的說法，是太礮，）篝火，叫喚，血，劇烈的汗氣——這些一切，都雲一般變幻，壓着人的頭。也疑心是在做夢。

有時也挨餓。以為要挨餓罷，有時也吃得要滿出來。從小河裏直接喝水——小河——非常之好，簡直是眼淚似的發閃。身子一乏，任憑喝多少，也不覺得够。

互相開礮的事情是少有的。單是繼續着行軍。

一到晚上，兵卒因為疲勞了，就有些不高興。

——大家都去尋對手，發發自己的牢騷，

“奧太利的小子們，遇見了試試罷，咬他……”

但這也大抵因為行軍的疲勞而起的。

休息到早晨，便又有了元氣了。玩笑和哄笑又開頭——青銅色的臉上，只有牙齒像火一般閃爍。

“畢理契珂夫，喂，你，晚上做什麼夢了？”

就在周圍的人們，便全部——半中隊全部——

全部微笑着，去看畢理契珂夫。但那本人，却站在篝火旁邊，正做着事。從穿了沒有帶的綠色小衫，解着衣鈕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壯健的漢子。拿了人臂膊般粗細的樹枝來，喝一聲“一，二呀，三！，抵着膝蓋一折，便擲入火裏去。這人最以為快活的，就是燒篝火。

昨夜呵，兄弟，我呀，是夢到希哈努易去了

。就是帶着兒子，在自己的屋子裏走來走去……。

那小畜生偷眼看着我呀。那眼睛是藍得嚇人，險些要脫出來的——這究竟是什麼兆頭呢？”

畢理契珂夫暫時住了口，蹙着臉吹火去了——火花聚着飛起，柱子似的。

“那是，一定又要得勳章了。”有人愚弄似的說。

“唔，那樣的夢，有時也做的。但是，得到勳章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是討老婆……”

“阿嚏，阿嚏……要撇了現在的老婆，另討新的了麼？”

“不是呀。我自己也着了慌的。我說，我已經有老婆的。可是大家都說，不，你再討一個罷。一個老婆固然也好，但有兩個，是好到無比。這時我說了。我們是不能這麼辦的。我有一個老婆就盡够。因為是俄羅斯人，不是韃靼人呀……。這麼說着，硬不聽……他們也說着先前那些話，硬不聽。可是到底給逼住了。早上，醒過來，我呀，自己也好笑，心裏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但不久，中陰

的命令書來到了，是給畢理契珂夫勳記的。不過這些事由牠去罷。……無論什麼，好不有趣呵。”

兵卒們嘲笑他。但已經沒有疲勞，也沒有牢騷了。

於是集合喇叭響了起來。

——準備！

於是又是行軍。新的地土，再是道路，市街，大礮，塵埃，叫喚，射擊——疲勞。

然而——畢理契珂夫是不怕的。他這人就是頑健。總是很懇切，愛幫忙，一面走，一面納罕地看着四處的叢林，園圃，房屋，而且總將自己的高興的言語，拉得曼曼長。

“有趣，呀——”

並不是說給誰的，就是發了聲，長長地這麼說。

但是，忽而，又講起想到的事來，別人聽着沒有，是一向不管的。

“喂，兄弟，怪不怪？瞧呀，——寺院也同俄

國一樣；便是臉相，不也和我們一樣麼？只有講話，却像滿嘴含着粥或是什麼似的，不大能够懂。不過，那寺院呵——。這幾天，我獨自去看過了，都像我們那里一樣，畫着十字；聖像也一樣的；便是描在圓房頂上的薩拉罕神，也是白頭髮，大鬍子哩。

“開爾尼謨天使，也和我們那裡一樣的。這樣子了，大家却打仗……真奇怪呵！”

于是沈默了。用了灰色的，好事的眼，環顧着四近。忽然又像被撒上了鹽一樣，慢慢深思起來。

“有趣，呀……”

有一回，枝隊因為追趕那退却的敵人，整天的行軍。

敵人，依兵卒的用語來說，是“小子們”，似乎還在四近。他們燒過的篝火，還沒有燒完。道路的灰塵上，還分明看見帶釘的鞋子的印迹。有時還彷彿覺得有與太利兵所留下的東西的焦氣味和汗氣，從空中飄來。

“聽呀，聽呀，是小子們呀。”

到晚上，知道了“小子們”的駐處了。大約天一亮，就要開仗。

中隊和聯隊，便如堰中之水似的集合起來；開始作成戰線好像牆壁。

畢理契珂夫的中隊，分佈在一叢樹林的近旁，這林，是用夾着白的石柱子的木柵圍繞起來的。一面，有一所有着高棟的頗乾淨的小屋子——在這里，是中隊長自己占了位置。疲勞了的兵卒們，因為可以休息了，高興得活潑地來做事，到樹林裏拖了乾草和小樹枝來，發火是將木柵拗倒，生了火。但在並不很遠，似乎是樹林的那一面的處所，聽得有鎗聲。然而在慣透了的他們，却還比不上山林看守人的聽到蚊子叫。那樣的事，是誰也不放在心裏的。

畢理契珂夫正在用鍋子熬粥。

在漸漸昏暗下去的靜穆的空氣中，瀰漫着煙氣。從兵卒們前去採薪的樹林裏，清清楚楚地傳來折



斷小枝的聲音。

遠遠的樹林上，帶綠的落日餘紅的天際的顏色，已經燒盡，天空昏黯——色如青玉一般。在那上面，星星已經怯怯地閃起來了。兵卒們吃完晚餐，便從小屋裏，走出那聯隊裏綽號“鯉魚”的濃鬍子的曹長來。

“喂，有誰肯放哨去麼？”大家都愕然了。

——此刻不是休息時候麼？況且在這樣的行軍之後，還要去放哨！？不行呀。腳要斷哩。”

誰也不動，裝着苦臉。笑影一時消失了。但總得有一個人去，是大家都很明白的。

因為很明白，所以難當的寒噤打得皮膚冷。

曹長從這篝火走到那篝火邊。就將這句話，三翻四覆地問。

“有誰肯放哨去麼？”

“有了，叫畢理契珂夫去！”有誰低笑着，說。

畢理契珂夫？”曹長回問。“但是，畢理契珂夫

在那里呢？”

“叫畢理契珂夫，叫畢理契珂夫去！”兵卒們都曬了起來。因為尋到推上責任去的人了，個個高興着。

已經如此，是無論願否，總得去的。

“畢理契珂夫，在那里呀？”

“在這里呀。”

“你，去麼？”

“去呀……”

“好，那麼，趕快準備罷。”

不多久，一切都準備了。畢理契珂夫出了樹林；在平野中，從警戒線又前進了半俄里，於是漸漸沒在遠的昏黃中了。

右手，有一座現在已為昏暗所罩，看不見了的略高的丘。中隊長就命令他前去調查，看敵軍是否佔據着這處所的。

畢理契珂夫慢慢地前進了大約三百步，便伏在

柵旁的草中。柵邊有爛東西似的氣味。有舊篝火  
留遺的氣息。心臟突突地跳了起來——非鎮靜不可  
了。已經全然是夜——一切都包在漆黑的柔謔的毯  
子裏了。

樹林早已在後面。在樹林中。有被篝火和羣集  
所驚的，既不是貓頭鷹，也不是角鷹，連名字也不  
知道的夜鳥，不安地叫着。

左手的什麼地方，在遠處有鎗聲，那邊的天，  
是微見得帽子般的樣子上，帶一點紅色——起火罷  
。畢理契珂夫放開了鼻孔。有泥土和草的氣息——  
慣熟的氣息。和在故鄉希哈努易，出去守夜的時候  
，是一樣的。

在前面，遠的丘岡的那邊，浮着落日的臨終的  
餘光，四近是靜靜的，單是漆黑。“小子們，就在這  
些地方。也許還遠。或者一不湊巧，也會就在旁邊  
，和自己並排，像畢理契珂夫一樣的伏着，也說不  
定的。專等候和自己相遇，要來殺，裝着恨恨的臉

，躲在那裏，也說不定的。

“記着罷，如果遇見敵人，萬萬不要失手呵！”  
中隊長命令說。“一失手，不但你死，我們也要吃大虧的。”

尼啓孚爾，畢理契珂夫自己也知道，失手，是不行的，不是殺敵，便是被殺于敵的。

旁邊的什麼地方，有貓頭鷹在叫，黑暗似乎更濃重了。心臟跳得沉整整地，砰，砰，砰，

畢理契珂夫幾乎屏了呼吸，再往前走。木柵完了，此後是寬廣的路。路的那邊，堆着穀類，如牆壁一般。畢理契珂夫用指頭揉一揉穗子看。

“是小麥呵。”

但是，這時候，跨進一步去，田圃就如活的東西一樣，氣惱地嚷起來了。——“不要踏我！，忽然覺得害怕。也覺得對不起。因為比踐踏穀類的根更不好的事，是再沒有了的。

“跟着界牌走罷。”畢理契。夫就決計在左邊走。

中隊長曾囑咐他數步數。畢理契珂夫數是數的，但數到七十，就一混，是出了八十步呢，還是九十步呢，一點也不清楚了。一面數步數，一面偵敵人，分心到這邊來，自然也是萬萬辦不到的花樣，只好彎着身子，聳起耳朵向前走。並且尋出界牌來。道路忽然成了急坂，走進窪地了，界牌就在那窪地的盡頭。潮溼的空氣，從下面噴起，這裏的草，潤着露水，是溼的。

因為溼氣，還是別的原因呢，畢理契珂夫驟然顫抖起來了。脊梁上森森的發冷，牙齒打得格格地響。心臟是彷彿上面放了冰塊似的，停住了。畢理契珂夫在心裏，覺到了自己現在完全是一個人。在全世界，只一個人。在這星夜之下，在這昏暗之前，完全只是一個人。即使此刻被殺了，誰也不知道……

恐怖使他毛髮直豎了。

黑暗忽而變了沈悶的東西，似乎準備着向他撲

來，將他撕碎的敵人，就滿滿地充塞在這些處所。

畢理契珂夫驟然之間，就挫了銳氣。

他彷彿被從下面推翻，顛顛的坐在地面上。周圍很寂靜，黑暗毫不想動彈。樹林裏面，還有禽鳥在叫。遠處的天空中，已不見火災的微紅了。略一鎮靜，畢理契珂夫便豎起一膝。脫下帽子，側着耳朵聽。從不知道那里的遠處，聽到有鈍重的轟聲。

畢理契珂夫將耳朵緊貼在地面上。

這是向來的農夫的習慣。

夜裏一個人走路的時候，用耳朵貼着地面聽起來，說是凡有路上是否有人，是遠是近，並且連那數目，也可以知道的。

現在呢，地面是平穩地，鈍重地在作響。

他這樣地聽了許多時。於是彷彿覺得遠遠的什麼處所，散佈着呻吟聲，故意按捺下去似的呼吸的聲音。

鳴，鳴，鳴，……

畢理契珂夫發抖了，拚命緊靠着地面。

兵卒們說過，地面是每夜要哭的。

他從一直先前起，就想聽一聽地面的哭聲，但還沒有這機會。然而現在，如果靜靜地屏住呼吸，便分明聽到那奇怪的呻吟。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也許遠處正在放大砲罷……但他不能決定是這樣。他相信地面真在啼哭了。況且地面也怎能不哭呢？每打一回仗，基督的僕人不是總要死幾千麼？地面——是一切人類的生身母親……自然覺得大家可憐相……

嗚，嗚，嗚，……

“噫，哭着呀。”

畢理契珂夫直起上身來。

“母親在哭哩。地面在哭哩。”

他感動了，親熱地向暗中看進去。有母親在，大有地在，自己並非只是一個人。這又怕什麼呢？有愛憐自己者在，有自己的生身母親在，有大地

在。

他即刻勇壯起來。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如希哈努易一樣親熱的東西，無論是地面，是草氣息，是天空的星星。

心臟跳得很利害，使畢理契珂夫想要用手來按住牠。觸着灰色的外套，觸着釦子，觸着那得利以後，從未離身的小小的若耳治勳章。

但是。輾轉之間，這也平靜了。於是在黑昏中，浮出中隊長的臉來。

“要檢查那丘岡上可有敵人的呵。”

黑暗便又成了包藏敵意的東西。尼歇孚爾又覺得自己是一個人，沒有一些幫助。他忍住呼吸，縮了身子，並且將中隊長的命令放在心上，再往前走。恐怖又一點一點來動他的心。他兩手捏着鎗，沿着界牌，走下窪地去，是想從這裡，暗暗走近丘邊去的。他現在分明知道，友在那里，敵在那里了。周圍的幽靜，也可怕起來了。靜到連心跳也可以



聽到。靴子作響，野草氣惱地響。爲了疲勞和緊張，眼睛裏時時有黃金色的火星飛起。

忽而聽到異樣聲音。好像在那里的遠地裏，轉動着機器一般的聲音。那聲音，每隔了一定的時光。規則整然的一作一輟。是什麼曾經聽得慣熟了的那樣的聲音。在尼啓孚爾，是極其親熱的聲響，只是猜不出是什麼，他便一面側着耳朵，一面向前走。聲音逐漸清楚起來了。似乎就從這丘的斜坡上的草裏面發出來的。

“是什麼呢？”畢理契珂夫十分留心地側着耳朵想。

平常是一定知道的聲音——但是，竟不知道究竟是什麼！

于是他忽而出驚就在那里蹲下了。

“呵呵，國誰在打射呵！”

全身騷擾起來，

“逃罷！”

然而，好容易又站住了。好像周身澆了冷水。他緊張着全身，側着耳朵，是的，的確是有誰在打鼾。健康的鼾聲，真正老牌的農夫的鼾聲，畢理契珂夫野獸似的將全身緊張着起來，爬近打鼾的處所去。進一步，又停一回，上兩步，又住一次，一面爬，一面抖。他準備着無論什麼時候都能够開鎗，以鎗用鎗刀打擊。兩隻手像鐵鉗一樣，緊緊地捏着鎗。

黑暗中微微有一些白。就從這裡，發出粗大的，喇叭似的鼾聲來。是睡得熟透的人的，舒服的，引得連這邊也想睡得覺的鼾聲。

畢理契珂夫又放了心。他一直接近那睡着的人的旁邊去。

是這小子。是這小子。這小子就是了。撤開了兩條臂膊，仰着，歪了頭。但是，究竟是什麼人呢？也許是俄國兵呀。畢理契珂夫的鼻子，嗅到了不慣的氣味。

“是奧太利珂。我們，是沒有那樣的氣味的。”

他蹲在那里，開始向各處摸索。

旁邊拋着鎗枝和革製的背囊。

鎗上是上着鎗刺——開了刀的傢伙——的。在  
夜眼裏，也閃得可以看見。畢理契珂夫拖過鎗枝來  
。這麼一來，就是敵人已經解除武裝了。

“哼，好睡呀。有趣呵……”畢理契珂夫想着，  
，凝視那睡着的人。

是一個壯健的奧太利兵。生着大鼻子。嘴大開  
詩，喉嚨裏是簡直好像在跑馬車。這打鼾中，就蘊  
蓄着一種使畢理契珂夫憐愛到微笑起來，發生了非  
常的同情的聲響。

“乏了呀。也還是，一樣的事情。”

他決不定怎麼辦纔好，便暫時坐在睡着的人的  
身旁，忍住呼吸，聳着耳朵聽，除遠遠的鎗聲之外  
，沒有一點聲音。

他於是慢慢地背了背囊，右手拿了奧太利兵的

鎗，左手捏着自己的鎗，很小心的，退回舊來的路上，走掉了。自己十分滿足，狡猾地微笑着——但敵人還是在打鼾。

當站在中隊長的面前時，尼啟半爾幾乎已經不知道自己有了腳沒有了。嚇！也許又要得一個勳章哩。因為奪了奧太利的步鎗的軍器來實在也並不很容易呀……

但是，在中隊長的面前笑，是不行的，於是緊緊地閉了嘴，一直線幾乎要到耳朵邊。臉上呢，却像彌戒日的煎餅一般發亮。。

“查過了麼？”

“唔，查了，隊長，查過了。隊長說的那丘上呵……”

“唔？”

“那丘上呵，是有奧太利的小子們的。”

他的臉，是狡猾地在發亮。他挨次講述，怎樣地自己偷偷的走過去，貓頭鷹怎樣地叫，在什麼地

方遇見了敵人。

“將鎗和背囊收來了。”

中隊長取起鎗枝來，周身看了一遍。收拾得很好，還裝着子彈。

“噲，辦得好。背囊裏面，查了沒有？”

“不。還沒有看呀。”

打開背囊來看。裝着小衫褲，食料，還有小小的書。

“唔——”中隊長拉長了聲音說。

“但是將那奧太利兵，竟不能活捉了來麼？”

“那是，到底。近旁就有聲音呀。雖然悉悉索索，可是聽得出的。要是打醒了拖他來呢，雜種，就要叫喊……”

“那倒也是，好，辦得不錯。”

“辦妥了公事，多麼高興呵，隊長。”

“但是，那小子怎麼了？”

“唔？”

“又，唔，什麼呢？”軍官皺了眉。“我問的是，將那小子，那敵人，怎樣處置了。”

“將鎗和背囊收來了。”

“那我知道。我說，是將那敵人怎樣辦了？”

“那小子是還在那地方呵。”

“還在那地方，是知道的。問的是，你怎樣地結果了那小子。”

畢理契珂夫圓睜了吃驚的眼睛，凝視着軍官的臉。他是微麻的頑健的漢子。而浮在臉上的幸福的光輝，是忽然淡下去了。微微地張着嘴。

“你，將他結果了的罷。”

“不。”

“什麼？竟沒有下手麼！？”

“因為他睡着呀，隊長。”

“睡着，就怎樣呢，蠢才！”

軍官從椅子站起，大聲叱喝了。“你應該死掉他的。看得不能捉，就應該即刻殺掉的。那小子究竟是

你的什麼？是親兄弟？還是你的老子麼？”

“不，那並不是。”

“那麼，是什麼呢？敵人不是？”

“是呀。”

“那麼，爲什麼不將那小子結果的？”

“所以我說過了的……那小子是睡着的，隊長。”

軍官顯出恨恨的暗的眼色。凝視着尼啓孚爾的臉。

“這樣的木頭人，沒有見過……。唔？我將你交給軍法會議去。”

軍官從桌子上取了紙張，暫時拿在手裏，但又將這拋掉了。他滿臉通紅。“隊長還沒有懂——倘不解釋解釋……”畢理契珂夫想。

“隊長，奧大利的小子，是睡着的。打着鼾。一定是睡了。如果沒有睡着，那一定不是活捉，是殺掉。但是，那小子睡着，還打着鼾。好大的睡。只要想想自己，就明白。我們乏極了，不知道有腳沒

的時候，一伙的小子們在營盤裏，也是這麼說的。

尼啓希加，不要打鼾哪。”

軍官牢牢地注視着畢理契珂夫的臉。看眼睛，便知其人的。

操典上也這樣地寫着

灰色眼球的壯士什麼事也能做成似的臉相，在胸膛上，是閃着若耳治勳章。

忽然之間，軍官的唇上浮出微笑來。並不想笑，但自然而然地笑起來了。

“唉唉，你是怎樣的一個獸子呢！蠢才！你也算是兵麼？你是鄉下人罷了。好了，去罷？”

畢理契珂夫就向右轉，滿心不平的走到外面去。一出小屋，便是一向的老脾氣，不定向誰，只是大聲的說。

“因為那小子是睡着呀。大半就爲此呀。是睡着，還在打鼾的……”



## 譯者附記

這一篇，是從日文的“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裏岡澤秀虎的譯本重譯的，並非全卷之中，這算最好，不過因為一是篇幅較短，譯起來不費許多時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國所謂“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樣的作品。

這所敘的是歐洲大戰時事，但發表大約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了。原譯者另外寫有一段簡明的解釋，現在也都譯在這下面——

“雅各武萊夫 (Alexandr Yakovlev) 是在蘇維埃文壇上，被補為‘同路人’的羣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則譯在這裏的‘農夫’，親得比什麼都明白。

“從畢業於彼得堡大學這一端說，他是智識分子，但他的本質，却純是農民底，宗教底。他是稟有天分的誠實的作家。他的藝術的基調，是博愛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農民，和畢力涅克作品中的農民

的區別之處，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會崇拜。他認農民爲人類正義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爲惟有農民，是真將全世界聯結於友愛的精神的。將這見解，加以具體化者，是‘農夫’。這裏敘述着，人類的良心，的勝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還有中篇‘十月’，是顯示着較前進的觀念形態的。

日本的“世界社會主義文學叢書”第四篇，便是這“十月”，曾經翻了一觀，所寫的游移和後悔，沒有一個澈底的革命者在內，用中國現在時行的批評式眼睛來看，還是不對的。至於這一篇“農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沒有革命氣，而且還帶着十足的宗教氣，託爾斯泰氣，連用我那種“落伍”眼看上去也很以蘇維埃政權之下，竟還會容留這樣的作者爲奇。但我們由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領悟蘇聯所以要排斥人道主義之故，因爲如此厚道，是無論在革命，在反革命，總要失敗無疑，別人並不如此厚道肯，當你熟睡時，就不奉贈一鎗刺。所以“非人道主義”

的高唱起來，正是必然之勢。但這“非人道主義”，是也如大砲一樣，大家都會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學”的創造社和“遵命文學”的新月社，都命“淺薄的人道主義”進攻，即明明白白證明着這事的真實。再想一想，是頗有趣味的。

A. Lunacharsky 說過大略如此的話：你們要做革命文學，須先在革命的血管裏流兩年；但也有例外，如“綏拉比翁的兄弟們”，就雖然流過了，却仍然顯着白癡的微笑。這“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是十月革命後莫斯科的文學者團體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試看他所寫的畢理契珂夫，善良，簡單，堅執，厚重，蠢笨，然而誠實像一匹象，或一個熊，令人生氣，而無可奈何。確也無怪 Lunacharsky 要看得頂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這一類，也只要克服者一樣誠實，也如象，也如熊，這就夠了。倘只滿口“戰略”“戰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猾，那却不行，因為文藝究竟不同政治，小致純

手腕是無用的。

曾經有旁觀者，說郁達夫喜歡在譯文尾巴上罵人，我這回似乎也犯了這病，又開罪於“革革命文學”家了。但不要誤解，中國並無要什麼“銳利化”的什麼家，報章上有種種啟事為證，還有律師保鏢，大家都是“忠實同志”，研究“新文藝”的。乖哉乖哉，下半一律“遵命文學”了，而中國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魯迅之“老而不死”云。

十月二十七日寫訖。

# 青湖記遊

(遺稿)

俄國 尼古拉·確木努易作



十二點鐘後，從無涯的地平線的廣闊的路，在運貨馬車上顛簸着，我們到了青湖的溪谷了。是豐麗的溪谷。半俄里（譯者註：一俄里約三千五百尺）廣，一俄里長的這谷，三面爲屹立的巖石所包圍，蓋以鮮豔奪目的花卉的斑斕的天鵝絨，看去好像深坑的底。這天鵝絨上，展開着多年的蓑衣樹，成着如畫的島嶼，斑條杜鵑開得正盛，在全溪谷裏放着芳香。那香氣，夾在硫黃的氣味中，使湖水的周圍很氣悶。

我們震驚于造化的豐饒之美，立着在看得入迷

。左——是聳立的石壁，白到恰如昨天纔刷上白堊的一般。——大得出奇，生在那頂上的大樹，好像是誰布置在巖頭的窗戶。正面——是成着三層的露臺，爲種種植物所遮蔽，下接谷間。巴爾凱爾的峽谷環在右隅，從那裏迸出秋烏列克川來，滔滔作響。渾濁的奔流殺到巖間，從谷的右側扛起磐石，激流搬着巨石，到處轟轟然彷彿鐵路火車。俯臨秋烏列克川上的危巖，蔽以草莽，葱葱龍龍宛如爲藤蘿所纏繞。在巨巖上，則覆蓋山巔的雪，溶化而成小川，銀的飄帶一般糾纏的。

我們默然站着，在眺望這些環抱我們的巖石的羣山。但是，沒有地平線，却令人不高興。

“湖水在那里呀？”有誰在問引路人那德。他是我們旅行過的那烈契克的凱巴達爾人。

“進口是那邊！”那德說。並且激烈地動着手，指點那遮住了湖的風景的蓑衣樹叢。

我們環行過叢樹去一看，失望了。湖水並不是



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的東西。那僅是三十賽旬（譯者注：一賽旬約七尺）的四方的池，滿着水晶似的透明的水。水很清澈，被暴風吹倒的蓑衣樹的大樹，根還牢牢地釘在石岸上，但連那樹梢的最後的一枝，在水裏也看得很分明。

“那怎麼是青的呢？這是遭了騙了！……”

“拋下白的東西去——就明白罷！”被侮辱了似的，那德說。

有誰從提籃裏取出熟雞蛋來，將這拋在湖的約略中央了。睡着的水面，便一抖而生波紋。雞蛋消失在微波之下了。我們哄然大笑，點頭默腦，恰如漁人的癡視浮子一般，定睛看着湖的微波上。

“阿，阿！看那邊呀！”那德發瘋似的叫喊，指着靜了的水面。我們專心致志，注視水中。

“阿！阿呀，雞子——青了呀！”女人們看着滾滾地流向我們腳邊來的全然青玉一般的雞蛋，狂喜得大叫。整一分鐘，是歡喜和感歎和狂呼，但雞蛋

也就在我們的岸下消失了。

“確是深的！”有誰這樣說。“喂，再來一個罷！”

雞蛋又飛進湖中去了。聰明的那德便蓋上提籃，將這挾在腋下。

“湏瀟吃什麼呀？”他說，不以爲然似的搖搖頭。

我們是孩子一般愉快。我們大佩服那德的聰明，不再拋雞蛋了，將這改爲石子。

“呀，呀！看那，那邊。夜了！”那德忽然狂叫起來，指着山頂。

我們反顧，要用眼在巖頭看出夜來。但那裏並沒有夜。……在雪嶺上，燃着落日的紅蓮的光輝，顯着一切珍珠色的遷色在晃耀。這閃閃地顫動，消溶，彷彿再過一分鐘，就要使花卉盛開的山谷，噴出紅蓮的川流來。

我們感歎了。然而那德却倉皇地叫喊——

“客人們！是夜呵！用短刀砍蕤衣樹去——燒起火來呀！立刻就是夜呵！……”

他左往右來地在爲難。他的紅臉上現出恐怖來，對於我們的無關心，則顯示了憤懣。

到底，我們也懂得了怕夜近來的那德的心情，開手去搜集取暖的材料。那德在蕤衣樹枝密處之下選定了位置，在柴薪上點起火來。

戴雪的嶺，是褪色了，青蒼了。就從那里吹送過寒氣來。黃昏漸見其濃，夜如幻燈似的已經來到。旅客們圍住柴火，準備着茶和食物。我在那德的指揮之下，用小刀砍下帶着大葉的小枝條來，做了氈鋪。

夜使我們愈加接近柴火去。女人們來通知，一切都已完全整備了，我們便坐下，去用晚餐。那德是摩哈默德的忠僕，不違背“可蘭經”的。——他不喝酒，不喫火腿，只喝茶，喫小羊的香腸。

夜將我們圍在穿不道的四面的巖壁裏了。從那

靜寂之中，傳來了奇祕的低語和聲響。

只有深藍色的天鵝絨的太空，雕着大的星點，蓋在我們上面。夜就如躺在圍繞着我們四面的大象的背上似的……。糞衣樹的綠葉，在柴薪的醱中戰慄，見得灰色。我們近旁的馬得到飼養，——他們噓噓的嘶着，嚼食多汁的草，索索有聲。夜鳥在我們的頭上飛翔，因柴煙而回轉，叫了一聲，便沒入糞樹裏去了。奇祕的低語聲，醞釀，而且創造了喘不出氣來似氣分。我你緊靠了柴薪這面，竭力要看不看暗的，圍繞我們的深淵。忽然，有什麼沙沙的發聲，格格地，拍拍地響，發了砲似的，轟為落在烏列克川裏，山峽都大聲響應了。我們發着抖，默然四顧。

“地崩呀！”那德坦然地說明。“是山崩了呀！”

秋鳥列克川不作聲了。那好像是在沉思，要去慰問不時的災難。

黑暗，篝火，不分明的低語聲，逼我們想起各

樣可怕的故事來。那是其中充滿着死人，強盜，妖人和凶神之類的。而且這故事愈可怕，我們便愈挨近火的旁邊，想不去看背後——漆黑的，墨汁似的夜的深淵……。

“這里有野獸麼，那德？”

“猴子，熊，野牛是到秋烏列克川來喝水的……”

”

於是的一切都寂然了。

那德蓋着外套，向我們道了晚安。

“你，聽見麼？有誰走來了呀……”

大家都轉臉向那一面去。從那一面，聽到了一種什麼腳步聲和不分明的喃喃聲。大家都提防着。

“唉，嘩，嘩！”在暗中哼着，好像有什麼東西用三隻腳走近我們這邊來了。

“那德！那德！起來一下！”

然而那德却彷彿一切都已辦妥了似，早已昏昏入睡了。

我們終於將他搖醒，告訴了我們的恐怖。將那三隻腳的東西近來了的事……。

那德却不過吐了一口唾沫。

“那是浴皮（山裏的侯爵）呵。是愛喝酒的老爵爺，在這裡養羊的。”

我們不相信那德說侯爵——浴皮自己會在養羊的話。

步聲近來了。在黑暗中，先顯出灰色的鬍子來，接着是一個帶皮帽的高大身材的老人模樣出現。侯爺帶着跛腳，拄着粗粗的拐杖，走近柴火旁邊來。

“好東西，好東西，康健哪！客人。”侯爵說。

我們回答了他的歡迎，請他坐在一起。

侯爵脫了帽子，坐下了。

“來遊玩的罷，客人？他並不一定問誰地，問。

“是的，我們是來看看湖水，秋烏列克川，山

，巴爾凱爾路的。”

“哼！”老人在唇齒間說，用了黑的，透視似的眼，狂妄地注視我們。我們也注視侯爺，他的用通紅的鬍子裝飾起來的鷹嘴鼻，以及尖尖的指甲。但是，竟想不出從什麼地方說起，來談天。

“你脚疼麼？滔皮。”一個醫生說。

“給你們的兵打壞的！”山裏侯爺回答了，但他的臉上，閃過了憤怒的影子。

“滔皮，吃點東西，怎樣？醫生親切地改了話，說。侯爺點一點頭，表示允諾的意思。酒是將瓶子，茶杯，和香腸這些，給了他。山裏侯爺便排着兩個杯子，和食物一同喝起來，只是咳嗽。

他的眼睛有些亮汪汪了。不知怎地，好像忽然沒了力氣似的。

“晚安，客人！”他說着，攤開了外套。

我們也在樹枝上準備就寢。一面聽着谷川的響亮的音響，用睡眼仰望着黑暗的天空。覺得天空像

是彎曲了掛在巨巖的            面，天花板似的，用  
那兩頭攔在巖上……。

——完——



# 捕 獅

法 蘭 西 腓 立 普 作



何苦要緊，我們的留襄 ● 吉爾穆竟要住在邊鄙的蒙廬什的深處了呢？即使是怎樣寬綏的他，自己每夜要在臘丁路的咖啡店裏坐夜到一點鐘之類的事，不也可以想到麼？那自然，用馬車送到自己的家裏，本來也並非辦不到的事，但轉側一想，車錢的兩法郎，實在是爽口的麥酒四十杯的價值呀。

不止一回，在行人絕迹的街道上，在意料之外的時候，突然有人從背後來，追上了留襄走過去了。那是什麼人呢？留襄大吃一驚之後，纔知道從他的背後來，一言不發，走上去了的行人並不是惡黨

。唉唉，巴黎的一個好市民，總算又免於被謀害了。

但是，雖然如此，對於侵襲我們的犯罪的大軍，誰是能夠戰鬥到最後的啊，凶日終於來到了。這正是『培爾福的獅子』的祭典的時候。實在，品行方正，是什麼用也沒有的。這一夜，留襄是破例的夜半十一點便上歸途。平常總要到一點，但那天獨自趕早回去了。他剛剛彎進阿爾來安的廢路，在可以走到他家裏去的無數小路的最初的一條上，走不到幾步，便發生了這可怕的遭逢。

一匹很大的黃色的狗，跑近留襄來，嗅過他的氣味，於是『向左轉開步走』，用全速力飛跑，將形影沒在黑夜裏了。最近，強盜們已經利用了狗的風傳，留襄是聽到過的。這實在是巧妙的辦法。他們只要在什麼地方悠悠然吸烟，其時狗子便替主人巡視着四近。狗是本能底地，知道辨別乞丐的。所以要教導狗子，使牠從許多過客裏面，辨別出似乎

帶着錢的人來，也並不是很費時光的事。那狗嗅了獲物的氣味之後，便又跑回強盜那裡，領了他們來。留襄彷彿覺得曾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樣的話。

他這時回到阿爾來安大路來，那就好。因為那里也有巡警，也有過往的行人。於是繞一下，從別的路回家去，那就好了。然而在我們人類裏，是有愚蠢的自尊心的。比起怕危險來，還是怕失體統的心這一面強。我們是一直到死，不失赤子之心的。是患着死症的人們，以為從來在誰那里都沒有出現過的奇蹟，却要出現於自己身上的世間。

留襄向左一轉，那地方站着三個男人。果然，強盜們是三個一黨的。他們穿膠鞋底鞋，戴便帽，身穿藍色的工作服。三個人，個個都如『哀史』的插畫上的惡人一樣，捏着大棍子。這時狗已不在他們旁邊了。大約因為狗要叫，反而妨害做事，所以攻擊之際，便特地不用似的。這時候，狗該是在尋覓那收拾了留襄之後，可以襲取的新方面的獲物。

罷。

留襄呢，這時候，就如我們大約誰都這樣的一般行動。他裝作沒有看見三個惡漢模樣，想走過去了，然而惡漢們却不待他走，便自走近來。阿阿，都完了！留襄的耳朵，聽到說，

——請等一等。

他毫無等一等的意思。然而強盜會追上他，留襄也知道的。他將忽然爲三個大漢所包圍罷。他想像着非常可怕的事，待到聽了一句，這纔有些放心了。

——你沒有遇見獅子麼。

留襄沒有法，只得停下來。獅子？那個獅子？講起獅子來了呀。他大模大樣地回答道，

——你們在說什麼呢？

留襄的這話裏，實在是有效力的。三個男人們只得說明白。阿阿，留襄聽到的是什麼呢？三個人并不是留襄所想像的那樣的惡人。一個是來赴『培

爾廬獅子像」祝典的猛獸羣的主人，一個是馴獸者，一個是猛獸的侍人。他們養着一頭獅子。因為看管人的大意，沒有關攔門，獅子便逃跑了。三個人似乎也都嗅着驚。

留襄也沒有法，便講了那黃色的大狗的事。他說，那動物嗅了他的氣味之後，就跑掉了。三個人異口同音的叫道，

——一定是「那傢伙」。「那傢伙」怕着了。

三個人熱心傾聽了留襄所說，那動物逃去的方向之後，似乎就要追上去。但留襄現在却碰了險道了。到他家裏，路還很不少。他的路上，委實是危險之極的。就在先前，他已經拾了一條命，實在是天惠。獅子沒有咬了他，這是無比的運氣。他如果又遇見獅子，怎麼辦纔好呢？他問道，

——你們的獅子不咬人麼？

走在一夥的兩人之前的一個，只聽得留襄的這話的聲音，却不懂得意思，於是問道，

——說什麼？

——是在問呀：獅子可會咬人？一個回答說。

三個人都失聲大笑了，並且用了開玩笑似的調子道，

——如果害怕，那就只好和我們一同走了。因為獅子和我們熟，只要我們在，是決不會鬧什麼亂子的。

似乎還是依了這忠告，要算最簡單。於是開手捕獅了。四個人在一起，向着獅子的去向前行。他們運氣好。就在左近一條路的深處，遠看也知道，發見了載在四條腿上的黑塊，向他們這面走來了。

一個男人說，

——一看見我們，「那傢伙」一定要逃的，還是躲在這門影子裏罷。

別一個却想出了更好的計策，

誰一個和我一同來罷。從小路繞過去，到這大路的那頭，去攻「那傢伙」的背後去。只留兩個在



這裡，守着獅子的前面。

立刻決定了施行計策。獵人分成兩班。於是獅子便被夾攻了。實在是惴惴的數分鐘。兩旁的門都關着，是不愁獅子橫衝的。獅子無論前進，無論後退，都遇到了獵人。牠或是挨着牆，或是鑽着入縫，還想迷出去。但每一回，一個男人便發出打嚏一般的聲音，叫道：

——嗆啞！

獅子害怕，就退走，牠無處存身了。無論向那裏，這『嗆啞』的聲音便侵襲牠。

兩班獵人漸漸的逼緊。猛獸完全受了包圍。馴獸者將鬚毛抓住了。留襄也大放心，要趁這圍獵未完之前，便也叫了一聲『嗆啞！』來試試。但馴獸者生氣了，

——獅子不要駭得鬧起來的麼！

最煩難的，是將獅子帶到安籠的地方去。獅子十分不聽話。幸而獅子的侍者想出一條妙計來。當

覺得獅子逃走了的時候，侍者是正在吃麵包和小牛肉的。他將這些塞在衣袋裏，便跑來了。他說道，

——且慢，我給牠看着食物，在前面走。那麼，就會跟來的罷。

馴獸者爲注意起見，還說，

——給看牛肉是不行的呵——這獅子是極厭惡肉類的！

侍者策略居然奏了功。人們的擾弄獅子，就如擾弄發脾氣的驢子一樣。一個人拿着麵包，走在前頭，獅子大踏步跟着走。獅子是想吃，便走了。獅子還走得太快。要牠走得慢一點，還要從背後拉住了鬃毛。

獅子的回家，很簡單地完結了。巡警是一回也沒有遇見。倘遇見，巡警也大吃一驚了罷！大家含着笑，到了動物安置場的入口。四人都走進去。亞非利加產的山狗和白熊都睡着。獅子籠的門是開着。侍者將麪包摔進籠裏去。獅子便以驚人的威勢，

撲向麪包去了。擺在偉大的瓜間，在將吃之前，發出可怕的聲音來怒吼。

最費事的是守犬。牠不認識留裏，便猛烈地叫了起來不肯歇。幸而狗是鎖住的。男人們中的一個說道，

——逃出的不是「這傢伙」是運氣的。如果逃出的是「這傢伙」，那是一定咬了人了的。

譯者附註

查理路易·腓利普(Charles-Louis Philippe 1874—1909)是一個木鞋匠的兒子，好容易受了一點教育，做到巴黎市廳的一個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學生活，不過十三年。

他要讀尼采，託爾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牆上，寫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許多苦腦者，是因為有能堪許多苦腦的力量。」

但又自己加以說明云：

「這話其實是不確的，雖然知道不確，却是大可作為安慰的話。」

即此一端，說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捕獅從日本稻口大學的腓立普短篇集裏譯出的。



# 食人人種的話

法國 查理路易·腓立普作



這話，是食人人種的話。關於吃人的人，一向就寫得很不少了，但我相信，這些記錄和故事，都未必怎樣確實。果然，最近我所實現了的中部亞非利加內地的旅行，竟教給了我別人所說的閑話之類，是決不可信的。無論怎樣的敗德的人的心底裏，也總剩着一點神聖之處。爲要竭力表明這事實，所以我在這故事裏，就專着重于人類的本性，勉力隱去了和事實相連的地方色彩，用我自己所得的材料，將食人黑種的生活的一面，照樣敘出來。

稱爲“謨泰拉司”的一個黑人部落，所以爲成好

戰的部落的理由，並不因為這部落的喜歡戰爭；這不過是不喜歡勞動的結果。要去戰鬥，原也須費去許多勞力和勇氣的，然而當戰爭時，發大叫喊，跳過溝渠，砰砰的放鎗，凡這些事，雖在本不喜歡戰鬥的人們，也覺得好像在玩一種什麼戶外運動，以運動而論，自然也未免有多少過激之處，但倘若看作一種手段，藉此來達體育保健等類體面的目的的，那就當然成為應該的事了。

在謨泰拉司部落中，一定也有奸細的，因為最近他們向隣接的部落去遠征之際，他們不過發見了住民逃走之後的空部落。那是一定有誰去通知了他們的來襲，所以敵人便逃跑了。黑人是決不加害於自己們的一夥的。這個謨泰拉司的勇士們，也沒有在敵人的村子上放火。而他們向故鄉凱旋的時候，只將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作為俘虜，合計帶了兩個人。這在他們，也并非有什麼另外的惡意，不過要表示他們所化費的時光之正當的理由。



謨泰拉司的勇士們當凱旋之際，從木部落的女人和老人們受了非常的薄待。無論那里的老人，是都像法國的千八百四十八年的共和黨的。他們看着我們造成的共和國，顯着幾乎要說“現在的人們是做不出一件滿足的事了呀”的臉相。至于女人呢，她們是，無論在什麼時代，總向男人這樣說，

——你還是在家裏看看孩子的好，因為你的事情，我能更好的給你辦的。”

他們還被嘲罵為敗北者，因為他們尋不出可戰的對手，所以也沒有背了戰勝來。勇士們對於這辱罵，恰如對於不名譽似的，辯解了一場。他們這時候記起了一件事。就是在白人渡來以前，他們曾經吃過敵人的肉。他們以為提起這傳統來，一定能博父老的歡心的；況且講到吃，也該可以給貪嘴的婦女們的感情高興。他們自己，原也並非樂于做食人種的，然而事出于不得不然。

他們的回答，是這樣說，

——我們雖然只捉了兩個俘虜來，但這是爲了將兩個都吃掉的。”

看起來，俘虜來的女人是出色的女人。她二十歲。她是胖胖的。她的肉色，是帶紫的黑色，腰的周圍尤其肥。她爲大家所中意了。人們說，

——是的，她該是很好吃的。”

然而，那孩子呢（她不過上了七歲），就是骨頭粗，手脚却又小又細。因爲先前的食料太不好了罷。恰如專吃不消化東西的人們的肚子一樣，她的肚子鼓起着。僅有的一點肉，也很寬鬆，不堅緊。

多數的人們嚷起來，

——這樣的孩子，那裏有可吃的地方呢！”

謨泰拉司的勇士們，決不是殘忍的人們，他們還在專心避開紛爭的，所以用了調停的口氣回答，

——沒有法子，留着罷。好好的養起來，會肥也難說。”

他們對於決計吃掉的孩子的母親，他們也決不

蠻來的。不用屠牛者，却使一個巫女來殺。這巫女，同時也是一位神官。他們決不將這俘虜的女子，來做野蠻的本能的犧牲，是用她來報復愛秩序和正義而強有力的諸神的。所以吃這受難者的肉的祝祭，特地不在平常日子舉行，却選定了宗教上的祭日。

黑人是信仰很深的人。沒有一個遲到的。祝日的早晨，便聚集在村的廣場上的麵包樹蔭下，老幼男女，和酋長的家眷一起，等候時間的到來。

規定的時間一到，執事人便分送了各人的份兒。

大家吃了。

然而這祝典，却沒有大家所高興地豫料着那樣的快活。

雖是會衆中最殘酷的人們，一聽到那做了犧牲的女子的遺體的女孩的哭喊聲，也不禁有一些不舒服。好好的祭日，給一個不倣美的女小孩弄糟了。

憤怒的私語，從各處發出，

——那賤種，也得放了血纔好！”

然而許多女人們，和嘗過了人生的苦辛的經驗的幾個男人們，却回答道，

——不要說那樣的話，那娃兒，就給這樣靜靜地放着罷。”

大家都被這女孩子分了心。慣于撫慰小兒的母親們，從自己的碟子裏挾出煮透了的美味似的肉片來，送給那孩子，一面說，

——瞧這個哪。很好吃的，來，好孩子，吃罷。”

可憐的孩子却誰的話都不聽。她將小小的自己的指頭插在眼睛裏，只是哭，彷彿她要取出更多的眼淚，撒在四方上下似的。當啜泣中，她間或叫喊。她說，

——要母親呀！給我母親！”

——對你說過，你的母親是死掉了的，好不懂事的孩子呀。”女人們回答說。

因爲太不聽話了，誰都生氣，想訓斥她一通。無論怎麼說，她總不吃。大家惱怒起來。將一聲不響的別的小孩給她看，

——看那個男孩罷，他不哭，在和大家一同吃哩。你也莫哭了，來吃呀，呵，吃起來有那麼好味兒呢。”

但這說諭也無益，那愚蠢的女孩只說着

——要母親呀！還我母親來呀！哭得不肯歇。

一個男人來搖着女孩的肩膀，指教道，

——喂，不要和肚子鬧脾氣，吃罷，吃罷。”

就是這樣，從宴會的開頭到煞尾，她總是哭。因爲她發了非常的大聲，到後來，竟至於大家的耳朵也痛起來了。但是雖然如此，看她哭着專慕母親到這樣，便是平日不很喜歡孤寂的人們的人們，也不禁漸漸發生感動。母親們告訴自己的孩子，說那是很好的女孩。誠然，在這女孩的悲痛裏，是有着很美的一面的。

——看那女孩罷，不哭着麼。那是因為她的母親，遭了不幸的事呵。”

向着不孝順的孩子，便是

——即使我死掉了，你也不見得那麼哭罷。”

有些人流着淚哭了，那從小便是孤兒的男女。和經了不幸的少年時代的人們。他們說，

——我很懂得那孩子的悲痛。真的，在那孩子，這世上已經沒有一個肉親了，當那麼幼小時候，當然，那是悽慘的。”

其中竟還有了向部落的勇士們說出不平來的人們。

——你們為什麼不就將這可憐的兩個人，留在她們的故鄉的呢！”

多話的女人們即刻說，

——瘋話呵！即使我們遭了殺掉的那個女人似的殃，你們是也為不要緊的哩。”

勇士們知道對於他們的詰責是重要的，竭力辯

解道，

——這不是我們的罪過呀。今天的祝祭，是因為我們從遠征回來時，大家都是很高興的樣子，實在也不能不開這樣的罪過的筵宴了。原來是想討大家的歡喜的，但到現在，便是我們，也像你們一樣的在後悔。”

的確，這筵宴，是淒涼的筵宴。一個孩子的眼淚，就够在國民全體的心裏，喚起道德之念來。會長站起身，說，

——不要爲這女孩哭泣了罷，因爲我感于她的誠心。要收她爲義女了。可憐，死了的母親，是已經遲了，一點法子也沒有！只有因爲她的死，弄出來的這悲哀的事，但願作爲我們的規誡。我們永遠不要忘却，人肉的筵宴是悲哀的而不給一點高興的事罷，”

會衆都垂了頭，而在心底裏，是各在責備自己竟犯了那麼可恥的口腹的罪過。

譯者附記：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 Philippe 187-99)是一個木鞋匠的兒子，好容易受了一點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廳的一個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學生活，不過十三四年。

他愛讀尼采，託爾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牆上，寫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許多苦腦者，是因為有能堪許多苦腦的力量。”

但又自己加以說明云：

“這話其實是不確的，雖然知道不確，却是大可作為安慰的語。

即此一端，說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這一篇是從日本堀口大學的‘腓立普短篇集’裏譯出的，是他的後期圓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諷刺；至於首尾的教訓大約出於作者的加持力教思想；在我也並不以為的確。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 跋司珂族的人們

西班牙 比阿·巴羅哈作

流浪者(ERRANTES)



昏夜已經襲來，他們便停在夾在劈開的峭壁之間的孔道的底下了。兩面的山頭，彷彿就要在那高處接吻似的緊迫着，只露出滿是星星的天空的一線來。

在那很高的兩面峭壁之下，道路就追隨着任意蹣跚的川流。那川流，也就在近地被水道口的堤防阻塞，積成一個水量很多的深潭。

當暗夜中，兩岸都被喬木所遮的黑的光滑的川面，好像擴張在地底裏的大洞大的口，也像無底的大壑的口。在那黑的漆黑的中央，映着列植岸上

的高的黑柳和從羣山之間射來的空明。

宛然嵌在狹窄的山隙間一般，就在常常滾下石塊來的築成崖壁的近旁，有一間小屋子。那一家族，便停在那里了。

這是爲在北京的道路上，無處投宿的旅人而設的小屋之一。停在那里的，大概是希泰諾，鋪銅匠，乞丐，挑夫，或是並無工作，信步游行的人們。

家族是從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和一個男孩子組成的。女人跨下了騎來的雄馬，走進小屋去，要給抱着的嬰兒哺乳了，便坐在石凳上。

男孩子和那父親，卸下了馬上的行李，將馬繫到樹上去；拾了幾把燒火的樹木，搬進小屋裏，便在中間的空地上，生起火來了。

夜是寒冷的。夾在劈成的兩山之間的那孔道上，猛烈地吼着挾些雨夾雪的風。

女人正給嬰兒哺乳的時候，男人便懇切地從他的肩頭取下了濡溼的圍巾，用火去烘乾了。并且

削尖了兩枝棒，釘在地面上，還是掛上那一條圍巾去，藉此遮遮風。

火着得很旺盛。火燄使小屋裏明亮起來。灰白的牆壁上，有些也是流浪的人們所遺留的，用桴炭所寫的，很拙的畫和字。

男人少而瘦，額下和鼻下，都沒有留鬍子。他的全生命，彷彿就集中在那小小的，烏黑的活潑的兩眼裏似的。

女的呢，假使沒有很是疲勞的樣子，也許還可以見得是美人。她以非常滿意的模樣，看着丈夫。看着一半江湖賣解，一半大道行商的那男子。對於那男子，她是連他究竟是怎樣的人也不明白，但是愛着的。

男孩子有和父親一模一樣的臉相，他一樣的活潑。他們倆都很快地用暗號的話交談，歷覽着牆上的文字，笑了。

三個人吃了青魚和麵包。以後，男人便從包裹

裏拉出破外套來，給她穿上了。父子是躺在地面上。不久，兩個都睡着了，嬰兒啼哭起來，母親將他抱起，搖着，用鼻聲哄他睡去。

幾分鐘之後，這應急的巢裏，已經全都睡着了。對於流宕的自由的他們的生涯，平安地，幾乎幸福地。

外面是寒風吹動，呻呼，一碰在石壁上，便呼呼地怒吼。

川水以悲聲鳴着不平。引向水車的溝渠中，奔流着澎湃的水，奏着神奇的盛大的交響樂。……

第二天的早晨，騎了馬，抱着嬰兒的女人和那丈夫和男孩子，又開始前行了。這流浪的一家，愈走就愈遠，終子在道路的轉角之處，消失了他們的踪影了。

### 黑馬理(MARI BELCHA)

在古舊的小屋子門口，抱着小弟弟的只一個人，黑馬理，你是整天總在想些什麼事，凝眺着遠山

和青天的罷？

大家都叫你黑馬理。但這是因為你是生在東方魔士君王節日的，此外也並無什麼緣故呀。你雖然被叫作黑馬理，皮膚却像剛洗的小羊一般白，頭髮是照着夏日的麥穗似的黃金色的。

當我騎馬經過你家門前的時候，你一見我，便躲起來了。一見這在你出世的那寒冷的早晨，第一個抱起了你的我，一見這有了年紀的醫生呵。

我多麼記得那時的事呵，餘不知道！我們是在廚房裏，靠了火等候着的。你的祖母，兩眼含淚，烘着你的衣服，凝視着火光，深思着的。你的叔父們，不錯，亞理司教的叔父們，談着天氣的事，收穫的事。我去看你的母親，還到臥房好幾回呢。

到那從天花板上掛着帶鬚的玉蜀黍的狹小的臥房裏。你的母親疼得呻吟，好人物的詞舍拉蒙，就是你的父親，正在看護的時候，我還站在窗口，看着戴雪的樹林，和飛渡天空的鴉鳥隊之類哩。

使我們等候許久之後，你總算揚着厲害的啼聲，生下來了。人當出世的時候，究竟爲什麼哭的呢？因爲那人所從出的“無”的世界，比從新跨進的這世界還要好麼？

就如說過那樣。你大哭着，生下來了。東方的魔法的王們一聽到，便來在要給你戴的頭巾裏，放下一盾銀錢去。這大約便是從你家付給我，作爲看資的一盾罷……。

現在你，我一經過，我騎了老馬一經過，就躲起來。唉唉！我這面，也從樹木之間偷看着你的。爲的是什麼呢，你可懂得不？……一說。你就會笑起來罷。……我，這老醫生，即使叫作你的祖父也可以，真的，倘一說，你一定要笑的。

你就好看到這樣！人們說，你的臉，是廳得黑黑的呀，你的胸脯，還不够飽滿呀。也許這樣的罷，那是。但還因爲你的眼睛，有着無風的秋日的黎明一般的靜，你的嘴唇，有着開在通黃的麥地



之間的櫻粟花一般的顏色呵。

況且你是又良善，又有愛情的。這幾天，是市集的星期三，可記得呢？你的父母都上市去了，你不是抱着小弟弟，在自己的田地裏游逛麼？

小鬼發脾氣了，你想哄好他，給看着牛呀。給看那吃着草，高興地喘息着，笨重地跑來跑去，而且始終用長尾巴拂着脚的戈略和培耳札呀。

你對頑皮的小鬼頭說了罷，‘啊，看戈略罷……看那笨牛……哪，不是長着角麼……好，寶寶，問他看，你爲什麼閉眼睛的？那麼大，那麼傻的眼睛……啊呀，不要搖尾巴呀！’

於是戈略走到你的身邊，用了反芻動物特所有的悲憫的眼色看着你，伸出頭來，要你撫摩那生着旋毛的腦窩。

你又走向別的一頭牛，指着他說了，‘那個，那是培耳札……哼……多麼黑呀……多麼壞的牛呵……寶寶和姊姊都不喜歡這頭牛，喜歡戈略

，哪。

小鬼也就跟你學着說，“喜歡戈略，哪。”  
但即刻又記起了自己是在發脾氣，哭起來了。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爲什麼，哭起來了。一  
到我那樣的年紀，那是真的，胸膛裏是懷着赤子之  
心的呵。

你想小弟弟不吵鬧，還走着給他看搗亂的小狗  
，跟定了雄鷄的大架子，在地上開快步的鷄，蹣跚  
亂走的胡塗的豬，不是麼？

小鬼一安靜，你便沈思起來了。你的眼睛雖  
然向着紫的遠山，但是並沒有看山哩。你也望着  
優游青天的白雲，落在林中的堆積的枯葉，和只剩  
了骨骼的樹木的枝梢，但是什麼也沒有看呵。

你的眼，是看着一點什麼東西的。然而這是  
看着心裏面的什麼，看着挺生愛的芽，開放夢的花  
的神奇之國的什麼呵。

今天經過的時候，我看見你比平時更加沈思了

。你坐在樹身上，惘惘忽忘了一切似的，然而有些不知什麼若處，唱着薄荷的葉呵。

唉唉，黑馬理，試來說給這我罷，你是想着什麼，而凝眺着遠山和青天的。

### 移 家 (HOGAR TRISTE)

兩個人從早晨起，就住新居，等候行李馬車的來到。直到晚上五點鐘前後，這纔到了樓下的門口，停止了。

搬運夫們很有勁，將窮家私隨處磕撞着搬土來。因為那混亂，在寒儉的這家庭裏，算最值錢的客廳用的長椅子和臥房的門上的玻璃，都弄破了。

馬車夫說是小小的車子上，行李裝不完，所以說定是兩盾的，這時要三盾。搬運夫們酒錢要得不够，就說了一些不好聽的惡話。

時候已經晚了，只靠着一盞將滅的燈，夫婦開手將家具放在各各的處所。孩子趁勢的玩着，從駝馬的肚子裏拉出麻屑來。但也便生厭，用渴睡

似的聲音，叫着母親，跟在她的後面，牽住了衣裾。母親於是取出火酒燈，將中午剩下的雜碎，檢一些到勺鍋裏，溫起來，給孩子吃。後來就領到牀上去了，即刻呼呼地，孩子也就睡着了。

她又出來了，來收拾已經開手的東西，他就說——「歇一歇可好呢。一看見你做得不歇，我就覺得很難平靜。坐在這裏罷。談幾句天罷。」

她坐下，用那染了灰塵的一隻手，按住了流汗的滿是散出來的頭髮的前額。

他是相信着不久便可以復職的。即使萬一不能，也有店家說過，如果一百不綏泰也可以，就來做賬房。到那時為止的生計，大約未必有什麼為難罷。這回的家，因為是第六層樓，所以太高些。然而惟其高，倒一定爽朗的罷。他這樣地說着，向各處四顧。看一看，他又覺得顯示得着冥精光的陰森的，那冷冷的壁，滿是塵埃的家具，散亂着繩

子的地板，對於他的話，都浮出陰沈的笑來。

她是決計了的，凡男人所說的事，她都點頭。

休息了片刻，她又站起來了，並且說——

“我可是沒有豫備晚膳的工夫了呵。”

“不要緊的。(他說)我一點也不想吃。今天就減了這個睡覺。”

“不，我去買一點什麼來罷。”

“那麼，我也一同去。”

“孩子呢？”

“就回來的。不要緊，不會醒的。”

她到廚房裏洗手去了。然而水道裏沒有水。

“啊呀呀，水也還得去汲呢。”

她將圍巾搭在肩上，拿了一個籃。他也將一個瓶藏在外衣下。於是悄悄地走出外面了。四月的夜，給他們起了寒冷的討厭的心情。

經過王國劇場時，看見墮臥地上的人類的團塊。

塊。

亞烈那爾街上，是在板路上，發着沈重的雄壯的音響，走過了許多輛馬車。

他們在伊薩貝拉二世的廣場上的噴泉裏汲了水。

待到又經過那成了團團塊，睡着的人們面前的時候，因為對於傷心的印象而感到的一種滿足，又停了一些時，

一到家，都默默地上樓梯去。於是便上了牀。

他以為因為疲勞着，即刻可以睡去的。但是睡不着，注意力變得太敏了，便是夜中的極微的聲音，也都聽得到。一聽到遠遠的沈重的雄壯的馬車聲，眼裏便看見睡在路旁的人們的模樣，心裏是人類的一部份的無依的被棄的情形。暗澹的思想使他苦惱，一種大恐怖塞滿他的心中了。他以為不該驚醒她，竭力抑制着身體的發抖。她呢，因為休息了白天的勞碌，見得睡的極熟了。然而並不然……她用極弱的聲音呻吟着……

“什麼地方不舒服？”他問。

“孩子……”她吞住話，噙泣了。

“什麼！孩子？”他直坐起來。

“不，先前的孩子……貝比德呵……你知道麼？……到明天，正是他死後的三週年了……”

“唉唉！我們怎麼只有這樣傷心的事情的呢！”

### 禱告 (ANGELUS)

他們是十三個。是爲危險所染就，慣于和海相戰鬪，不管生命的十三個。他們之外，還載着一個女子，是船長的妻。

十三個都是海邊人，備着跋司珂種族的特色。大的頭，尖的側臉，凝視了吞人的怪物一般的海，而因死掉了的眼珠等，便是。

拔泰勃里亞的海，是熟識他們的。他們也熟識波和風的。

又長又細，漆得烏黑的大船，名叫“亞蘭札”。

號司珂語，意義就是“刺”。短樁一枝，揚着小小的風帆，豎在船頭上。……

傍晚，簡直是秋天。風若有若無，波是圓而穩，很平靜。帆幾乎不孕風，船在藍海上，帶着銀的船迹，緩緩地移動，

他們是出穆耳德里珂而來的，要趁聖加德林節，和別的船一同去打網。現在正駛過兌巴的前面。

天上滿是鉛色棉絮一般的雲。雲和雲的破綻間，露着微微帶白的藍色。太陽從雲縫中，成了閃閃的光線，迸射出來，燒得通紅的雲邊，顫抖着映在海波上。

十三個男人都顯着茫然的認真的相貌，幾乎不開口。女人是頗有些年紀了，用了粗的編針和藍的毛線團，編着襪。船長是莊重的寂靜的臉相，將帽子直拉到耳朵邊，右手捏定代舵的槓子，茫然凝視着海面。毛片不乾淨的一匹長毛狗，在船尾巴



，坐在靠近船長的椅子上，但牠也如人們一般，無關心的看着海。

太陽漸漸下去了……上面，是從火燄似的紅銅似的紅，到灰色的各種的調子，鉛的雲，大的鯨形的雲等。下面是，只有帶着紅，淡紅紫，這些彩色的海的蔚藍的皮膚，間以波的濤律底的蹣跚……

船到伊夏爾的前面了。山氣濃重的陸風拂拂地，在海岸上，已看見向着這面的崖壁，山巖。

突然，在這黃昏的臨終之際，伊夏爾的教堂的時鐘，打出時辰來了。於是“三位禱告”的鐘，便如徐緩而有威嚴的莊重的聲音一般，洋溢在海面上。船長一脫帽，別的人們都學着他。船長的妻從手中放下了編織。大家就一面看着彎彎曲曲的平穩的海波，用了重實的沈鬱的聲調，一同做禱告。

天候一晚，風已經大了起來。布帆一受空氣

的排煽，鼓得圓圓，大船便在墨色的海上剩下銀的船迹，向暗中直闖進去……

他們是十三個。是為危險所染就，慣于和海相戰鬥，不管性命的十三個。



1930. 10. 10 印

1930. 11. 8. 出版

1—3000

選集者 惟 夫  
出版者 張 學 淺  
發行所 遠東書店

每册實洋八角

11